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

The 28th Singapore Tertiary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s

星洲开文苑
笔端漾华年

目录

序		5
早报金奖		
小说组佳作奖：濯枝雨	周 睿	13
小说组		
首奖：疼	陈浩然	24
二奖：春风走了	余以乐	40
三奖：凉的玻璃	徐苾沐	64
佳作奖：遗忘	颜爱妮	97
平安饼	张锡珏	104
困于无风地	李泽全	147
南村	程佩璇	165
散文组		
首奖：一笔一划的安宁	颜滢慧	190
二奖：给阿嬷的情书观后感	唐 硕	199
三奖：雨停的地方	郑欣怡	206
佳作奖：黄金帷幕	郑家宝	215
呷饱未	陈颖莹	229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周末的图书馆	郑世群	234
狮城师情	高雅	243
怀念敦煌	李恺其	255
汉诗组		
首奖：驱车入山村二首	张泽鼎	266
二奖：赋得无人机系荔枝来	于子轩	268
三奖：南洋听雨	蒲歌	269
佳作奖：苏幕遮·夜游植物园	蹇佳颖	270
梨园	张锡珏	271
鹧鸪天·隔	刘梦垚	272
鹧鸪天·星耀樟宜	李欣融	273
咏柳	廖欣欣	274
现代诗组		
首奖：书写即漂泊	颜荣慧	276
二奖：岛屿把海收进灯里	蔡诗劼	281
三奖：南洋寻梦记	蹇佳颖	290
佳作奖：无法纠正的温柔	洪筠惠	296
风起	李恺其	301
空相人间	唐硕	304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南洋印象	李欣融	308
------	-----	-----

浮生八相	荀圣迪	317
------	-----	-----

三行诗组

首奖：芯片乡音	王铭浚	327
---------	-----	-----

二奖：呔语	刘肯维	328
-------	-----	-----

三奖：老伴	颜科沅	329
-------	-----	-----

佳作奖：诈骗	陈文杰	330
--------	-----	-----

天井	蒲 歌	331
----	-----	-----

船票	蔡诗劼	332
----	-----	-----

老藤椅	李恺其	333
-----	-----	-----

星星的遗言	洪筠惠	334
-------	-----	-----

新秀组

佳作奖：母亲节的两张卡片	郑世群	336
--------------	-----	-----

老树	包 容	343
----	-----	-----

野草	黄义强	351
----	-----	-----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序一

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在薪火相传中迎来了第二十八个年头。本届文学奖以“星洲开文苑，笔端漾华年”为核心寄托，期盼在这片岛屿上，为各大专院校的学子开辟一方纯粹的文学园地。在这方园地里，青年们以笔为犁，以梦为种，将喷薄的青春与深邃的思考化作字里行间的波光涟漪。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喧嚣与浮躁似乎成了时代的底色。然而，文学始终是我们审视自我、安顿心灵的锚点。当年轻的创作者们愿意慢下脚步，将目光投向社会的肌理与人性的幽微，他们笔下流淌出的不仅是个人的悲欢离合，更是这一代青年与时代的深刻对话。我们坚信，无论科技如何迭代，那份源于人类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表达，永远闪烁着不可替代的光芒。

这座文学殿堂的巍然屹立，离不开各界贤达的鼎力相助。多年来，新加坡福建会馆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在经费与人脉等方方面面给予了无可替代的支持。同时，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联合早报作为深具影响力的媒体伙伴，不仅助力了赛事的大众推广，其特设的“早报金奖”更以权威的专业尺度，为新锐作家们授予了极高的荣誉，成就了赛事的公信力。对于各大机构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本届文学奖的顺利推进，同样仰赖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与新加坡社科大学筹委会同仁们的同舟共济。在携手并肩的日子里，三校团队不仅展现了高度的默契与专业配合，更在深入社群的交流中碰撞出新的火花，让大专文学奖的受众版图日益完整，展现出更加包容与多元的文学气象。

此外，我们要向所有劳苦功高的评审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紧凑的评审期内，老师们毅然接过重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文学积淀，为我们遴选出一篇篇上乘之作。是你们的慧眼与期许，点亮了青年创作者前行的灯塔。

回首筹备期间的点点滴滴，我亦要向我身后的南洋理工大学筹委会团队表达由衷的谢意。无论是负责策划活动的总务兼节策、协助赛事运作的联络、制作宣传海报的宣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传还是处理行政事务的秘财组的同学，是你们在无数个日夜里的精诚协作、戮力同心，才将一个个构想化作完美的现实。这场文学盛宴的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你们的赤诚与汗水。

最后，感谢每一位勇于执笔的参赛者。是你们对创作的赤子之心，让“星洲”的“文苑”生生不息；是你们的才情与哲思，让青春的芳华在“笔端”尽情荡漾。愿你们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以梦为马，笔耕不辍。愿这本文集，能成为你们漫长人生旅途中的一枚琥珀，封存住这最美好的年华。

林宜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

南洋理工大学筹长

2026年8月

序二

文学从来不是单一的声音。它可以热烈，也可以平静；可以记录宏大的时代，也可以书写寻常的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观察与情感，也因此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文学的可贵，或许正在于这种多样性——它给予我们空间，让我们能够从自身出发，写下自己的经历，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也回应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新加坡这样不断变化、多元交汇的社会中，这样的表达尤其珍贵。

“苑”，既是文艺荟萃之处，也有园圃之意。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正是一座属于青年创作者的文苑，来自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在这里生长，用笔触孕育出千姿百态的花朵。它们有不同的颜色，也各有自己的芳香：有的从个人记忆出发，有的记录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有的关注身处的社会与时代，也有的以想象与思辨探索现实之外的可能。正是这些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与不同视角的作品共同汇聚，才使这座文苑有了丰富而真实的面貌。

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筹委会的一员，我也十分荣幸能与对文学富有激情的伙伴们参与本届文学奖的筹备工作。从最初的策划与宣传，到联络、收稿、编辑与后续工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作的推进，每一个环节背后都有许多人的时间与心力。筹委会的成员同园丁一般，整理土地、照料枝叶，使来自不同校园的作品最终能够在同一座文苑中相遇。这座文苑才得以百花齐放，绘出一道绚丽的风景。

花有千姿，文有百态。我们所期待的，一直都是让不同的经历与声音，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今日收录于本文集中的作品，或许只是每一位创作者漫长书写道路上的一次落笔，却共同留下了这一代青年对于生活、社会与自身的观察。愿往后的星洲，文苑长存，笔墨不息。

杨志远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

新加坡国立大学筹长

2026 年 8 月

序三

身处一个信息纷繁而零碎的时代，文学以其独有的从容与深邃，为我们提供了一片可以慢下来、沉下来的精神空间。循着文学的笔触，我们得以走进那些最真实的情感——喜悦、忧思、怅惘与希望。正因如此，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文学从未褪色，依旧历久弥新。

今年，新加坡大专文学奖以“星洲开文苑，笔端漾华年”为主题，迎来第二十八个春秋。写作者们以文为友，以诗为伴，在抵达内心深处的同时，也架起了与读者沟通的桥梁，字里行间流露出平凡却坚定的情感。这些情感或细腻，或深沉，倾注于笔端，汇集成一篇篇各具光彩的作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

在这本合集里，我们既能看到对本土日常的细腻描摹，也能读到对身份归属的深沉叩问，还有感受到对记忆与未来的交织想象。年轻作者们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笔触，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将其化为文字中的亮光。这些作品饱含真诚，是新一代心灵的自觉发声。这本文集不仅是一份创作成果的汇总，更是一面映照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青春脉动的镜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在此，我们诚挚感谢主办及协办单位对文学创作的支持与鼓励，感谢所有评审老师的用心审阅与辛勤付出，也感谢每一位参赛者的真诚书写与热忱投稿。作为新加坡社科大学筹委会的成员，我们倍感荣幸，能共同参与大专文学奖的筹备工作，见证众多优秀作品的诞生；也深感幸运，能为本地华文文学的传承与发展略尽绵力。

文学的力量沉淀于纸页之间，温柔而坚韧。愿你在翻阅这本文集时，与每一段故事不期而遇，于文字中享受片刻的宁静与幸福。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
新加坡社科大学筹委会
2026 年 8 月

早报金奖

笔端漾华年
星洲开文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作品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早报金奖

小说组佳作奖

濯枝雨/

周睿 新加坡国立大学

五月的风很大，五月的树也很绿。午后湿热的空气最渴望一场狂风后的暴雨。快要下雨的天空几乎看不见蓝色，紫外线却很强，令人睁不开眼。风吹不动云，但把树吹得几乎倾斜，原本生长在各个方向的叶子此刻都往一边集中。对于红绿色盲来说，或许五月的街边正燃烧着很多团火。

向艾楠不喜欢五月，她的倒霉事总发生春夏交替的时候。

春夏交替之际，气温反复，心情倍感浮躁。早春开出来的花儿都谢了，闻不见沁人心脾的花香，入眼只有无尽的绿，以及这片绿被大雨席卷、受伤过后散发出来的挥发物的味道。她不喜欢草味儿，更不喜欢不遵守天气预报随心所欲的五月。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又一次出门忘记带伞，折返回家的路上，向艾楠发现街角新栽的一排树。树是随处可见的品种，并不多稀奇，只是末尾的一棵树，竟然满是黄叶。马上就要夏天了，竟然没冒一枝新芽。她忍不住凑近多看了几眼，正巧一片枯叶落在她头顶上。

这还真是奇怪。

朋友讲这话时，向艾楠正举着这片叶子端详。翻来覆去看了几回，确认这只是一棵普通的树上掉下来的普通叶子，她把枯叶夹进手边的书里。合上书以后，她抬头看向朋友，眼睛却不由得睁大了。

不会是昨晚挑灯夜战高等数学，把眼睛学坏了吧？还是打瞌睡的时候把数字写镜片上了？她顾不上回朋友的话，伸手在朋友头顶挥了两下。

没消失？

在她擦完第十二次眼镜，戴上去又拿下来以后，她举着随身镜问朋友：

你真的看不见你头顶有数字吗？

朋友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还摸了摸她的额头。

没事的向艾楠，有什么事我陪你去医院挂精神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看来是真看不见……向艾楠摇摇头，借口有事就头也不回地一口气跑回家了。她想着自己看过的那些奇幻小说，昏昏沉沉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厨房里传来菜下锅的声音，菜没沥干，噼里啪啦响起水和油的交响曲。是豆芽。自从有记忆以来，她吃得最多的就是祖母炒的豆芽。小时候祖母领着幼儿园放学的她去菜市场买菜，总是买两块钱一斤的豆芽。有时候摊主会塞一把小葱，所以家里也吃带小葱的炒豆芽。祖母好像知悉关于豆芽的一百零八种做法，都记录下来，或许可以出书。

今天是醋溜豆芽。

祖母转过头，手还握着锅铲，翻炒油锅里的豆芽。醋呛得她皱眉，悠悠地开口：

艾楠啊，把盘子拿出来两个，我盛菜用。

向艾楠打开碗柜拿出餐具来，她的脑袋还在空想。

她想起自己其实是不喜欢别人叫自己大名的。

小时候她只觉得名字有点难写，上了大学以后她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妈妈和祖母吵架的时候哭着说都怪妈给孩子取这个名字，以后出去让人笑话。祖母原先是期待一个外孙降临的，但事与愿违，于是上户口的时候就有了这个背负着祖母殷切希望的名字。爸爸和妈妈很快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就离婚了，祖母再也没提过生儿子的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那样。可是对于向艾楠来说，名字是她的负担她的愤怒她的不甘，这三个字几乎代表了她的一生。她的性别她的年龄她的成就，一切的一切的前缀都是这三个字。她想要摆脱，可是她太习惯于这个名字，以至于任何人的呼唤都能让她停住脚步。

艾楠啊，怎么不动筷子？

她如梦初醒，侧过头想看祖母脸上的表情。她又一次发现了数字，这次比她在朋友头上看见的少得多，形式也不相同。是倒计时。祖母沉默地吃饭，吃得很少，只有小半碗米饭。豆芽放在离向艾楠最远的地方，她的眼前是半条清蒸鱼。祖母又把鱼头吃了，留下完整的鱼身，浸泡在汤里，葱打了个结，和姜片一起，点缀似的叠在鱼身上。祖母制止了她倒酱油的动作。

艾楠啊，少放点，吃着鲜。

祖孙俩吃得很慢，等到吃完，天已经完全黑了。她把碗筷都放进洗水池，套上洗得有点发硬的围裙。她往洗碗布上挤洗洁精，稀稀拉拉的不黏稠的液体，大概是祖母又在里面兑水了。按照祖母教的方法，先把盘子和碗都擦一遍，再拿清水冲，这样的话最省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天要落雨了。闪电和雷交替着出现，云把天和地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于是闪电和雷也好像离人们更近。有时候她看见闪电会有种荒谬的恐惧，好像下一秒就要透过窗户，把她的小家劈成两半。她赶紧回想初中时物理老师教过的安全知识，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种无措让她的恐惧更深。手上一阵冰凉。

是祖母把水龙头打开了。

再不冲水，泡沫都要干了。

她应下，仔仔细细把碗筷都过水。旁边热水器上年久失修的刻度针左摇右晃，数字也模糊了。数字，她又想起头顶上的数字。算了，好像也对生活没什么影响，她就只当自己是没休息好，脱下围裙，挂在冰箱门边的挂钩上。

桌上的手机亮了一下，是男友的信息。她点开软件，屏幕最顶端加载消息的小圆圈转了几回终于停下来。是喊她下楼的信息。她手指悬在屏幕前，迟迟未落，以至于刚打完一个好字，手机就息了屏。她看见自己抿得几近发白的上唇。在此之前，她们两个人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联系了。说是冷战，其实也不算，但确确实实是大吵一架后，二人默契地谁也不理谁。

钥匙串胡乱地塞进牛仔裤口袋，有一半露在外面，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手忙脚乱地穿上外套和鞋子，关门时忘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了收力，响得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她连着按了十几次电梯的下降键，似乎这样就能加快运行的速度。路过街角那棵特别的黄色的树，她也停不下脚步去看，全然不顾自己的头发被雨淋湿，就好像她也没注意到黄色的树叶耷拉下来那样，精神不济。

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男友不是来求和的，他是来分手的。她奋力奔跑，满心期待，都是徒劳无功。她死死攥住外套长出一截的袖口，将原本想说的话都吞咽进肚。她想起来这是和男友一起买的那件，正打算脱了护住，却好像看到了什么不一般的东西。

是数字！

她拨开额前湿透的刘海。是数字。

竟然是一。

她的胃一阵翻江倒海，最后只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

为什么？

她宁愿她干脆地恨他，将他痛骂一顿，她想歇斯底里地质问他。她对他还抱有期待，或许她也知道，她心里还期待他的爱。但她只是问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男友将手里的伞递给她，还有一包抽纸。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擦擦吧。他说，你爱我的方式是错误的，你看，你甚至还没有学会爱自己。

男友转身走了，向艾楠看见他头顶的数字慢慢归零。

她有点想哭，于是抬起头试图让眼泪逆流，才注意到雨下得很大。因为有风，也正因为有风，雨的形状变得明显起来。雨的形状和大小息息相关。下暴雨的时候，风一吹，雨水就变成白色的一条一条、一片一片，落下来的时候，像厨房里被祖母磨得锃亮的菜刀，打在身上，又冷又疼。她撑着伞朝家走，心里止不住想：我的情绪、我的感受也有形状吗？也有温度吗？也能触摸吗？难道是透明的吗，就连我自己也装作看不见吗？

黄色的树叶落下来，在与大地拥抱之前，被向艾楠的掌心接住。她终于发现这其实是一棵濒死的树，不是颜色特别，只是一棵快要枯萎的树。想到这里，她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原来她不应该感到新奇，她应该感到伤心。她惋惜狂风暴雨对树的摧残，祈祷着明天开始天气放晴。

或许这棵树能活呢，她想，我应该对它抱有信心。

到家的时候，雨还在下。在屋里感受不到雨水的冰冷，只是形状还是一条一条、一片一片地下。在屋里看大雨倾盆，感觉速度也不似刚才那样快，刀剑似的。现在倒像是祖母总是给她做的清蒸带鱼了，切成一段一段，也不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知道怎么做的，出锅的时候还保留着鱼类独有的银色光泽。她突然涌起强烈的想要学习潜水的欲望。

祖母听了没有说话。向艾楠瞥见了，祖母在偷偷地笑。

那是一个欣慰的笑。

第二天竟真是一个大晴天。下过雨后的天气，温度会更上一层楼。还没到六月，在屋里只是待着，就要出一层薄薄的汗。祖母比她更怕热，守在电风扇前不肯挪步。电视机开着，放着黄金八点档的重播，总是那几部家庭伦理剧，倒也看得津津有味。向艾楠懒洋洋地开门下楼，手机备忘录亮着屏，记的是祖母叮嘱她要买的菜。被差使着去菜市场，遇上街边卖冰淇淋的老爷爷，一支甜筒边啃边走，也是乐得自在。

转过街角，她又想到那棵树，走近一看，几个大人围着树动手动脚的。那棵树上插了管子，接着管子的袋子上写了什么成活吊液。她第一次见。人生病了有人医生救，树生病了也有树医生救。虽然她不喜欢绿色，但此刻还是摸了摸树干，小声地说：

你快长出来绿叶吧，长出来你就能活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再一次和朋友见面的时候，向艾楠已经看不见她头顶的数字了。这奇遇好像短暂得像一场雨。她向朋友解释那天的事情，朋友咯咯地笑，说：

向艾楠，你听说过濯枝雨吗？

濯枝雨是农历五六月下的雨，濯枝的意思就是冲洗树的枝桠。你的经历就像春夏之间的一场濯枝雨，下雨时世界变得模糊，亦真亦假，雨停之后，将过往的尘土洗刷得焕然一新，像六月的树叶草片那样。你知道的，六月是最绿的时候。

濯枝雨……向艾楠默默念着这个词语，手指划过桌面。真巧，有草有木。

她有点喜欢上自己的名字了。

数字消失不见后，向艾楠还是带着前男友的伞。她想，万一某天遇见了，一定要将伞还给他，跟他道谢。但是，和数字零如出一辙的，他再也没出现过。如此小、如此拥挤的一座城市，和曾经如此亲密的、共享过长长一段幸福记忆两个人，却再没能遇见。每当下雨时，她还是会拿出这把伞。看来，这是他留给她最后的礼物。

时间彻底交替到夏天的手上。六月来了。

六月的风很大，六月的树也很绿。街角的那排树，现在全都生长得郁郁葱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六月的某一天清晨，向艾楠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大叫。
这次她看见自己头顶的数字，或许不能算是数字。
她看见一个标准的无限符号。

小说组

笔端漾华年
星洲开文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作品

小说组首奖

疼/

陈浩然 共和理工学院

那年秋天，外婆的膝盖肿得像发面馒头。她坐在藤椅上慢慢揉，我烧了壶热水倒进搪瓷盆，浸了毛巾递给她。她接过去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锅里还有绿豆沙。我盛了两碗，一碗端给她，一碗自己坐在门槛上喝。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的叶子开始往下掉了，落在水泥地上，卷成一团。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喝她煮的绿豆沙。

电话是三天后来的。翻盖手机响了，外婆接起来。我听筒里嗡嗡的，像困在罐头里的苍蝇。

“妈，我们打算把他接过来读书，你帮他把退学办了吧。”

“那你们多久回来？”

“过几天就回去了。”

外婆挂了电话，坐回藤椅上。毛巾凉了，她没再敷上去。我坐在厨房里择豆芽菜，指甲掐断那些沾着泥的根，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一节一节掉在地上。那年我九岁，在外婆家住了九年。

我是一岁的时候被送来的。我对那天没有记忆。只剩下一个画面。我妈蹲在院门口给我系鞋带，系了又拆，拆了又系。她的手很用力，像在打一个解不开的结。然后她握着我的手，搓了又搓。我爸站在远处，两个行李箱上驮着一个大书包。后来我妈站起来，转过身走了，背影像一张被风吹鼓的旧床单。外婆说我一直在哭，怎么都哄不好，非要跟着下去。她就抱着我下了楼梯，站在路口。我们看着他们上车，看着尘土扬起来又落下去，看着路上什么都没有了。

这些事我记不太清了，是外婆后来讲给我听的。她说你那时候小，不懂事。我想她说得对，一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但我记得一件事。我妈系鞋带的时候，她的头发垂下来，发梢扫过我的手背。很痒。

刚到的那几天，我不敢碰任何东西。房子很大，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外墙画着彩色的图案，水泥地平整光滑，头顶没有乱糟糟的电线。我爸带我上到三楼，走廊两侧是一扇扇门，洗衣粉和饭菜的味道从门缝里渗出来。他推开其中一扇仿木纹的门，灯亮着，我妈站在灶台前面，旁边站着一个小孩。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那是我的弟弟。那时候三岁，穿着印了卡通小熊的T恤，手里攥着辆塑料挖土机。他歪着头看我，眼睛很大，像两颗黑葡萄。我妈蹲下来，一手搭着他的肩，一手指着我：叫哥哥。他没叫，把脸埋到我妈的腿后面，只露出半边额头。我妈笑着对我说

“他怕生，过两天就好了。”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脚该往哪里放。

三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外婆接过一次电话，回来跟我说，你有个弟弟了。我在写作业，抬起头看外婆。她脸上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表情，像是高兴，又像在担心什么。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妈说等那边安顿好了，就来接你。我低下头继续写，笔尖断了。

那些年我不是没想过他们会来接我。刚上小学那几年想得更多。周五同学的父母来把他们接走，周一再送回来。晚上躺在宿舍床上，那个念头就会升起来。我希望当我踢掉被子的时候，会有人帮我盖好。后来就不想了。也不是不想，是那种念头升起来的时候，我会自己把它按下去，像按一颗浮在水面上的球，按下去，它又浮上来，再按，再浮，慢慢地就不按了，等它自己漂走。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外婆对我很好。她不会说那些软话，但隔三差五来学校看我，有时带一罐红枣桂圆炖的鸡汤。晚自习我站在走廊上吃，靠着窗户，一口一口的。汤是热的，装在保温杯里，她揣在怀里一路带过来的。同学经过会撇两眼，我不去看他们。外婆站在旁边，有时候她讲起我妈小时候的事，说我妈十几岁就辍学了，后来吃了很多苦。说她在流水线上打工，外婆说这些的时候几近听不出语气，像在聊家常。她说完看着我，

“你要好好读书，以后挣大钱。”

“好”。她没接话，只是笑了笑。

那个笑我后来常常想起来。是在他乡的时候，在我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那个笑会突然浮上来。

到新家两个月后，我爸带我去办入学。学校离家不远，坐巴士十五分钟。班主任是个圆脸的女老师，说话语速很快，我没听懂她在说什么。她指了指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对全班同学说这是新来的同学。几十张脸扭过来看我。我走过去坐下，把书包放在桌子旁。

同桌是个戴眼镜的男生，课间的时候他转过来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了一个地名，他没听过。他说你说话有口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音。我没有再说话。他也没有再问。

我盯着桌面上的划痕看了一整天。第一天放学回去，我迷路了。

那些楼房长得都差不多，外墙涂了颜料。楼下都是一根根白色柱子和信箱。晾在窗外的衣服在风里晃来晃去。我拐错了一个弯，走到另一条栋里去了。尽头是楼梯，墙上贴着开锁匠的手机号码。不是印上去的，是贴的。老家楼道里的号码都是用印章盖上去的，红漆，歪歪扭扭。我站在那里，忽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问谁。天空被两边的楼挤成一条窄缝，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我靠着那堵墙站了很久，后来还是顺着原路返回，重新走了一遍，才找到那扇仿木纹的门。

推门之前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门里面的电视在响，是我弟在看动画片，他的笑声从门缝里挤出来。我吸了一口气，推开门。

屋里飘着排骨汤的味道。我妈围着围裙，正在往碗里夹菜。我弟坐在桌子旁边，面前的小碗里堆满了排骨，他手里抓着最大的一块，油顺着指缝往下淌。他看见我进来，把排骨往怀里藏了藏。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我妈回头看见我，说快去洗手。我洗了手在桌边坐下，面前也放了一副碗筷。桌上的菜摆得很整齐，中间是一大碗排骨汤，汤面上飘着葱花。我妈给我盛了一碗，也舀了几块排骨。她说多吃点。我拿起筷子，看见我弟盯着我的碗，小眉头皱在一起，嘴嘟着，筷子戳在桌上不动弹。

我妈也看见了，就把自己碗里的排骨夹到他碗里。

“来，妈妈这块给你。”

我弟这才拿起筷子，低头啃他的排骨。我妈转过头看我，笑了一下，

“你弟弟从小就没受过苦，娇气，你让着他一点。”

“好。”

那天晚上我躺在上铺，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些细小的裂纹，从灯座往四周扩散，下铺是我弟的呼吸声，他睡得很香，中间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喊了声妈妈。我妈的脚步声走过去，停在他的床边。被子窸窣窸窣响了一阵，又安静下来。脚步声往回走，经过我的床边的时候，没有停。我闭着眼睛，把呼吸放得很慢很匀。

窗外偶尔有鸟飞过。我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摸到一张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叠得四四方方的纸。是走的时候外婆塞给我的，她说你想我了就看看。那是一张她站在老家公园里的照片，照片洗得模糊，只能看见她站在一棵柳树下面，眯着眼睛冲镜头笑。

我没有哭。那年我九岁，九岁的我觉得哭是很没出息的事。我把把照片放回枕头下面，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有一些铅笔画的痕迹，不知道是谁画的，画了一个小人，歪歪扭扭的，只有头和四肢，没有身体。我把手指放在那个小人旁边，量了量它的高度。

早饭。我弟吃水煮蛋和牛奶，我妈把蛋壳剥得干干净净，一小块一小块掰开放在他碗里。

“慢点吃。”

我吃昨天的剩馒头，自己拿开水泡软了，配一碟剁辣椒。我妈说你在外婆家长大的，吃惯了这些。她说这话的语气很自然，像说今天是晴天一样，没有任何恶意。但就是这种没有恶意，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不是刻薄。她只是真的觉得我喜欢吃泡馒头，就像她真的觉得我弟不能吃苦是天经地义的。

她说完就去厨房洗锅了，水龙头哗哗地响。我弟把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白挑出来放在桌上，只吃蛋黄。我妈回来看到桌上的蛋白，没说什么，拿筷子夹起来自己吃了。

周末他们带我们上街。我弟坐在购物车里，胖乎乎的手指头指着货架，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我爸一样一样拿下来放进车里，嘴上说着好好好。我在后面跟着，推另一辆空的购物车。路过文具区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盒二十四色的彩色铅笔，看了大概有两秒钟。盒子是蓝色的，上面印着一只松鼠。就看了那两秒钟，然后我推着车继续往前走。没有人注意到我看了什么。彩色铅笔只有十二块钱，但我没有开口。在外婆家的时候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不开口。想要的东西不开口，想吃的东西不开口，想说的话也不开口。因为开口了没有用，比不开口更难受。

外婆从来不惯我，但她看得见我。每次我站在小卖部门口多看了一会儿什么东西，过几天那东西就会出现在桌子上，包在塑料袋里，放在我的枕头旁边。她不说什么，我也不说什么。

晚上回去，我弟抱着一袋零食坐在沙发上，塑料袋哗啦哗啦响。我妈坐他旁边。他看电视，两只脚一翘一翘的，新买的运动鞋蹬在沙发扶手上，鞋底灰蹭到布面上，我妈看见了，没说什么。面前摊着英语练习册，文章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看了一遍又一遍，字母进不去脑子里。电视的声音，塑料袋的声音，我妈哄他的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地响。

我爸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手机。看到一条什么新闻，念出来给我妈听。我妈应了一声，眼睛没离开我弟。我爸又翻了一会儿，忽然抬头看我，问你作业写完了没。我说还没。他哦了一声，又低下头看手机。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机放下，站起来去厨房倒水，经过我旁边的时候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那个动作很轻，像是不小心碰到的。我没有抬头。

可他们没有对我不好。他们供我吃饭，供我穿衣，供我上学。班主任说我英语不好，建议报个补习班，我妈第二天就给我请了家教。她说你好好学，别的事不用管。下雨天她会多放一把伞在我书包里。感冒了她半夜起来给我倒水，手掌贴在我额头上试体温，眉头皱得很深，那个担心的表情是真的。那些瞬间，我会觉得自己很过分，觉得是不是我太贪心了，要求太多了。她毕竟是我妈。可那些瞬间总是很快被别的画面盖过去。

后来我不再去想那些了。想多了头疼，像一道看不懂的英语题，反复读，读不进去。我在学校里交了几个朋友，放学后跟他们去打篮球。球场是水泥地的，篮板歪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了，每次投球都弹得老远，我们追着球跑来跑去，跑得一身汗。打球的时候我可以什么都不想。球弹到哪里我就跑到哪里，跑到了，捡起来，再投。那个过程很简单，简单的东西让人舒服。

那段时间我长得很快，裤子短了一截，脚踝露在外面。有天早上我穿鞋的时候发现脚趾头顶着鞋头了，鞋子也小了。我没有说。我妈看见了，说我给你买新的。她拿着软尺蹲下来给我量裤长，头顶的发旋正对着我的眼睛。白头发比以前多了很多，夹杂在黑头发中间，

她老了。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的心软了一下。我差点就要开口说不用买了，旧的还能穿。这时候我弟在房间里喊了一声，说他的饼干找不到了。我妈应声站起来。软尺搭在我腿上，她转身的时候从手里滑下去，落在地上，像一根没什么重量的东西。我弯腰捡起来，放在桌上。软尺凉凉的，上面印着厘米和英寸的刻度，有些地方的印字已经磨掉了。

外婆打电话来的时候，是我接的。周六下午，爸妈带我弟去超市了。电话响了，听见外婆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你怎么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啊。”

“我不想去，我想一个人呆在家里。”

“家里的枣子熟了，打了一些晒干了，想寄给你们”。

“好。”

“你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她停了一下，“那就好。”

沉默了一会儿。

她没问我想不想她，我也没说。我们之间从来不那样说话。但我听到她的声音，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在电话这头站着，窗外是绿油油的树和叽叽喳喳的鸟，手里握着的手机微微发烫。我忽然很想跟她说，我想回去。就这四个字，在我嘴里转了好几个圈，最终还是没有说。因为我不知道回去能去哪里。外婆的膝盖越来越不好，走路的时候非常吃力。而这边是我的父母，我的弟弟，我应该管这里叫家。我只是有时候不太确定，这里是不是我的家。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挂了电话，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盯天花板看了很久，直到听见家里门锁的转动声，我弟的声音从外面一路喊过来。他们回来了。

我弟先冲进门，手里举着一根棒棒糖，糖纸在灯光下闪着彩色的光。我妈跟在后面，拎着几个塑料袋，袋子上印着超市的名字。她把袋子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一件新买的T恤，说小宝试试这个。我弟跑过去，把棒棒糖往嘴里一塞，张开胳膊让我妈给他套上。T恤是天蓝色的，胸前印了一只卡通恐龙，他穿上去原地转了一圈，问好不好看。我妈说好看。我爸站在旁边，点了点头。

我躺在床上没动。我妈在客厅叫我，说给你也买了件，出来看看。我翻了个身，不想动。她又叫了一声，声音里带了点催促。我爬起来走出去。她从袋子里掏出一件T恤，灰蓝色的，没有图案，摊在手里像一块叠好的抹布。

“你试试合不合身。”

我低头看了看。

“妈，我穿不进。”

“哦，那明天拿去换。”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第二天她没有去换。那个袋子后来一直放在沙发角落里，周末大扫除的时候被我爸收起来了，不知道塞到了哪里。我没有问。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下过。我开始习惯。习惯所有好的东西先给我弟，习惯他说不想吃的菜夹到我碗里，习惯他把电视遥控器攥在手里谁也不给，习惯他在客厅中间大喊大叫而没有人说一个不字。我也习惯了在习惯这些的时候，心里的那种感觉。是钝的，像一颗生了锈的钉子，一点一点往里钻，钻的时候不觉得疼，只是闷闷的。等到发现的时候，它已经长在里面了。

我爸有时候会试着和我聊天。他问我在学校怎么样，我说还行。跟同学相处得好不好，我说还行。他说你有什么事跟爸说。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想跟他说什么呢？说我觉得你们偏心的样子让我难受，但你们照顾我的样子又让我没有办法恨你们。这种话说出来，他听不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我只能说还行。

他似乎看出了什么。有一次他单独带我出去吃饭，去一家我没去过的店吃烧烤。就我们两个人。烟雾很大。我们在桌旁边坐下，他要了几串羊肉串和两瓶汽水。他喝了一口汽水，看着我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你小时候我们没办法。我们现在能把你接过来，就是想一家人在一起。”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手里的竹签子，不看我。

我坐在他对面，看见他头顶的头发稀疏了很多，额头上有一道很深的皱纹。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没有怀疑他在骗我，就像我没有怀疑过他们当年走的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我把汽水瓶放在桌上，瓶底磕在塑料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知道。”

我爸点了点头，好像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把剩下的肉串都推到我面前，说你多吃点，你正在长身体。我拿起一根肉串咬了一口，油顺着嘴角淌下来。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躺在床上，把他说的话在心里又过了一遍。一家人在一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我妈在厨房里喊我试那件T恤，想到的是我弟在沙发上举着棒棒糖，想到的是那天迷路之后找到的那扇仿木纹的门。我想，大概这就是一家人吧。

也许我真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不是故意的。可这个念头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遍，心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里那根钉子还在。

因为问题从来就不是他们是不是故意的。

问题是那九年是真的。等电话的日子是真的。外婆膝盖疼的时候还来看我是真的。生日只有外婆陪着是真的。学会不开口是真的。这些事像一排刻在骨头上的字，即使现在我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看不见。他们看见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我，不像弟弟那样会扑到他们怀里。他们觉得这是我的性格，觉得我天生就是这样。

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这种性格是怎么来的。

那根钉子在肉里待久了，会和肉长在一起。拔出来会流血，不拔出来，就会一直待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想，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看到。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明白。也许那一天永远不会来。我不知道。

评委评语：

“小说对于“留守儿童”回归原生家庭之后的心理隔阂，捕捉得相当细腻精准。作者以日常生活之中的细节，描绘出父母“不恶但无知”的偏心，铺陈出九岁小孩间夹在原生家庭和隔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代教养之间的情感矛盾和疏离。亲情不尽然是和解或控诉，而如肉中铁钉，这份钝痛，将成为成长和人生的一部分。作者擅于细节的经营与人物情绪的控制，文字具穿透力，让人产生共鸣，也展现了作者细腻的观察力与共情能力。”——龚万辉

小说组二奖

春风走了/

余以乐 圣安德烈初级学院

一

那年暮春，我随父亲进京办事，借住在城南一位世伯家中。说是世伯，其实与父亲并无血缘之亲，不过是同科考中的同年，又恰巧分在同一个衙门里共过几年事，彼此投契，便结了通家之好。后来世伯辞了官，在这城南柳巷买了一进小院，安安静静地做起了一个普通人。

父亲每每提起他，总要叹一口气，说：“承春这人，才学是顶尖的，只是性子太直，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这官场上的事，他哪里受得了？”

我那时年幼，不懂得官场上的弯弯绕绕，只知道这位世伯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把折起来的扇子，说话慢条斯理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舌尖上滚过了好几遍才吐出来，听起来格外舒服。

世伯姓陆，单名一个承字，春是他的号，但街坊四邻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都习惯唤他陆承春，倒把他的本名给忘了。他年约五十有余，面容清瘦，颧骨微微凸起，下巴上蓄着三缕长须，已经花白了大半。他一年四季都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衫，袖口处打着整齐的补丁，针脚细密，一看就是自己缝的。他膝下无儿无女，也没有续弦。听说早年是娶过一房妻室的，只是没过几年便病故了，此后他便一个人过活，倒也清静。

他在城南开了间私塾，名字起得也简单，就叫“春塾”。收的学生不多，多半是巷子里穷人家的孩子，也有从隔壁巷子甚至更远的地方慕名送来的。束脩给不给都无所谓，有时候还要倒贴纸笔。巷口的王铁匠曾跟我说过，他家的二小子在春塾读了三年书，陆先生一文钱都没收过，逢年过节还要包几块点心让孩子带回来。

“你说这个人，”王铁匠搓着粗糙的手掌，铜铃一样的眼睛里竟有几分湿润，“他自己过得什么日子？顿顿青菜豆腐，连肉都舍不得买，倒给学生买纸买笔，买得那叫一个大方。”

二

父亲与陆先生相交多年，对他的为人再清楚不过。来京的路上，父亲在马车里跟我讲了许多陆先生的事。说他当年在翰林院的时候，文章写得极好，连大学士都夸他是“后起之秀”。可他偏偏不会做人，上司暗示他代写一份奏折，他装聋作哑；同僚拉他一起贪墨公费，他当场翻脸。这么一来二去，他在官场上便没了立足之地，被人寻了个由头，贬到一个偏远州县去做教谕。

他在那里待了三年，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自己却越教越穷，最后连回京的路费都凑不齐。

“可你看他”，父亲说到这里，掀开车帘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可比咱们这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干净多了，清静不少。”

我后来才知道，陆先生的学问，走的不是寻常路子。他常说，读书人当以孔孟为宗，以圣贤为范。他案头上常年摆着几本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翻得卷了边，页角都起了毛。他教学生，不讲什么高深玄妙的道理，就是扎扎实实地教做人。他说，孔夫子一辈子没写过书，只教人怎么做人，教了一辈子，就成了圣人。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如登天。满天下读书人，嘴上说着仁义道德，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写出一篇花团锦簇的时文，好博得考官青眼，谋一个出身。真正把圣贤的话刻进骨头里、融进血液里的，一百个人里也挑不出一个。陆先生就是那挑不出来的一个。

他在翰林院的时候，有人劝他把文章写得漂亮些、圆融些，莫要太直太硬，得罪了人。他笑笑，说：“文章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东西，骨头是直的，文章就是直的；骨头是弯的，文章就是弯的。你要我把文章写弯了，不如先把我的骨头打断。”

这话传到上司耳朵里，上司气得拍了桌子，从此便把他记在了黑名单上。

三

后来他被贬到青州做教谕，一去三年，倒像是鱼归大海、鸟入山林，自在得很。他在青州办了一所书院，取名“仰圣书院”，取的是仰望先圣、景行行止的意思。那书院建在城外一座荒山上，原来是座破庙，他带着学生们一砖一瓦地修起来的。没有桌椅，就从山上砍树来打；没有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笔墨，就自己动手烧烟制墨。冬天冷得笔都握不住，他就在手上哈一口气，继续写；夏天热得汗流浹背，他就把长衫脱了，穿着半臂讲书。

三年下来，青州府凡是读过书的人，没有不知道陆承春这个名字的。

可朝廷的一纸调令，又把他召回了京城。不是升官，不是重用，而是把他调回来看管起来。像他这样的人，放在外边，那朝廷不放心。

陆先生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他回到京城，在城南柳巷安顿下来，开了这间春塾，安安静静地做他的教书先生。这一教，就是二十三年。

我在世伯家中住下，每日看他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生活规律得像一架上了发条的座钟。卯时三刻起身，在院中打一套太极拳。他的拳打得很慢，慢到让人觉得时间都凝固了，可每一个动作都圆融贯通，像溪水绕过石头，自然而流畅。辰时出门，步行两刻钟到春塾，上午讲课，下午批改作业，酉时回来，在灯下读一个时辰的书，然后熄灯安寝。

日复一日，像一首只有两个音符的曲子。可他不觉得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单调，或者说，他已经在这种单调中找到了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安宁。

四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每天回来的时候，衣襟上总是沾着墨渍，星星点点的，像落在青衫上的几粒黑芝麻。他教学生写字，有时候要亲手示范，握着孩子的手一笔一画地写，袖口便蹭上了未干的墨。他会站在门口，用手指蘸着水，轻轻地擦拭那些墨点，擦不掉的便算了。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有一次他看见我在看他，便笑了笑，说：“墨渍这个东西，沾了一辈子了，洗也洗不净，搓也搓不掉。不过也好，总比沾别的东西强。”

我不太明白他说的“别的东西”是什么，但看他的表情，那大概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一天晚上，我半夜起来，经过陆先生的房间，看见灯还亮着。我悄悄地凑到门缝边看了一眼，看见他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本书，却不是在看，而是望着窗外出神。窗外有棵石榴树，五月的月光照在石榴花上，红艳艳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的花朵在夜色中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影子，像一簇簇沉默的火焰。他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桌上的茶早就凉了，灯油也快烧干了，灯芯上结了一朵大大的灯花，暗红色的，像一滩凝固的血。

我想敲门叫他早些歇息，手刚抬起来却又放下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像是在发呆，倒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告别。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卯时三刻起身，照常打太极，照常去私塾，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我发现他的眼睛里多了一层东西，不是疲倦，不是忧伤，而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沉默。

那种沉默我见过。在老家，村头的老槐树被雷劈中的那天，村里的老秀才站在树前，就是这样沉默的。后来老秀才跟我说了一句话：“有些树啊，活着就是在挡灾。雷劈它，不是它做错了什么，是因为它站在那个位置上。”

我当时不懂，现在想起来，那句话好像就是在说陆先生。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五

我住下的第三天，出事了。

那天上午，天气闷热得厉害。一丝风也没有，巷子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全都垂着头，蔫蔫的。院子里的石板上爬着一溜蚂蚁，排着长队，急匆匆地往墙缝里钻。

陆先生那天没有去私塾。

自我住进他家的那天起，他每天都准时出门，风雨无阻。下雨天他会撑一把破旧的油纸伞，伞面上有好几个窟窿，用桐油纸补了又补。下雪天他会穿一件棉袄，棉袄里的棉花已经结成了硬邦邦的疙瘩。可他从来没有因为天气不好而耽误过一天的课。他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

“孩子们等着呢。等一天，就是一天的光阴。光阴这个东西，耽误不起的。”

可那天，他没有去。

他从屋里出来的时候，我就站在院子里。他的脸色比平日里更加苍白。他换了一件干净些的青衫，虽然也是旧的，但补丁少了几个，浆洗得笔挺。他把头发也重新梳过了，整整齐齐地挽了一个髻，用一根素银簪子别住。那根簪子我头一次见他用，平日里他都是用一根竹筷子代簪

的。

他这个样子，不像是去私塾上课。

他走到院门口，忽然停住了脚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五月的石榴花开得正盛，红艳艳的花朵压弯了枝头。他看了一会儿，嘴角微微翘起，像是在笑，又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告别。然后他转过身，推开院门，走了出去。

六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他走过长长的巷子。平日里这个时候，巷子里应该是热闹的——李婶会坐在门口纳鞋底，王铁匠的铺子里会传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卖豆腐的老孙头会挑着担子吆喝。可那天，什么都没有。家家户户都关着门窗，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整条巷子，像一座空城。

只有陆先生一个人走在前面。

他的步子很稳，不急不缓，和平时走路的速度一模一样。青衫的下摆在微风中轻轻摆动。他背着手，脊背挺得很直。他走到巷子口，停了下来。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巷子口外是一条官道，平日里车马不断，可那天空空荡荡的。陆先生站在巷子口，面朝着官道尽头的方向，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我躲在巷子里的一棵老槐树后面，探出半个头看着他。我的心脏跳得很快，手心全是汗。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但那种怕是真真切切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七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马蹄声。

不是一匹马，是很多匹马，蹄声杂沓，像暴雨打在瓦片上。那声音从官道尽头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踮起脚尖朝远处望去，看见一队黑压压的人马正朝这边疾驰而来。为首的是几个骑马的军官，身后跟着几十个步兵，铠甲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冷冰冰的铁青色。

那可怖的人马缓缓逼近，嘶鸣声震耳，尘土如潮，而陆先生依旧静立，像一座不动的山，仿佛超脱了时间的束缚似的。

那队人马在离陆先生十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为首的军官勒住缰绳，那匹马嘶鸣一声，前蹄高高扬起。“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么人？”军官厉声喝道。

陆先生不慌不忙地拱了拱手：“在下陆承春，本巷住户，设塾授徒为业。”

军官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嘴角微微撇了撇。“一个教书先生？在这里做什么？”

“敢问将军，”陆先生说，“率领兵马，到我城南柳巷，所为何事？”

军官脸色一变：“朝廷公事，岂是你能过问的？闪开！”

他一抖缰绳，就要催马往前。

陆先生仍纹丝不动。

军官大怒：“老东西，你活腻了不成？”

“将军息怒。”陆先生的声音依然平静，“在下只是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将军。将军此番前来，可是奉了上命，要拿这柳巷中的人？”

军官没有回答，似是默认了。

陆先生点了点头，像是早就料到了。“那么，在下想请问将军，这柳巷中的人，所犯何罪？”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你管得着吗？”军官冷笑一声，“上命差遣，我等只知奉命行事，不问缘由。你一个穷教书的，识相的就赶紧滚开，别自找不痛快！”

八

陆先生依然笔直地站着。

“将军，”他的声音沉了下去，“这巷子里住着四十七户人家，男女老少加起来，一共二百一十三口人。其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十九位，十岁以下的孩子有三十四个。巷口王铁匠家的二小子今年才六岁，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李婶家的闺女今年十四，绣得一手好花，许了人家，下个月就要出嫁了。巷尾陈家的老爷子今年七十三，腿脚不利索，成天坐在门口晒太阳，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

他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些人，一辈子本本分分，没有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将军，您告诉我，他们犯了什么罪？”

军官没有说话。他身后的士兵也沉默了，有几个低下了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这与你无关。”军官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几分，“让开。”

“与在下有关。”陆先生说。

军官的耐心终于耗尽了。他一挥马鞭：“来人！把这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给我拖开！”

两个士兵应声而出，大步朝陆先生走去。他们一左一右，伸手就去抓他的胳膊。陆先生没有反抗。他们轻易地就抓住了他的胳膊，往后一拧。陆先生的眉头皱了一下，嘴角抽搐了一下。他疼了。但他没叫出声，也没挣扎。

“带走！”军官一挥手。两个士兵拖着陆先生就往旁边走。陆先生的脚步踉跄了一下，但他稳住了。他回过头来，看了巷子一眼。

那一眼，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愤怒，甚至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极深的、极沉的平静。

“诸位乡亲，”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陆某先行一步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九

巷子里一片死寂。

然后，门开了。一扇，两扇，三扇……巷子里家家户户的门，一扇接一扇地打开了。男人们站在门口，双手攥着拳头。女人们搂着孩子，嘴唇哆嗦着。老人们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在门槛后面。

王铁匠第一个冲了出来。他手里拎着一根烧红的铁条，眼睛红得像他手里的铁条。“谁敢动陆先生！”他怒吼一声。

接着是李婶的男人，一个平日里闷声不响的泥瓦匠，手里拎着一把瓦刀。然后是卖豆腐的老孙头，举着一根扁担。然后是更多的人——铁锹、锄头、木棍、擀面杖，什么都有。他们从巷子里涌出来，站在陆先生身后，整条巷子仿佛忽然多了一道墙。

嚣张跋扈的军官脸色骤然铁青。他下意识往后缩了一下，手按在腰间刀柄上。“你们想造反吗？”

陆先生挣了一下，那两个士兵的手不知怎的就松了。他整了整被扯皱的衣襟，转过身来，面对着巷子里的乡亲们。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回去。”他说。

没有人动。

“都回去。”他又说了一遍，“你们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陆先生！”王铁匠的声音嘶哑了，“您不能……您一个人……”

“我知道。”陆先生打断了他，“可你们有家有口，有老有小。这事，我一人足矣。”

十

他说完这句话，转过身去，面对着那队人马。

“将军，”他说，“在下想跟您说几句话。”

军官犹豫了一下，没有说话。

陆先生也不等他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将军可知道，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随行的弟子都病倒了，走不动了，可他老人家还在弹琴唱歌，不慌不忙。子路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还不着急？孔夫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说，君子在困顿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时候，能守得住；小人一旦困顿，就什么都做得出来了。”

他顿了顿，目光从军官脸上缓缓扫过。

“在下不才，不敢以孔夫子的门生自居，但这些年读书教书，总算学到了一点点东西。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下不是什么大丈夫，只是认得一个理——人活一世，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今日之事，在下若让开了这一步，这辈子，这个‘理’字，在下就再也担不起了。”

军官沉默了很久。他看着面前这个瘦弱的读书人，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打着补丁的青衫。他的嘴唇动了几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似是不忍。

“你……”军官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你可知道，违抗上命，是什么罪？”

“知道。”

“你可知道，替人顶罪，是什么下场？”

“知道。”

“你不怕？”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陆先生没有回答。他只是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淡得像白开水。他抬起手，朝着东边的方向拱了拱——那是曲阜的方向，是孔夫子的家乡。

“孔夫子在上，”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学生陆承春，今日以读书人的身份，做一件事。这件事不大，也未必能载入史册。但学生觉得，这件事，该做。先师当年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学生今日，便是这个意思。”

他说完这些话，把目光收回来，重新落在军官脸上。

“将军，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说。”

“在下有几个学生，还在春塾里等着上课。麻烦将军派人告知他们一声，就说陆先生今天去不了了。”他顿了顿，“以后也去不了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不是害怕，是不舍。

然后他挺直了脊背，整了整衣襟，朝着军官走了过去。他的步子很稳，不急不缓，和平时走路的速度一模一样。青衫的下摆在微风中轻轻摆动。他走到军官面前，停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了下来。

“走吧。”他说。

军官意味深长地看了他很久，终于挥了挥手。“带上他。”

两个士兵走上前来，这一次没有扭他的胳膊，只是轻轻地扶住了他的手臂。陆先生没有反抗，也没有说话。他跟着他们走了。他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过头。

他那深邃的目光越过那些士兵，越过那队人马，越过空荡荡的官道，落在巷子里。他看了很久，像是在数巷子里有多少户人家，多少棵树，多少块青石板。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少年身上。

那少年十五六岁的年纪，穿着一件灰布长衫，站在春塾门口，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本书。那是陆先生的学生，姓顾，是陆先生最得意的弟子。

“小顾。”陆先生喊了一声。

那少年浑身一震，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先生……”

“好好读书。”陆先生说。

四个字。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他说完这四个字，转过身去，再也没有回头。

十一

他跟着那队人马走了。他的背影在灰蒙蒙的天幕下显得格外瘦削，青衫在风中飘动着。他的步子还是那么稳，一步一步，踏踏实实。他没有回头，一次都没有。

巷子里的人站在巷子口，看着他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了官道尽头。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我坐在陆先生的屋子里，看着墙上那幅“为往圣继绝学”的字，一个字也说不出。

第二天一早，消息传回来了。陆先生死了。

王铁匠跑遍了半个京城，从一个狱卒嘴里撬出了实情。陆先生被带走后，关进了大牢。那些人要他指认柳巷里谁家窝藏了逃犯，谁家私通叛军。他不肯。他们打他，他不开口。他们折磨他，他还是不开口。他始终只有一句话：“柳巷里的人，都是良民。要杀，杀我。”

狱卒说，他在牢里还做了一件事。他让狱卒给他拿纸笔，狱卒不给，他就用手指蘸着伤口上的血，在地上写。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他写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写完之后，又用自己的袖子把它擦掉了。狱卒凑过去看，只来得及看清最后几个字。

那几个字是——“孔孟在上，学生无愧。”

第二天清晨，狱卒打开牢门的时候，发现他蜷缩在墙角，浑身是血，已经没有了呼吸。他的眼睛闭着，面容安详。他的手里攥着一支笔，是他平日里写字用的那支，笔杆已经磨得光滑发亮，笔尖秃了，分着叉，像一把开了花的扫帚。

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的。也不知道他攥着那支笔的时候，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春塾里那些孩子。也许他在想昨天还没批改完的作业。也许他什么都没想。他只是累了。

十二

后来，巷子里的人把陆先生的遗体接了回来。王铁匠背着他，一步一步地从城里走回来。陆先生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张纸。他的脸侧靠在王铁匠宽厚的肩膀上，眼睛闭着，面容安详。青衫上的血迹已经干了，变成了深褐色。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王铁匠把他放在他自家的床上，那架窄窄的、硬邦邦的木板床。他跪在床前，把头磕在地上，咚的一声，额头磕出了血。

“陆先生，”他哽咽着说，“您这是图什么啊？”

没有人能回答他。

出殡那天，整个柳巷的人都来了。王铁匠走在最前面，扛着一块他自己连夜打的铁牌子，牌子上刻着四个字：“孔孟门生”。他说陆先生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这个身份，他要让陆先生带着这个身份走。李婶哭得最凶，她说陆先生教了她家三个孩子，一个铜板都没收过。卖豆腐的老孙头在棺材前放了一碗豆腐脑，白花花的，浇了红糖水。他说陆先生最爱吃他做的豆腐脑，每次路过都要买一碗，站在路边呼噜呼噜地喝完了再走。

“他这个人啊，”老孙头抹着眼泪说，“吃东西都快，像是赶时间。你说你赶什么时间呢？你又没什么要紧的事。”

他顿了顿，又哭了，“他是怕耽误了上课。”

那一年的春极长，花影绵绵，绿意吹又生，巷子里的书声未曾断绝，春塾的青衫依旧，仿佛先生仍在案前，目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光穿过月色与花影，看着这一季又一季的春，静静流淌，永不谢去。

十三

多年以后，我考中了进士，被派到外地做官。赴任的路上，我特意绕了一段路，去了一趟城南柳巷。

巷子还在，春塾还在，那棵老槐树还在。墙上的那幅字也还在，只是墨迹更黄了，边角更毛了。陆先生的学生们还在教书。一个接一个，一代接一代。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衫，在春塾里念着圣贤书。束脩给不给都无所谓，有时候还要倒贴纸笔。有人问他们图什么，他们笑笑，也不回答，仿佛是一个个陆先生。

那个姓顾的少年，后来真的考中了进士。他去陆先生的坟前烧了厚厚一摞纸钱，跪了很久。他离开的时候，在坟前立了一块碑，碑上只刻了十个字：“人去春未尽，承春于陆师。”没有官职，没有功名，没有任何显赫的头衔。只有这几个字。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官道尽头。那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柳树又长出了新枝，在春风里摇摇摆摆。远处有人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在放风筝，一只纸糊的蝴蝶在天空中飘啊飘的，线断了，越飘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点。

没有人记得，很多年前的暮春，有个人在这里被带走。也没有人知道，那个雨夜，他在牢里用血写的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只有巷子里的老人偶尔会提起，说当年有个陆先生，是个读书读痴了的人。

我站在春风里，忽然想起《论语》里的一句话。那句话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是陆先生用一生证明的仁义。

陆先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有一个人。一个人，一件青衫，一架，一支笔。可他觉得够了。

风从官道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暖暖的，柔柔的。我闭上眼睛，仿佛又看见了那个穿着青衫的身影，慢慢地走在巷子里，背着手，脊背挺得笔直。春风走了，但被风吹过的草木却还记得它。

青衫的下摆在风中轻轻摆动。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评委评语：

“这是一篇具备古典美学色彩的短篇小说，以传统儒家“杀身成仁”的理想人格为核心，勾勒出一位时代夹缝中坚守风骨的中国文人形象。作者文字纯熟，语言沉稳典雅，节奏从容，擅于运用意象（青衫、春风、石榴花、墨渍……）营造人物的精神气质。小说节奏沉稳，从平静的日常转向惨烈的牺牲，对比极为强烈。作品多处直接援引孔孟思想与义理说明，削弱了小说应有的留白与隐喻，主题表达稍嫌直白。”——龚万辉

小说组三奖

凉的玻璃/

徐苡沐 新加坡国立大学

林渺有一个旁人看不懂的习惯。

每次坐车，无论多么拥挤，她都要抢一个靠窗的位置。不为风景，不为光线，只是喜欢把脸颊贴在凉凉的玻璃上，看着窗外的一切流走。

田野流走，河流流走，村庄、炊烟、晾在绳上的白衬衫，全都流走。最终什么都不留下。她总觉得，这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小时候，她家在县城，奶奶住在两百公里外的乡下。每逢暑假，母亲带她坐绿皮火车去探亲，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别的孩子嫌闷，在座位间跑来跑去，林渺却一动不动坐在窗边，手抓着窗框，眼睛一眨不眨。

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夏夜，祖孙两人坐在树下，头顶挂着月亮，晚风里夹着草木的味道，奶奶讲她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年轻时候的事，声音低低的，像从很远的地方漂来。那些夜晚，林渺觉得时间是软的，可以随意揉捏。

后来她上了中学，放学骑自行车回家，专门绕远路追日落。十六岁的她相信自己将来能去世界上任何地方，以为这种感觉会一直陪着她。

然后她就把这件事忘了。

忘记的过程很慢，也很彻底。

大学毕业，林渺进了一家公司，做市场策划。她有天分，也肯拼，没几年便升了组长，再后来做到总监。同事私下说她是“工作机器”，语气里有羡慕，也有一点说不清的惋惜。那些年，她的生活高度压缩：黎明前出门，深夜拖着脚步回家，周末永远在加班，手机二十四小时亮着屏幕。吃饭时在想方案，入睡前在复盘数据，连做梦都梦见 PPT 的排版出了错。

她以为这是暂时的。等赚够了钱，等升到那个位置，等完成那个项目，她就可以停下来，好好喘口气。但那个“等”字像一列没有终点的火车，她追着追着，忘了自己原本站在哪里。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转折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夜晚。那天她加班到很晚，走出办公楼，站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城市的噪音已经退潮，只剩远处偶尔驶过的车声。她抬起头，想舒展一下颈椎，却看见一轮满月。

她愣住了。

不是因为月亮有多美。是因为她突然想不起来，自己上一次抬头看月亮是什么时候。

初夏的晚风吹来，带着一丝泥土的气息，拂过她发烫的脸颊。就在那一刻，所有的截止日期、季度目标、收件箱里的邮件，全都骤然安静下来。她站在路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月亮。

她想起奶奶院子里的槐树。想起自行车追着日落跑的那条小路。想起贴在绿皮火车玻璃上的那张脸。

那些画面从记忆的某个角落浮出来，安静地，不带任何指责。

她站了很久，久到风把她的眼睛吹湿了。

此后，林渺慢慢在生活里打开了一些缝隙。不是辞职，不是隐居，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决定。她只是开始在早晨多留五分钟，坐在窗边，看阳光怎么爬进房间，怎么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把地板切成一块一块的金色。下班路上，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一坐，看云，看蚂蚁，看风把树叶翻了个面。

就是这样。很小，很慢，但她开始重新感觉到那扇窗还在。

那年冬天，公司接了一个新项目，从外地调来一个协作团队，其中有个人叫陈以南。

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间开了暖气的会议室里。暖气烧得太足，窗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雾。林渺隔着那层雾往外看，楼下的街道被模糊成一幅没有轮廓的水墨。

陈以南坐在她斜对面，正在翻一叠文件，没有抬头。

项目启动会开了两个小时，林渺发言三次，陈以南一次都没说话。散会后，众人陆续离开，他走到窗边，用手指在玻璃上擦出一块透明的圆，向外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了。

林渺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圆，没来由地觉得好笑。

她后来才拼出他的来历：产品设计，以前的公司做到高级总监，三十五岁突然辞职，在西北自驾了半年，回来后开了一间很小的独立工作室，专接他觉得“有意思”的单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有人问他为什么辞职，他说：“因为有一天开完会，我在停车场坐了两个小时，发现自己不记得那两个小时里在想什么。”

这个故事辗转传到林渺耳朵里时，她停顿了一下。

她想起那个站在街头看月亮的自己。

项目持续了三个月。林渺和陈以南合作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开完会，他都有一个习惯——在离开之前，把会议室的窗推开一条缝。哪怕外面是寒冬，哪怕暖气因此白白散掉一半。

有一次，另一个同事抱怨：“陈老师，冬天开什么窗啊？”

他说：“闷太久了，透透气。”

说的是会议室，又好像不只是会议室。

林渺没有说话，但她把那条缝留着，没有关上。

他们真正说上话，是在项目中期的一个下午。

那天楼里的空调坏了，会议临时取消，两个人碰巧都留在原地等通知。陈以南靠着走廊的窗台，在一个小本子上画东西。林渺路过，停了一下，没忍住侧过头去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是窗外的街道。不是写实的那种，线条很简，却把那排法国梧桐的姿态画出来了——风把树叶吹起来的那一刻，是静止的，又像是要飞走。

“画得挺好的。”她说，然后觉得这话说出来像废话。

陈以南没有抬头：“随手画的，打发时间。”

“经常画？”

“到一个地方，觉得窗外有什么值得留下来，就画。”他顿了一顿，“也不一定值得，就是想留。”

林渺站在那里，没有走。他画完最后一笔，合上本子，才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你也喜欢看窗外。”他说，不是问句。

“你怎么知道？”

“开会的时候，你有三次朝窗外看。”

林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在数？”

“没有刻意数，就是注意到了。”他说，“我开会的时候也会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那天下午，空调修好之前，两个人站在走廊的窗边又聊了一会儿。不是工作的事，聊的是各自住的地方窗外是什么，她说是一排旧楼，他说是一片旧屋顶。聊到后来，她说她小时候喜欢坐绿皮火车贴着玻璃看风景，他沉默了一下，说：“我也是。”

会议通知来了，两个人各自散开。但那个下午在走廊窗边站着的半小时，林渺后来想起来，觉得是那三个月里最真实的一段时间。

项目收尾那天，众人在附近一家馆子吃散伙饭，酒过三巡，有人提议唱歌，呼啦啦走了一大半，剩下林渺和陈以南，两人都没动。外面开始下雪，细碎的，打在窗玻璃上没有声音。

“你做这行多少年了？”陈以南问。

“快十年。”

“觉得值吗？”

林渺想了一下，说：“以前觉得要等值不值这个问题有了答案，才算活明白了。后来想，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答案。”

“那怎么办？”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那就先看雪。”她说。

陈以南沉默片刻，笑了一下，是那种很轻、往里收的笑，不张扬。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看着雪落在街灯的光圈里，一片一片，来不及堆积就化了。

项目结束后没多久，陈以南给林渺发来一条消息。

“我想做一个展览，关于‘无用之物’。还在构思阶段，想找一个人一起来做。你有没有兴趣？”

林渺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回：“什么叫无用之物？”

他隔了几分钟才回复，发来一段话：

“就是那些在世界的账本上不算数的东西。不能变现，不能提升效率，说出来别人会觉得你在浪费时间。但你自己知道，它们是真实的。”

林渺把手机放下，在屋里走了几步，又拿起来。

她想起那列绿皮火车。想起奶奶院子里的老槐树。想起那条追日落的路——后来她回去看过一次，那条路已经修宽了，两旁盖起了楼，太阳落下去的地方被挡了个严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实。她站在路口看了一会儿，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不完全是惋惜，更像是某种已经结束的、但留在身体里的东西。

最后她回：“有。我有一张旧车票。”

“绿皮火车的？”

“你怎么知道？”

“猜的。”他发来一个句号，然后补了一句，“我也有一张。”

他们第一次正式碰面讨论展览，是在陈以南工作室楼下的一家茶馆。那家茶馆开了很多年，门口挂着褪色的布帘，里面总有一种说不清来自哪里的旧木头气味。他已经到了，桌上摆着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几行字，字迹潦草，她坐下来歪着头才勉强看清：

什么是无用？什么是留下来的理由？

“你想把展览做成什么样子？”她问。

“还不知道，”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找人一起聊。”

她笑了一下：“那你为什么找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他想了想，说：“因为你在会议室的窗边多站了一分钟。”

林渺没有立刻接话。服务员过来添茶，热气腾起来，模糊了对面的轮廓。

“‘无用’这个词，”她最后说，“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刻意。好像故意在和什么对着干。”

“嗯，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他把笔记本转过来推到她面前，“你觉得什么时候它不刻意？”

她低头看那两行字，想了一会儿。“当你不是为了反对什么，只是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对你来说是真实的——那时候就不刻意了。”

他把那句话抄在了笔记本上。

那次谈话从下午三点聊到将近七点，茶换了三壶，窗外的光线从橘黄变成了深蓝。他们聊出了展览的轮廓：不是一个关于怀旧或抵抗的展览，而是一个关于“真实”的展览——那些在快速流动的生活里被忽视掉、但曾经真实触碰过某个人的东西。

“展品不能太精致，”林渺说，“一精致就变成了别的东西。”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对，”他说，“要普通，普通到别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拿出来展。”

“但每件东西都要有来历，”她说，“不然就是堆旧货。”

“来历不用详细，一两句话就够。”他顿了一下，“重要的是真的。”

那之后，他们开始向各自认识的人征集展品。

反应比预想的要热烈一些，又比预想的更让人意外。林渺的一个前同事寄来一张孩子画的画，说是女儿五岁时画的，画里有个太阳和一棵歪歪的树，女儿现在已经上初中了，但她一直没舍得扔。陈以南收到一块已经磨光了棱角的鹅卵石，寄件人写：这是我二十年前在一条河边捡的，那条河现在已经断流了。还有人寄来一本厚厚的账本，封面已经破损，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柴米油盐的价格，最后一行的日期停在某年的秋天，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你觉得这个账本算吗？”陈以南把它推到林渺面前，“说不清楚是谁的，也不知道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林渺翻了几页，停在一行字上：酱油二分，盐三分，豆腐一角。然后又翻了几页，字迹渐渐从工整变成潦草，墨迹有几处晕开了，像是被什么打湿过。

“算，”她说，“它记着某个人的日子。那些日子是真实的。”

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但也有一次，两人对一件东西产生了分歧。

有个人寄来一叠信，大约二十封，用橡皮筋捆着，橡皮筋已经老化得有些发黏。附带的说明写着：这是我年轻时候一个朋友写给我的信，他后来出了一场意外，这些信是他留下来唯一的東西。我保存了很多年，但我觉得这些信应该被更多人看见。

陈以南觉得不适合放进去。“太重了，”他说，“它会压过其他的东西。而且放在一个公开的空间里，我不确定这对他的家人是不是合适的。”

林渺沉默了一会儿，说：“但寄来的人希望它被看见。”

“被看见和被展览是两回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那天他们聊了很久，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林渺最后说：“我觉得我们在争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个展览到底是谁的——是那些带着东西来的人的，还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陈以南停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说得对。”

最后，他们给寄件人回了信，说明了他们的顾虑，并请对方决定。对方回复说，理解，不放也可以，只是谢谢他们的回应——已经很久没有人认真回答他发出去的任何东西了。

林渺把这封回信读了两遍，没有说话。

征集工作持续了将近两个月。这两个月里，林渺和陈以南几乎每周都见一次，有时在工作室，有时在那家茶馆，有时只是在附近走一走，把新来的东西搬出来讨论。

她开始熟悉他工作室的样子。靠窗那侧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总是铺着东西：草稿纸，颜料管，几本翻卷了角的书。窗台上有一盆生命力顽强的多肉植物，被晒得微微发红，却长得好好的。她问过他那是什么品种，他说不知道，是搬进来的时候角落里就有的，一直活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他们一起去看展览场地——就是那间仓库，是陈以南联系到的，房东是一个老人，年轻时开过工厂，工厂关了之后就把地方租出去，条件只有一个：不要改结构。仓库的天花板很高，光线从侧面的高窗透进来，斜的，有一种旧照片里才有的质感。

“这里对吗？”林渺站在空荡荡的仓库中间问。

“你觉得呢？”

她环顾四周，看着光落在水泥地上，看着角落里积着一层薄薄的灰，看着那些高窗。“对，”她说，“太精致的地方放不下这些东西。”

他们坐在地上，把还没有确定是否入选的展品一件件列出来，讨论要怎么摆，讨论动线，讨论灯光，讨论卡片的字体和字号——陈以南坚持要用手写，林渺觉得手写太难统一风格，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尽量模仿手写的字体，但不完全一致，“每件东西的卡片应该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每件东西来自不同的人”。

这些细节上的往来，占了他们大量时间，却不觉得烦。林渺后来想，可能是因为每次讨论的背后都有一件具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体的东西，一件东西背后都有一个人，有人的地方就不容易觉得虚。

有一次，她来得早，他还没到，她就一个人站在那扇朝向旧屋顶的窗前等。那天夕阳很低，光斜着打在那片参差的屋顶上，把瓦片的纹路照得很清晰，像是把平时模糊的东西一下子都认真了。她突然想，如果把这个窗口本身也算作一件展品，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她在心里把这个窗外的样子记了下来。

展览筹备到一半，林渺的母亲病了。

不是大病，是心脏的老毛病犯了，住了十几天院，出院后需要人陪着休养。林渺请了假，从城里回到县城，住进了她从前的那个家。

离开前，她给陈以南发消息：“我得回家一段时间，母亲身体不好。展览的事先放一放，你先推进。”

他回：“去吧，不急。如果遇到什么——带回来一件东西就好。”

林渺看着这句话，没有立刻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在火车上才懂了——他说的是展品。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母亲住的那间卧室朝北，窗外对着一面老旧的砖墙，中间只隔了一条窄巷子，什么风景都没有。小时候林渺最讨厌这间屋子，嫌它暗。

但那一个月，她在那扇窗前坐了很多次。

母亲睡午觉的时候，她就坐在窗边发呆，看那面砖墙，看墙缝里长出来的一株不知名的草，看午后的阳光怎么一厘米一厘米地爬上墙，又一厘米一厘米地退下去。那种慢，是她很久没有感受过的。

她想起陈以南说的：那些在世界的账本上不算数的东西。

她开始觉得，那株从墙缝里长出来的草也算。那块砖墙上一厘米一厘米挪动的阳光也算。那种慢，本身也算。

母亲出院后的第一个傍晚，林渺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这个菜市场她从小逛到大，摊位的格局几十年没怎么变，卖豆腐的老伯换成了他儿子，但还是在老地方，切豆腐的刀法都一模一样。

她站在一堆茄子前，突然不知道该买什么。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不是因为不会做饭，而是她想起母亲从前每天傍晚也是这样站在这里，买菜，回家，开火，一年又一年，没有人问她喜欢什么，喜不喜欢这件事本身。

林渺买了茄子，又买了一把藕，还买了一条母亲爱吃的鲫鱼。卖鱼的阿姨帮她装进袋子，问：“你是李老师家的女儿？”

“是。”

“看你小时候在这里买过糖葫芦，”阿姨说，“那会儿多小啊。”

林渺拎着鱼走回去，路过一棵老梧桐树，夏风把叶子翻得哗哗响。她站在树下停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眼眶有点热。

有一天傍晚，母亲突然说：“你小时候最喜欢坐在窗边。”

林渺正在削苹果，手顿了一下。

“哪次坐车都要抢靠窗的位置，”母亲说，“有一次我拉着你，你非要换过去，急得快哭了。”

林渺笑了：“我不记得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小孩子都记不住的。”母亲停了停，又说，“你从前脸上有种东西，后来没有了，这两年又有点回来了。”

“什么东西？”

母亲想了想，说：“就是……不慌的样子。”

林渺把苹果切开，摆在盘子里，没有再说话。

窗外，天还没有全暗，一弯月亮挂在楼缝里，细的，像一道还没愈合的痕。

她后来想，“不慌的样子”这五个字，是这一个月里最难用任何账本记录的东西，也是她带回去最重要的东西。

在县城的最后几天，她翻出了自己从前那间屋子里的一个旧纸箱，是压在衣柜底层的，外面糊着一层发黄的旧报纸。

里面是些零碎：几本初中的课本，边角已经卷起来；一个用完了的钢笔墨水瓶，洗干净了，没有扔；几张奖状，红的，折过的痕迹已经有些模糊。还有一枚小小的贝壳，她看见它的时候愣了一下，完全想不起来从哪里来的，但拿起来攥在手里，凉的，很轻，就是觉得熟悉。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母亲从门口探头进来，看见她坐在地上翻那个纸箱，没有说话，过来坐到床边，低头看。

“那个贝壳，”母亲说，“是你六岁的时候，去海边，你自己在沙滩上找的。”

林渺把那枚贝壳放在掌心里，六岁，她完全不记得那次去海边了，更不记得这枚贝壳。但她显然在某一年把它带回来放进了这个纸箱，觉得它值得留下。

那天晚上她把贝壳放在枕边，看着天花板。她想，六岁的自己一定是觉得它很好看，或者摸上去很舒服，才把它装进口袋带走——不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那一刻它吸引了她。那是一种多么干净的理由。

后来，她把那枚贝壳也装进了行李。

临走前一天，林渺去奶奶从前住的村子看了一眼。

奶奶走了七年了。老宅子早就卖掉，换了主人，院墙重新粉刷过，门是新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比她记忆里更粗、更高，遮住了大半个屋顶。

她站在院门外，没有进去。只是站着，看那棵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风一来，树叶的声音铺天盖地，像什么东西被打开了，又像什么东西被轻轻合上。

她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旁边巷子里走出来一个老人，好奇地看了她一眼，问：“你找谁？”

“以前我奶奶住这里，”林渺说，“我来看看。”

老人点点头，说：“槐树是你奶奶种的吗？”

“不知道，”她说，“我奶奶来的时候它就有了。”

“那棵树很老了，比我年纪都大，”老人说，“以前我们小时候都在这树下玩，夏天乘凉，冬天捡槐树的豆荚。”他说完就走了，踱着步，走进另一条巷子。

林渺重新抬起头看那棵树。同一棵树，经过了很多
人，夏天的奶奶，玩耍的孩子，现在的她，还有以后不知道谁。树不在乎，它只是在那里，长着，把影子投在院门上。

她从手机里拍了一张照片——不是树，而是树影落在院门上的那一块光，参差的，流动的，一秒后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但那一秒它在那里，是真实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她又往更里面走了走，走到村子的老井边。井早就没有人用了，口子用水泥板盖着，旁边长了一圈野草。草丛里有一块石头，形状普通，但被雨水冲刷得很光滑，她弯腰捡起来，攥在手里，凉的，轻的。不知道为什么捡，只是觉得想带走。

离开村口的时候，她没有回头。不是因为不留恋，而是因为那棵树已经在她心里了，带走了。

回城之后，她给陈以南发消息：“我带回来了。”

“带回来什么？”

“一张照片，一块石头，一枚贝壳，还有一句话。”

“什么话？”

林渺想了一下，回：“不慌的样子。”

他没有立刻回复。过了好一会儿，他发来三个字：

“展品名？”

林渺看着这三个字，又想了想，回了两行：

“石头的名字：从一口废弃的老井边捡来的。”

“贝壳的名字：六岁时在海边捡的，我不记得了，但我把它留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展览开在一个老旧的仓库改建的空间里，十一月，北方的风已经很硬。

他们花了两天时间布展。陈以南负责空间和灯光，林渺负责文字和卡片。那两天，两个人在那个仓库里从早待到晚，午饭是对面便利店买的饭团，就坐在地上吃，背靠着墙，周围摆着还没有安置好的展品。

灯光是暖的，像黄昏。他们把征集来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那封皱了又展平的信，那双登山鞋，半块用完的橡皮，旧字典，生锈的自行车铃，那个装着记账本的信封，那叠画里歪歪的太阳和树，两张绿皮火车的旧车票并排放在一个小木架上，还有林渺从村子带回来的那块石头——打磨得很光滑，什么雕刻都没有，卡片上只写：从一口已经废弃的老井边捡来的。

林渺带回来的照片被放大，印在一张薄薄的宣纸上，挂在墙边。槐树的影子在院门上流动，像还活着一样。她在卡片上写了四个字：不慌的样子。

展览最后一件展品，是陈以南做的——一面朝南的窗，单独立着，四面没有墙。玻璃上用蜡笔写了一行字，歪歪斜斜，像孩子写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从这里，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

布展结束那天傍晚，两个人坐在那扇窗前，窗外是仓库的院子，几棵落光了叶的树，一堆码整齐的旧砖。

“你觉得会有人来看吗？”林渺问。

“不知道，”陈以南说，“但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窗不在乎有没有人看，”他说，“它只是在那里，朝南，开着。”

林渺没有再说话。窗外，暮色正一点一点漫上来，把那个院子、那几棵树轻轻盖住。

展览开了十天。

来的人不多，但每个人都在里面待了很久。有人在那双登山鞋前站着，站得久到林渺去问他有没有事，他说没有，只是想多看一会儿，“我以前也有一双这样的鞋，上大学前丢了，一直没想起来，今天突然想起来了”。一个老人来了两次，第二次带来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火车票，问可不可以也放进去。陈以南把那张票摆在了两张绿皮车票的旁边，凑成了三张。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有一天下午，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孩跟着大人来，在展厅里转了一圈，停在那块石头前，蹲下来看了很久。大人催她走，她说：“等一下，我在看这个石头。”大人说：“一块普通的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她没有回答，继续看了一会儿，才站起来跟着走了。

林渺把这些都记在了那个旧笔记本里。

展览的最后一天，来了一个穿黑色外套的中年女人，一个人，在那封皱了又展平的信前站了很长时间。林渺注意到她，但没有走过去。后来那个女人离开的时候，在出口处停了一下，转头对林渺说：“谢谢你们做这个展览。”

林渺说：“谢谢你来。”

女人犹豫了一下，说：“那封信……我猜是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我自己也有一封，放了很多年了。”然后就走了，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傍晚，展览正式结束，林渺和陈以南把展品一件一件收好。仓库里越来越暗，他们没有开灯，就在那个暮色里慢慢整理，偶尔说一句话，偶尔不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收到那块石头的时候，林渺把它攥在手里，感受那种光滑和凉意。

“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十天，”她说，“但我觉得它是真实的。”

“展览本身也是无用之物，”陈以南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创造任何效益。”

“但它是真实的。”

“对。”他停了一下，“所以它在账本上不算数，但它在这里。”

展览结束后，林渺开始在旧笔记本里写东西。

不是工作报告，也不是对外的文章，只是一些碎片——写母亲坐在阳台晒太阳的样子，写菜市场的豆腐摊，写奶奶的声音，写那列早已不再运行的绿皮火车，写那块贴过无数次脸颊的窗玻璃，写那个女人说的“我自己也有一封，放了很多年了”。有些东西如果不写下来，会慢慢漏掉。

有一天，陈以南来找她，无意间看见那本笔记本放在桌角。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这是什么？”

“没什么，随手写的。”

他没有追问，也没有要看的意思，只是说：“我以前也写，后来停了，现在有时候画。”

“画什么？”

“画窗外的东西。”他说得很平淡，“没有人看，就是画着。”

他从包里取出那个小本子，翻到一页递给她。是工作室窗外那片旧屋顶，不同时间的光，他画了好几张，同一个窗口，同一片屋顶，但每张的光都不一样——橘的，蓝的，灰的，第一颗星刚亮起来时的那种深紫。

林渺把那几页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很久。

“你在用画留住它们。”

“也留不住，”他说，“但画过，就好像曾经认真看见过了。”

林渺把本子还给他。

她想起那间仓库，想起那些被带来又被带走的東西。
也想起那些曾经贴在玻璃上的脸。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那年冬天来临之前，有一个黄昏，两人坐在工作室的窗边，看对面屋顶上的鸽子。鸽子有七八只，在夕阳里绕着圈飞，羽毛被光照成白里透金的颜色。

“你觉得他们飞到哪里去？”陈以南问。

“不知道，”林渺说，“但肯定还会回来。”

他转头看了她一眼。

屋里的茶还是热的，窗玻璃被两个人的呼吸染上了一层薄雾。林渺用手指在雾气里画了一个圈，看着它慢慢消散，露出窗外暗下去的天空，和天空里第一颗亮起来的星。

“我以前总觉得，”她开口，声音很轻，“要先到某个地方，才算开始。”

“现在呢？”

她把手指贴在玻璃上，感受那一点凉意。

“现在觉得，这里也可以。”

窗外，夜色一点一点漫上来，把那片屋顶、那些灯火、那个城市，全都轻轻盖住。窗这边，两个人坐着，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是在那里。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就在那里。

那列绿皮火车重新运行了。

不是复线，是一条旅游专线，从城里出发，穿过两个小县城，终点是一个山里的古镇，全程四个小时，票价不贵，周末才有。消息是陈以南发给林渺的，附了一张图——那种旧式的绿色车厢，铁皮的窗框，布面的座椅，暖黄色的灯，仿佛时间在某个地方拐了个弯，绕了一圈，又走回来了。

“要去吗？”他问。

林渺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

“去。”

出发那天是四月，天气好得像一个承诺。

站台上人不多，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旅客，还有几个带着孩子的家庭，孩子们在站台上跑来跑去，被父母拉住，挣脱，再拉住。林渺站在月台边缘，看着那列绿色的车缓缓进站，铁轮与铁轨的摩擦声从远处传来，低沉，绵长，像一声久违的问候。

她的眼睛有点酸。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她没想到，一列车进站的声音，能把一个人的二十年全都召回来。

她抢了一个靠窗的位置，靠右边，向阳那侧。陈以南把两个包放上行李架，在她旁边坐下，没有问她为什么眼圈红了，只是递给她一个橘子。

林渺接过来，剥开，一股清冽的气味散出来，像春天本身。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把脸贴在玻璃上。

玻璃是凉的，跟她记忆里一模一样。

窗外，站台缓缓后退，然后是城市的边缘，密集的楼群开始稀疏，出现了空地，出现了田野，出现了油菜花——一大片大片的，黄得毫不客气，在四月的阳光里烧着，一直烧到天边。

她想起十二岁，第一次坐这样的火车去奶奶家，脸贴着玻璃，以为远方是一个可以抵达的地方。她想起三十二岁，站在空荡荡的街头，抬头看见满月，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抬头。她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不慌的样子。她想起那棵槐树的影子流动在院门上，想起那个仓库里最后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天的傍晚，想起那个说“我自己也有一封”的女人的背影。

这些记忆不再像伤口，也不是勋章，只是一些普通的、属于她的东西，安安静静跟着她，跟了很多年，还会再跟很多年。

火车穿过一段山洞，车厢里骤然变暗，然后骤然重新明亮。

窗外换了一片风景：山，一重又一重，青的，墨的，远的那座还挂着薄雾，像是没有画完。

林渺的手指抵着玻璃，感受着车行的轻微震动。陈以南靠着椅背，翻开一本书，翻了两页，又合上，也转头看向窗外。两个人都不说话。不需要说话。

快到终点的时候，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从前排回头，趴在座椅背上，睁着两只眼睛看林渺。

“你为什么一直看外面？”

林渺被问得一怔，然后笑起来。

她想了一下，说：“因为外面在动。”

“动有什么好看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动的东西，”林渺说，“才知道自己是活着的。”

小女孩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似乎没太懂，又转回去趴到窗边，把自己的小脸也贴在玻璃上，往外看。

林渺看着那个小小的侧脸，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颤了一下。

那个姿势，那种专注，那种毫无来由的投入——她认识。她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

火车到站，人群陆续下车。林渺最后一个离开座位。她在窗边多坐了一会儿，看着站台，看着人群散开，看着那些提着行李的背影走进古镇的街道，消失在春天的光里。

然后她站起来，拿起外套，走下车。

站台上，阳光很好，风里有花的气味，不知道是什么花，甜的，从什么地方漫过来。

陈以南在出口等她，手插在口袋里，抬头看着什么。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是一棵开满白花的树，枝条伸出站台的屋顶，花开得很盛，风一来就落，一片一片，飘在阳光里，慢极了，像是舍不得落地。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什么树？”她问。

“不知道。”他说，“但很好看。”

林渺站在那棵树下，抬起头，看着那些白色的花瓣一片一片飘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落在她的手背上，落在她脚边的石板地上。

她没有去接，也没有躲，只是站着，任那些花落。

很轻，很轻。

陈以南也没有说话，就站在旁边，抬着头，和她一起看那棵树。

花还在落，阳光把一切都照得很亮，古镇的街道从出口延伸出去，还没有走过，还有很多没有见过的窗外等在那里。

多年以后，如果有人问林渺，你这一生最自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她大约不会记得具体是哪一天。

但她会记得那些靠着车窗的时刻。

火车还在跑，窗还在那里，风景还在流。

林渺还是那个抢靠窗位置的人。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她把脸贴在玻璃上。

玻璃是凉的。

跟很多年前一样。

评委评语：

“小说以都市和职场为背景，相当贴近真实生活。从职场倦怠到人生意义的叩问，精确捕捉了当代都市人的焦虑。以窗、玻璃、火车、光线等反覆出现的意象，串连了人生不同阶段；并借由各种“无用之物”，思考到底是什么才构成了“自己”？小说语言干净克制，节奏舒缓，具有散文抒情的文字质地。对都市人的焦虑、人与人之间的相待、时间感的流失，以及找回生活感知的过程，描写相当细腻。”——龚万辉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小说组佳作奖

遗忘/

颜爱妮 新加坡社科大学

朝阳下，他仰着头、眯着眼，慈爱的目光落在上方那些“小家伙”上。看着它们一天天慢慢长大，心里感到踏实，就好像看着孙子一天天慢慢长大一样。他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盘算、耐心地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这是他每天早晨的例行公事。

他家住宏茂桥，一直都是。听说，当年红毛人在这里筑了一座桥而取名红毛桥，后来改成宏茂桥。他记得原本他家是住在这一带叫哥本巴鲁的甘榜，后来变了。宏茂桥被规划成新镇，为了建组屋和店铺而征用土地，把蕉风椰雨、养猪种菜、民风淳朴的甘榜都铲平了，连神灵也得搬家，为新住所搞个合并成了联合宫。

当时邻居们百般不舍，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分道扬镳。工程完成后，他们一家和一些老邻居被分配到宏茂桥四道的组屋单位，延续之前的甘榜情谊。他们分得一个三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房式的组屋单位，一家十四口加上老祖母住在一块儿。虽然又挤又吵，却也其乐融融。

他有时想：以前住甘榜，大家不论走路，还是说话都是慢慢的，连时间也像老钟的针摆，一下左一下右，荡过来荡过去，慢吞吞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家发展起来后，人们做起事来像被狗追一样快，双脚越走越急，连时间也像飞人似的，一眨眼七十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感觉像做梦一样。

比他年轻的老组屋的外观显得过时了。二十多年前进行过翻新计划，添加了一个储藏室，厕所改造，水管换掉，完工后政府向他收取十多千的费用，对于一个收入不稳定的装修杂工来说，这是不小的数目。屋子翻新后，外部靓丽、内部新颖，值钱了。现在屋价高涨，他暗自窃喜。只是啊，他心里感叹人却一个个老了、有的还走了。他突发奇想：如果人也可以像老屋子，翻新后变年轻，再做一次少年郎，那该多好啊！

成家的手足一个个搬离老家。以前还常见面，渐渐地有的生病卧床、有的行动不便，就不常见面，只是新年时聚聚。前年和他同住、感情甚笃的妹妹不幸被车撞倒，伤重去世，令他难过了一阵子。他不明白，为何人行道的绿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人出现时，车辆右转的绿灯也同时亮起，到底是要让人走还是让车走的。妹妹曾交代过，她的后事要从简，不必设坛祭拜。所以，他就把她的骨灰撒在蔡厝港清心园的土地上，让她尘归尘、土归土。去年，老伴乳癌复发，也走了。他又回到同一个地方，让老伴也回归大地。此后，留下他一个人独守空洞洞的老组屋。

几年前，他在工作时常感觉力不从心，搬点东西就腰酸背痛好几天，于是决定退休不做了。幸好他还有几个甘榜的老朋友，风雨无阻，每天聚在附近的小贩中心吃早餐，谈时事话当年。说起当年住甘榜的日子多快活啊，不论是办酬神戏、婚嫁或丧事，全甘榜的人都会参与、出钱出力，非常热闹，他不知道这种甘榜精神现在是否还存在。就这样，他早上把“寂寞”这个常客暂时打发走，顺便把午餐和晚餐一并买好，试问一个人要如何起锅煮饭。

偶然有一次，他吃了早餐后，在步行回家的路上，一时心血来潮，改道穿过新组屋区。这里属于拆旧屋建新屋的整体重建计划。傲然挺立的高耸组屋，站在高楼可眺望远处的繁华市区、近处可俯视绿茵流水的公园。据说一个单位要价五十多万，五年最低居住年限一到，转手可卖七十万起跳。啧啧啧，真是贵！记得70年代他在实龙岗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红沙厘做建筑散工时，一间排屋才卖七万块钱。现在一间排屋，听说最少两百万起跳。屋价的涨幅真是吓人。他想着想着，目光从整栋都是方格子的楼面往下移，组屋楼下空地有几棵修矮的老雨树、整齐的花丛绿草、红砖车道。眼光游移间，他发现有一座组屋一楼有个单位的窗口外面，竟然立了一株苗条的小树。宽大的绿叶左一片，右一片沿着树干向顶端生长，犹如无数摊开的芊芊玉手温柔地接收日月的滋润，孕育着叶子下方的几个“小家伙”，他微笑地点点头。

从此，他每隔几天都会特地绕道来这里察看“小家伙”。

终于，这一天，他觉得是时候动手了。一想到隔天就是每月一次，儿子带孙子回来探望他的日子，嘴角不禁上扬。他看看四周，佯装欣赏风景，然后，快速趋前，掂起脚，伸长双手，触摸到那饱满光滑的外皮，竟微微颤抖。他屏住呼吸，手脚利落地扭转了几下，“哒”的一声，“小家伙”的重心落在他手里，他紧紧地抱着它，转身迈开大步匆匆往回家的路走。他走得很急，感觉脸热热的、心脏好像在胸膛外狂跳，手心还渗出了汗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一到家里，他终于松一口气。流了一身汗，心情特别畅快，好像回到久远的那个年代。那时候，年少的他站在脚踏车的座垫上，像刚才一样，伸出双手，快速扭转几下，“哒”的一声，抱着“小家伙”，然后跳下脚踏车，连推带踩，双脚像风火轮般把脚踏车踩得如风一般，飞快离开。后面妇女的叫骂声越来越小声。回忆少年的顽皮往事，他傻傻地笑出声来。那时候家里虽然穷，但是乡下的生活无拘无束，还有父母手足相伴，年轻时的日子总是特别逍遥。他顺手把怀里抱着的“小家伙”放在神台上。

晚餐后，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电视上跳动的画面发呆。睡眠惺忪之际，“铃～～！”身旁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串铃声，吓了他一跳。手机屏幕显示是儿子来电，他滑了滑屏幕，接上线，高兴地说：哈喽！

“你为什么偷采别人的木瓜？”儿子招呼没打，劈头就大声质问他。

“我。。。。我没有！我没有！”他楞了一下，连忙否认，起身走进睡房。

“不要骗我！闭路电视拍得清清楚楚。画面里的人，不论外型还是身上的衣服，都和你一模一样。你每天去楼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下吃早餐，邻居会认不出来吗？！”儿子噤里啪啦说了一大堆，吞了吞口水，接着又说：“人家把你偷木瓜的照片贴到脸书上，听说还联络了小报记者投诉你！真是。。。。唉。”

“只是一粒木瓜，需要这样吗？”他嚅嚅地抗议。

“是，只是一粒木瓜！为什么要偷呢？”儿子又来气了，丢下一句：“我明天不回家了。”赌气地挂断通话。

放下手机，他怔了一会，默默地爬上床。

朦胧间，他看到自己把手上的东西交给母亲，说：朋友送的。画面一转，他看到父母和几个手足围坐在老家的餐桌吃木瓜。碗里一片片橘色的木瓜，金灿灿的，特别显眼。他隐隐地感觉到他们已经不在了，但大家都静静地吃，他也就专注地看。他还看到妹妹眯着眼，笑着说：

“真甜！”一条黄色的木瓜汁从她的嘴角流下。大家都笑了，他也笑了。

那，不就是他渴望的快乐吗？

醒来后，他感觉心里空空的，就像老家那口时不时空着的米缸。想要填满它，却怎么也填不满。他好久没梦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到仙游的父母了，是谁遗忘了谁？是他们遗忘了他，还是他遗忘了他们？

老迈的身体催促他排放多余的水分，于是走出房门。红彤彤的神台上摆着的那粒木瓜，在小灯的照耀下，色泽橙黄。他看了一眼，将视线移开。

不经意抬头看到墙上的照片，父母俯视着他，眼神严肃。他低下头，轻声说：“朋友送的。”仿佛在说给自己听。

小说组佳作奖

平安饼/

张锡珏 新加坡国立大学

楔子 盛世太平，火龙烧仓

月到中天。白溶溶的月色包裹着促织的低鸣。时值三更，诸事太平。

平安镇也太平。

七月流火，酷烈的暑热将将退去，三更天难得有了些许凉意。从田埂上望去，尽是芜杂杂的秸秆，却不显得萧条。平安镇的粮仓早已贮满，种子也已备好。只待烧却秸秆，犁罢肥田，在白露时节播种新一年的希望。

平安镇坐落洛都西北，号称良田千顷。本地特产的冬小麦质地细腻，麸皮易落，哪怕以寻常百姓家的石磨粗粗磨过，仅过一遍土筛，麦粉都洁白若雪。不论是以发面置于炕上蒸成炊饼，还是简单地将面团擀平煎香，卷上肉碎、香菜与蚕豆酱，都是市井间难得的美味。乃至洛都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的高官显贵，都囤积平安镇的新鲜麦粉，豢养的食客里也总有几个“本地”厨师，只为心血来潮时能吃上一口正宗的平安饼。户籍当真本地否，暂且不论。

更甚，庆明宗卅九年，天子驾崩，庆景宗即位，改年号为“太平”，却特许洛都平安饼诸字号毋须避讳，咸以为一段佳话。有诗云：

一饼虽微百味全，霜皮雪面细如绵。

纷纷柳絮笼中起，习习春风灶上旋。

碾尽千家供玉食，筛空万斛到华筵。

侯门举箸浑无问，磨底谁人不可怜。

平安镇太平，却也不是很太平。

粮仓望东四里有半，稀拉拉立着些许简陋茅屋，与镇内的整齐砖房形成鲜明的对比。陋室畔有广场，广场上有神像、香炉、长明灯等，各式器具反倒一应俱全。一群人围聚在香炉附近，望眼欲穿地祭拜些歪七扭八的泥塑神明。他们瘦骨嶙峋，眼珠子里泛着绿油油的饿火。他们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畔是钉耙、镰刀、火把和大麻袋子。

他们在等待什么？

田野间骤起大火！

没人知道这场火是如何发生的。上一瞬尚且诸事太平，下一瞬就突兀地转场到烈焰焚天。烈焰如潮水般扶摇直上，而后卷动着推了开去。一刹那，所有的虫鸣都变成了哀鸣，而后被焰潮淹没。焰潮由红转橘，由橘变黄，最终化成刺眼的炽白；似乎有无数的火兽在火海中奔腾，势不可挡地越过低矮的田埂，扬起水雾般的焰星，灼灼地亮在夜空里。

奇的是，火势虽猛，却始终不曾越过田埂旁的那条窄沟。

那些饥饿的人丝毫没有恐惧。他们欢呼，他们获得了神明的回应。他们高举火把，高举充作武器的农具，浩浩荡荡地朝粮仓涌去。

庆景宗太平四年，祝融再临平安镇，又兼大盗。千斤粮食付之一炬，死伤枕藉。贡饼断供，景宗震怒。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第一折 丹桂坠露，雪衣指路

八月初三，又是丹桂飘香的时节。

山头的幢幢的树影里，丹桂星星点点，令人沉醉的香气中却总有一缕令人不快的焦味儿。一阵初秋的凉风卷上山头，将诸多气味一同吹散。

白裙若雪，雪落在山腰的墓园之间，俯视着脚下的平安镇。她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发丝，弯下腰在每个墓碑前放上一朵小花。一滴泪水随着她的动作掉落，碎裂在灰扑扑的石板上，只留下一点深渍。

“我……”她说的话很快被风淹没了。

“姑娘，前头可是平安镇？”清亮亮的声音忽然在她身后响了起来。

她一惊之下转身，手里的花就掉了下去。却见一抹灰影从五步外的马鞍上一掠而过，在花束坠地之前抢起，递回她的手里。

“抱歉，打扰了你吧？我是洛都大理寺司直，我叫文滢月。”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她这才注意到来人亦是女子。自称文滢月的人罩着斗篷，内着一身麻布窄袖短衫，束带裹腿，腰间佩剑却是扎眼的艳红色。她掀开斗篷，露出明丽无俦的容颜。江小花这才明白那顶斗篷遮的不是风沙。

“我……我叫江小花。那里就是平安镇。”江小花看着文滢月的脸，声音就不自觉低了下去，低头一指山脚。

“多谢你了。”文滢月也配合地放低声量。“那这些……都是平安镇的乡亲吧？”

江小花点点头，先前憋闷在胸臆的郁气又翻上来，偏生泪水却流之不出，让她分外难受。文滢月伸出手来与她双掌相贴，江小花只觉一股柔和中正的暖流自心包经汨汨而入，所过之处，郁气雪融冰消。那股暖流很快运行一周天，回到文滢月的掌中，两人身体均是一震。

文滢月没有流露丝毫异色，抽离手掌，轻轻拍抚她的背。她柔声说：“我走了。你独个儿在这里，要小心。”

江小花望着文滢月远去的背影，犹豫片刻，终于下定决心。

“文司直，我……平安镇长是我祖父，要不要……我带你进去？”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第二折 暗潮初涌，伊于胡底

文滢月并未直接进入镇内。她打马环绕镇子两周，脸色沉凝。

平安镇火灾一事，本在次日就传到洛都大理寺。单是当晚的煌煌炬焰，整座洛都都能看见，谁人不知平安镇已遭祝融？然而大理寺卿硬生生拖了一个月才遣她前来查案。满朝公卿都嘲笑大理寺腐败若斯，非要拖到赋税开征，平安镇应当上缴的小麦付之阙如，方才着紧行动。文滢月却想不通：师父做事从来不拖沓，这一个月里他在等什么？

她又想起了大师兄，前任司直。他被师父派去河东的盐铁案，结案不到半月便递了调职的折子。临走那天，她在门口碰见师兄，师兄只说：“小师妹，师父让你去做的事情，你想清楚再去。”

她没想清楚。现在也没有。

“滢月啊，这桩悬案是给你的考验，可别失手了。”她记得师父意味深长地说过。

“失手？且不说粮食都烧没了，过了这么久，就算烧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的是龙椅，也抓不到人了罢？反正皇上的饼子是别想了。您是大理寺卿当腻味了，想找个不大不小的罪名，咱们师徒俩一同在大牢里安享晚年么？”文滢月笑道。

师父从来都容忍她所有的任性和没大没小，但那天他没笑。他说：“滢月，失手不是说这个。不管是查案理路还是武功法术，你都太过于天赋异禀。因此我是让你去求败的。我不能给你更多提示了。”

河东盐铁案呈交那晚，师兄和师父在书房彻夜争执。她路过，瞥见师父脸上也是这样的表情。

求败求败。何为求败？求何为败？求败为何？

文滢月陷入长考。

江小花倒是不发一语，乖巧地双手环紧文滢月的腰，以免坠落马下。

“我听说，平安镇不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大火灾了，是吗？”文滢月忽然发问。

“啊！是的……”江小花不自觉地就要坐直身体作答。文滢月拍拍她的手，示意她不必拘束。

“五年前也有一次……也是和现下一样，连着粮仓带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着麦田都被烧光啦。我小时候也还有一次，但那时候我还不太记事，所以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对不住……”

文滢月温言道：“不要紧。庆明宗廿九年、卅五年的两场大火，大理寺确有记载，我来前读过。只是，之前没人来过，我很意外。”

“没有的……”江小花说，“从来没有人来过。”

从来没有人来过。那为什么这一次，师父要派她来？

远处忽然心急火燎跑过一个小男孩，口中喊着：“小花！不好了！镇上的人带着刀剑，把那些外乡人围起来啦！”

文滢月见这男孩年纪尚幼，便伸手想将他也拉到马上。那他却气鼓鼓地不动，手上加大握力，想要文滢月吃痛叫出声来。文滢月这才会意，男孩多半是小花的青梅竹马，将自己当作了男人。她微微一笑，男孩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人已飞到马上，后背正抵着文滢月柔软的胸口。

“他们在哪里？带我去。”文滢月问。

小男孩闹了个大红脸，闷着头只是指路。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第三折 快剑折锋，万口噤声

三人赶到广场的时候，气氛已剑拔弩张。

一百多个镇民正围着四五十个外乡人。那些外乡人扛着各式农具，全是壮年男人，衣衫脏得看不出颜色，一眼就能看出因常年忍受饥饿而瘦削。镇民则是男女老少皆有，很多人手中有制式兵器，群情激愤。

“一定是你们点的火！我们好心收留你们，却养出你们这群白眼狼！”

“就你们那打发乞丐的态度？被烧了也是活该，呸！活该和我们一样挨饿！”

“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不肯走，便杀光他们！”

“这镇外的土地也是你们的不成？要打便打，哪来忒多废话！”

文滢月低声问：“镇长呢？”

江小花怯怯道：“爷爷他病倒了，起不来……”

文滢月翻身下马，擎出腰牌走向两群人中间，扬声道：“诸位稍安勿躁！本官乃洛都大理寺司直，此次前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来，定会还你们一个公……”话音未落，外乡人群中蹿出一抹灰影，褴褛的袍布在风中泼喇喇一响，一点寒光直取文滢月喉头！

文滢月神色不动，在利刃临体的前一刻，伸出双指夹住了剑尖。来人由极动转为极静，露出一副见了鬼似的面容。江小花在路上给她介绍过这位江湖好手。这人名叫陈甲乙，外乡人。

也罢。文滢月默不作声地松开剑尖。

陈甲乙怪叫一声，人随剑走，骤然失形，化作一抹灰影围着文滢月飞转。她却双手负后，双眸似闭非闭，纯以感应避开快剑。众人惊叫声哽在喉头，只见雪滢滢的剑光舞成一个巨大的圆，而被裹在当中的人只剩残影，趋避宛若鬼魅。衣物毛发不断飞出，却始终未曾见血。须臾，陈甲乙落地还形，只有呼哧呼哧地喘气。

文滢月平静问道：“还打吗？”

陈甲乙不敢对视，掷剑于地。

文滢月环视场间，再问：“还有谁？”

无人应答。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无人敢答。

文滢月收回目光，向马匹走去。江小花不知何时已将那男孩拢在身后，他两腿发软，她却站得纹丝不动。

对上文滢月的视线时，她又变回了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

第四折 辨谎知真，知亦枉然

“姓名？”

“陈甲乙。”

“籍贯？”

.....

平安镇无有公堂，平日用的是江宅的厅堂。文滢月坐在上首，对着簿册一条条盘问，身边早有录事小心记下口供。

陈甲乙是凉州人，原是个小宗门的长老。某日撞见歹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人偷盗，情急之下将歹人误杀。当地知县不忍杀他，判了个刺配流放，又暗地里中途将他放了。白云苍狗，令人唏嘘。

“住在平安镇旁的外乡人可有私藏粮食？”

“没有。”

文滢月蹙眉想了想，点点头，身边录事便记录下来。

这人说了句没有，文司直就信了？江小花十分疑惑，但也只有再给文滢月端上新沏的茶水。

文滢月沉默了一会儿，换了个问法：“你见过平安镇的火。五年前那场，你在场吗？”

“在。”

“你当时是否试图阻止过？”

陈甲乙沉默了很久。“没有。”

文滢月蹙眉想了想，点点头。

陈甲乙忽然抬头，眼里精光慑人。左右镇民以为他又要暴起出手，连忙将他按住。陈甲乙却不挣扎，嘶声道：

“五年了，我一直都在痛悔！司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是我烧了平安镇的粮仓，也是我动手袭击大人，请大人就这样把我押往大理寺的死牢，让这件事有个了结！”

文滢月毫不犹豫地说：“你撒谎了。”

陈甲乙沉默。

文滢月忽然露出很疲惫的眼神，靠在椅背上，低低地笑了两声。

“小花，你是不是从刚才就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我只让他回答‘是’或者‘否’？”

江小花低着头，“是的，我觉得被审的人说得越多，才更有机会从证词里听到真相。”

“是啊。但我天生有一种异能，只消是我亲口所问，世间无人能在我面前说谎。”

陈甲乙木然地望着她。

“人的呼吸、心跳、面色，在说谎时都会有所变化，以你的修为，分辨谎话大概能十中七八。但这种事不全和修为有关。我从六岁开始，就从未错过任何一条谎言。”

她顿了一顿。

“小花，你觉得，一个人拥有了一双能辨真伪的眼睛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之后，他人对他撒的谎会变多，还是会变少？”

“会变多。”

“是啊。隐瞒也是一种谎言，而我的眼睛再好，却也是辨不出来的。对于一个决意缄口不言的人来说，我又能做什么呢？”

“陈甲乙。公然袭击大理寺官员是死罪。所以，像你以前做的一样，改一个名字离开这里吧。”

文滢月目送他走出厅堂。她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抓不住。她知道陈甲乙心里有一个答案，一个她只要再逼一步就能得到的答案。但那个答案被一个人的痛悔和另一群人的生计裹着，她拆开它就会伤到里面所有人。

求败。她忽然想起师父的话。也许败就是这个意思：你什么都能做到，却发现你什么都不该做。

第五折 碎茶余烬，暗火百年

诸人散去，江宅的厅堂内只余两人。蜡炬也都撤去，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面对面都看不清彼此的表情。

“小花。”文滢月沉默了片刻才开口，“平安镇最好的茶，竟然只有碎茶了吗？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在想，平安镇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江小花惶恐地便要跪下去，文滢月走过去抱住她。

“你不用这么对我啊……我并没有大你几岁。你叫我姐姐吧。”

“文姐姐……”江小花小声说。

文滢月拍了拍她的背。“我本以为，平安镇即便没有洛都富庶，但也应该相差无几。但是今天看过来，你们和外乡人关系僵硬至此，怕是你们若拿出足够他们吃的粮食来，自己便活不下去了吧？”

江小花趴在文滢月的胸前，揪着她的衣襟哭得很凶。两个人就这样坐在黑暗里。过了很久，江小花的哭声才渐渐收住了。

“文姐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江小花闷声问。

“因为我知道一个人扛着很多事情是什么感觉。”

江小花等着她说下去，但文滢月没有再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见过镇长。”文滢月躬身行礼。

“不敢当。”江清玄亲自为文滢月看座。“装病不出一事全是我的主意，司直万勿怪罪小花。”

“不会。”文滢月微笑。

“明白了。”江清玄也笑了笑。“司直既然来了，我也不敢再打哑谜。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尽数告知司直。”

根据江清玄的叙述，平安镇的大火每次都在夏收之后，白露之前。每次都精准地焚毁了粮仓。

“那年小花你还没出生呢。”迟暮老人用宠溺的眼神望着孙女。“第一场火的时候，我还年轻，也略有点修为。那场火和后来的不一样，来得又猛又急，粮仓满满当当，一粒谷子也没来得及搬。我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乡亲们用来活命的粮食。从此就落下了病根。”老人伸出枯瘦的右手，向文滢月示意，也许亦在示意自己无意反抗。

文滢月搭住他的腕脉，指尖停了一停，欲言又止。

江清玄不以为意。“报应罢了。况且老头子我活了这么久，也该死啦。”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江小花又低声哭了起来。文滢月悄悄在几案下握住她的手。

文滢月问：“镇上的东西……都是外面来的商人在卖？”

“司直也去看过了。”江清玄点了点头，沉吟片刻。

“三十多年前，洛都来了一批大商号，出价五倍收镇上的麦子。镇民从没见过那样的价钱，不出一年，菜田改了麦田，果园也改了麦田，连山脚的荒地都开出来种麦。消息传到外头，不少人跟着来了。逃荒的、犯了事走投无路的、单纯听说这里能挣钱的年轻后生，什么人都有。镇上正缺人手，来者不拒。那几年大伙儿搭伙做事，处得不错。司直在镇外见到的那些人，好些连孙辈都有啦。”

江清玄停了一停，“后来商号翻了脸。收麦的价一年压一年，卖进来的东西却一年贵一年。平安镇四面皆山，车马难通，洛都的达官显贵又封死了进出的商路。想改种别的翻不回来，想走也走不了。镇民的田和祖坟都在这里，外乡人拖家带口，老家也早就回不去了。就这么困在里头了。”

文滢月沉默片刻。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三十年，洛都从来没有过问？”

“洛都？”江清玄笑了一声。“平安镇的麦子年年按时送到，他们过问什么？烧了就再种。横竖饿的不是他们。一直到这回，贡饼供不上了，圣上过了问，这才有了司直你。”

贡饼。平安饼。

“这些年，镇上和外乡人的冲突愈发激烈了。”江清玄接着说，“从第二场火开始就有流言。一批人谩骂另一批人，另一批人再谩骂回去。每一场火都是往他们的愤怒上添油。我也试过化解，但被愤怒蒙了眼的人，做什么说什么都是错的。其实，因为他们认为我偏袒外乡人，我这个镇长也早就有名无实啦。”

“世道本就如此啊。”文滢月应和。

“司直挺有意思，说话的口吻倒像是和老头子我一般年纪。”江清玄微笑。

“晚辈读得多见得少，让您见笑了。”话是谦逊的，语气却不是。矮桌上的茶水氤氲起水雾，模糊了她的眼神。

“既然司直这样说，我也颀颜自称长辈说两句。”江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清玄正色道，“要说让镇上这些人重新过上安宁的生活，只怕必须将整个平安镇推倒，重新来过。司直你、老头子我都做不到。甚至，整个大理寺都做不到。”

“您不希望这件事水落石出。”文滢月低声说。

“是。司直不妨随意选一人，就说此人是一切的主谋。这样至少好过在这里折腾一番，最后还是做出同样的事。”

江清玄能感觉到，对面的年轻人初次不再收敛锐气，如同一柄将要出鞘的神锋。少女的怒火几乎有形有质，茶杯上蒸腾的雾气倏忽两分，宛若一柄巨大的刀刃冯虚现形。

“司直想要找出真相很容易。但找出纵火之人之后，司直又会如何去做呢？”江清玄抿了一口茶水，“毕竟，司直是想要拯救苍生的人啊。谁年轻时，不曾想要拯救苍生呢？”

文滢月沉默片刻。“您说什么也太迟了。我已经在这里，我就不会视而不见。”

江清玄微笑，不再多劝。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第六折 目及皆苦，旧痕如诉

连着碰了两次钉子，文滢月暂时只和江小花在平安镇里四处走动。

她特意避开粮仓田野等紧要处，只在镇子里东走西看，无视千夫冷眼。镇民认为她是外乡人一方，外乡人认为她是镇民一方。文滢月处之泰然，心中却在记：谁的目光是恐惧，谁的目光是愤怒，谁的目光是藏着什么。

三天后，她才去了粮仓遗址。

断壁颓垣间已经长出了杂草，墙根堆着半人高的灰烬。她蹲下来捻了一撮灰，在指间碾开。灰烬很纯，是秸秆和木料烧成的，没有谷物焦糊后特有的黏腻和酸气。她又捻了一撮，又一撮，从粮仓的东角捻到西角，手指上全是灰。粮仓的灰里没有粮。

她闭上眼，伸出掌心感应。残存的气息很微弱了，一个月的风雨将大部分痕迹洗去，道法气息又用极高妙的手法藏了起来。

并非天火，也并非人火。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是符火。控制精准、边界清晰的符火。

她睁开眼睛。按理说没人能发现的，什么也查不出。大理寺的绝大多数人确实查不出。可是她是文滢月。

那么，文滢月查出来了。然后呢？

她去了镇内的集市。

该叫集市，其实只是几间歪斜的棚子，一个老妇人守着半筐蔫了的菜叶，旁边是个卖杂货的小贩，货架上零零散散几样东西，每一样的标价都高得离谱。文滢月拿起一小袋盐，问了价。小贩报了一个数。她心里换算了一下，同样的盐在洛都只要三分之一的价钱。

“镇上的东西一直这么贵？”

小贩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旁边的老妇人替他回答了：“外头的商人来，就是这个价。不买也成，反正别处也没有。”

文滢月听出老妇人说的是真话。

盐贵三倍。她又扫了一眼棚子里的标价，默默算了一笔账。油、布、药、铁器，只会更贵。而麦子是镇上唯一能换钱的东西。吃一斤麦子，就少换一两盐、一尺布。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做饼的人做不起饼。

她又走去镇子东边。

一个年轻妇人坐在门槛上补衣裳，身边放着半碗稀粥，碗边趴着个三四岁的男孩，正拿手指蘸着碗底的粥渍往嘴里送。文滢月上前搭话，问起大火那夜的情形。

妇人说：“我家当家的那晚不在镇上，去山里砍柴了。”

谎话。

文滢月看着她。妇人低着头，针线穿得飞快，手指没有抖。她在说谎，但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告诉文滢月：别问了。

“你家当家的几时回来？我可以过几日再来。”

妇人没抬头。“不知道。”

又是谎话。文滢月看到了门槛里面的另一个孩子，稍大些，五六岁模样，正瞪着大眼睛望着她。那双眼睛又亮又警觉，像一只随时准备逃跑的小兽。

她知道这个妇人的丈夫那晚做了什么。那晚所有的壮年男人都做了什么。她只要再问一句就能拆开这个谎，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拆开之后，坐在门槛上补衣裳的妇人就是衙门里的犯妇了。蘸碗底的男孩和门里的女孩会失去父亲，也许也会失去母亲。

“打扰了。”文滢月说。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从怀里掏出几枚铜钱放在门槛上。妇人没有看她，也没有伸手。

文滢月走了。走出很远之后她回头，看到那个五六岁的女孩已经把铜钱攥在手里了。

她什么都看得见。她什么都做不了。她从未如此期望，自己没有这双辨谎知真的眼睛。

她又去了外乡人的草屋。

走近了她才注意到，这些屋子并非全是草搭的。有几间已经换了石基，门前辟了小小的菜畦，角落里晾着补了又补的衣裳。这不是临时的落脚处。

一个老汉坐在屋前的石头上，膝头坐着个牙牙学语的女孩。老汉看见文滢月，没有躲，眼神很疲倦。

“三十六年了。”老汉说，好像看出了她想问什么。
“我是头一批来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文滢月在他对面蹲下来。女孩好奇地瞪着她腰间的红剑。

“她娘是镇上人。”老汉摸了摸孙女的头。“生她的时候没了。镇上的亲戚不认这孩子，说是外乡人的种。”

“陈甲乙走了之后，你们怎么样？”

“少个能打架的，多挨几顿打罢了。”老汉说，“姑娘是大理寺来的吧？我们不指望什么。就想让你知道，这里头的人不是强盗。”

文滢月看着那个女孩。女孩从老汉膝头滑下来，像小鸭子一样走到她跟前，仰起脸来：“妈、妈。”

文滢月摸了摸女孩的脸，未做回应。

傍晚时分，她独自绕到了粮仓遗址后面的山坡。坡上有一棵枯死的老槐树，树身被雷劈开了一半，另一半还勉强立着。她本来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一坐，却在走到树下时停住了。

枯树的树皮上，有人用刀刻了一个小小的符号。

那个符号她认识。是大理寺卿的私印。师父写私信时落在信尾的那个，像一座倒悬的山。她跟了师父这么多

年，绝不会认错。

师父来过这里。

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以什么身份来的。但他来过。他在粮仓后面的山坡上站过，用刀子在树上刻下了他的记号。这意味着他早就知道平安镇的一切：大火、粮食、外乡人、三十年的苦难。他全都知道，然后他等了一个月，把她送来了。

不是因为什么人间疾苦。甚至不是因为皇上没有饼吃而天子一怒。

竟然，只是因为他需要她来这里。就像他需要师兄去河东查盐铁案。

求败。她忽然觉得这两个字冷得像冰。

“文姐姐，天快黑了。”江小花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上来，安安静静站在她身后。

文滢月没有回答。她盯着枯树上的刻痕出神。这几天她走遍了平安镇的每一寸土地，她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外来者。但师父的印记告诉她，她不过是棋盘上最后落下的一枚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小花。”文滢月的声音忽然有些不稳。“你信不信，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信。”江小花毫不犹豫。

文滢月转过身来。暮色里她的表情看不真切。她的手指上浮起一道细小的火苗，在昏暗的山林间映亮两个少女的脸。

“十二岁那年，我回到家只见满屋的血。”她的语调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父亲守在母亲的卧室前，到死都捏着法诀。他们从后院攻进去先杀了母亲，再从背后用箭射死了父亲。原来是玄阳观主和洛都的一位大官起了冲突，大官从长安调来皇城禁军，一夜之间杀掉了玄阳观所有人。”

火苗在她指间无声地跳动。

“父亲从来没教过我南火真融。但是那天开始我就会了。后来，洛都有座宅邸无故起火。那个大官就‘意外’死在火海里。”

江小花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事情闹得很大，知府本来要杀我，但大理寺卿保下了我。我一直以为师父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但是今天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我看见了他留在这棵树上的记号。他来过这里，他什么都知道。”她低声笑了一下。“从小到大，应该保护我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保护过我。”

江小花想了想，有些胆怯地伸出手去，抱住了文滢月，笨拙地拍了拍她的背。

“走吧。”文滢月轻声说。

第七折 红衣夜行，月下朱云

又是月到中天。又是白溶溶的月色，又是促织低鸣。
又是三更，又是平安镇诸事太平。

或者至少，表面上很太平。

水面下的暗流涌动，对洛都那些随时都吃得上平安饼的达官显贵们而言，自然算不上不太平。

文滢月独自走在平安镇畔的山腰，初次遇见江小花的地方。山头的丹桂星星点点缀在幢幢的树影里，又是令人沉醉的香气，又是令人不快的焦味儿。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只是此夜无风。

火裙红剑，她没有穿大理寺的斗篷。她的容颜明丽慑人，她的身段能让哪怕一个女人都怦然心动。只是此夜唯有月光能够见得。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用了十天走遍平安镇的每一条路，灰烬里没有粮，符火的痕迹指向一个她早已认出的人。她不需要再查下去了。但真相大白之后怎么办？把一个为了救全镇人才纵火的女孩押回大理寺，然后呢？平安镇照样种麦，洛都照样吃饼，商贾照样加价，下一场火照样会来。

她想逼那个人自己出来。

平安镇依旧在沉睡。酷烈的暑热业已退去，三更天更是凉爽。从田埂上望去，芜杂杂的秸秆早已在先前的火灾里烧却，却不显得萧条。待到镇民犁罢肥田，白露时节又能播种新一年的希望。

“好一片太平景象啊。”文滢月低低地叹息着。

文滢月缓步走动。她像是一团大红的火，平安镇四面皆山，她却如履平地。她在山腰上行走，围绕着整个平安镇行走，所到之处，草木偃伏，不得沾身。她背后留下绵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延的不灭的火痕，但那些火焰不扩散也不点燃草木，仿佛月光才是它们的燃料。

她正以自己的身躯，自己的火焰，画一个巨大的符。

文滢月低头走过最后一片倒伏的草地，大阵首尾相连，一笔画完。月光里，火焰在某种奇妙的共鸣里，由红转橘，由橘变黄，最终化成刺眼的炽白。文滢月最终站定，高举双手，她自己也化成了炽白色的火炬。

她深吸一口气，高声诵起祝火的咒文。烈焰应声扶摇直上，而后卷动着缓缓四面推开去。咒文将尽未尽——

一道无形的力量自夜空压落。所有的火焰黯淡了。

文滢月扬起脸，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神色。夜空中那个御风的小姑娘哭得浑身发抖，身周的五色符篆却严阵以待。

文滢月柔声道：“果然是你。还是逃不过啊。”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第八折 五色飞雪，真凶何罪

“文姐姐，你是不是真的要烧了平安镇……”江小花绞着指头，但周身盘旋的符篆依旧严阵以待。她在害怕，在颤抖，但是一步不让。

文滢月向夜空中伸手，笼罩整个平安镇的火法乖巧地一圈圈缩小，被她摄进掌心。她用双手揉了一揉，光焰便消失了。文滢月露出幼嫩的橘色掌心，示意大阵已被毁掉。

危机解除得太过突然，江小花愣住了。她撤掉了御风符，宏大的气势在她落到地上时就消散了，变回那个永远怯生生的小女孩，任由文滢月把她抱进怀里。

“放心了？”

夜空里无形的波动消失了。江小花撤掉了所有的符咒阵法，在文滢月怀里哭得梨花带雨。“文姐姐……全都是我……都是我……”

“别着急，我帮你说吧。”文滢月低声道。

“三十年前第一场火是真的，烧掉了所有的粮食。但

那之后活下来的人明白了：洛都不在乎谁死谁活，只在乎小麦交不交得上来。”

“所以从第二场开始，火就变成了假的。”

“这一次是你。你以隔音、障目符环绕粮仓，而后纵火。被烧掉的是堆满秸秆的粮仓。粮食早就被藏起来了，不然以洛都的重税，他们都要饿死。外乡人也早已和镇民谈好，到时伪作声势。最后，转让田地，装作死掉了很多人。”

江小花在哭音里挤出一个嗯字来。

“我初见你时助你调理心神，就觉察了你的道家修为。粮仓灰烬里藏符篆痕迹的手法很高妙，可惜你法力不够。我一开始，就全都猜到了。”

江小花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她。

“你也早猜到我猜到了呀。”文滢月低声道。“你这孩子，将来修为一定不逊于我，又聪慧若此，只可惜太是软弱了，不然我真的很想要你来大理寺陪我……我也很寂寞呀……”

她的声音忽然很轻。“可是知道了又能怎样？我把你押回洛都，平安镇明年还是种麦，洛都还是吃饼，商贾还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是十倍加价。下一场火还是会来，只是放火的人不是你了。”

找出真相很容易，只是，又如何呢？她又想起镇长问的那个问题。

她又叹了一口气，做出了决断。“你随我来大理寺。改个名字。我将会毫无保留地帮助你。”

江小花止住抽噎，低声道：“只怕已经太晚了。”

文滢月闻言一凛，这才意识到身边有第三个人！方才心情激荡之下竟然不察，反倒是怀里的小女孩先一步感应到。

江小花明明还是一脸畏怯的表情，但目光坚定。她手上五色符箓环绕，一连串屏障凭空浮现，层层叠叠挡在自己和文滢月身前。那些屏障为来人的剑光所切碎，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纷纷扬扬落在地上而后消散。但屏障碎裂的速度实在太快，地上片刻就积攒了厚厚一层碎屑，宛若堆雪。

“洛都江氏的大五行真诀，小丫头年纪轻轻，就有令祖八分神韵，难得啊。”一把嘶哑难听的嗓音响起。来人嘴上说得客气，手下却不稍停，剑气已逼至江小花面颊之

前。

第九折 以民为题，苍生刍狗

文滢月执剑在手，吐气开声，连剑带鞘向前挺刺，硬生生和来人对了一剑。挣得间不容发的一霎，已足够她左手捏个火诀，一蓬烈焰应手而出。那人一个筋斗倒翻出去，落地时身形方才显露，是一张平平无奇的中年人的脸，除了眼角镌刻着深深的鱼尾纹外，几乎没有什么能被记住的特征。

“文丫头，好剑。”中年人笑了笑，还剑回鞘，向后退了几步。

在他背后，一个胖子吃力地爬上了山路，气喘吁吁的，一看就身无内功。

文滢月的脸色一瞬间变得铁青。

“文姐姐，他们是谁？”江小花扯了扯她的袖子，才发现文滢月身体僵硬，周身都是破绽。

“和我交手的人姓李，大理寺的。”文滢月的声音发紧。“后面那位……是大理寺卿。我的师父。”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不甘。她心里名为不甘的火在燃烧。再给她三年，她一定能赢过面前这人。

她的敌人不是面前之人，是时间。

“滢月啊。”胖子好不容易没那么喘了，这才开口说话。他先看了一眼江小花，又看了一眼远处粮仓遗址的方向，最后目光收回来，落在文滢月身上。那个目光的移动方式不像一个师父在看徒弟，更像是一个人在逐项确认一份清单：地点，样本，环境参数，一切就绪。

“我在。”

“这次派你来之前，我跟你说过，这次的案子会和以往很不一样。我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

“是。”

“这是第一个。再有之后两次，凑足了三次之数，我就会向皇上上书，推荐你接替大理寺卿一职。当然，前提是你的心志不会在此之前崩溃。明白了吗？”

“三次？”文滢月从牙缝里挤出声音。“上千人的人命，上百年的苦难，在师父您眼中都算什么？都只是我们的试炼场？河东的盐户、平安镇的百姓……他们的苦难被您称好了斤两，分成三份，一份一份喂给您的徒弟们

吃？”

她想到了那个符号。枯树上师父的私印。他来过这里，他早就知道一切，他甚至知道她会知道。他挑选了这个地方，就像挑选一间考场。

大理寺卿没有否认。他的脸上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像一个正在记录而非打算回应的人。

“你身边的女孩触犯了庆律。李兄会按照我的命令将她带走。我期待你的应对。”

“好。”

文滢月拔剑出鞘，心下一片冰凉。

古剑朱云的剑刃竟然是焦黑的。但少女宏大的法力奔涌而入，于是焦炭燃了起来，陡然转为炽白。烈焰轰然迸射，三尺朱云现在是七尺的双手巨剑了，高过身材颇长的文滢月自己。

空气扭曲变形，热浪向四面翻涌。她手握烈焰，十指冰凉入骨。

“李叔！”文滢月隔着炽烈的火焰，不抱希望地扬声喊道，“您也清楚，带走她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只会给平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安镇带来更大的灾难！”

“愚蠢。”大理寺卿毫不留情。“我们是大理寺，大理寺是律法，律法是陛下手中治国的刀。滢月，你以为一把刀能流出泪来吗？”

中年人嘶哑地说：“带不带走她，这片大地的苦难并无分别。”

于是，文滢月化作了一轮太阳。

第十折 古剑三鸣，折翼焚天

江小花以手掩口，瞠目结舌地望着文滢月将四下里照得如同白昼。

文滢月身随剑走，火裙红剑带着绝大的意志轰向面前的绝世高手。

“好。”中年人赞了一声，初次显现出认真的神色，与文滢月对了一剑。火浪四溅，他恍若无事，文滢月却嘴角溢出一缕鲜血，双眸暗红，单凭一股心力悍然转身，带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着古剑朱云飞旋一圈，再度撞上他无罅的守势。

二度交击，文滢月一个鹞子翻身，越过那人的头顶。她心知机会不多，全力催谷，连剑鐔都扩张至一尺。她一声清啸，如同一只火凤凰振翅而起，手持巨剑，身若流星，发起最后的突击。

中年人双手并举，宛如举起一柄同样巨大的虚剑，挟带惊人的气势硬接了她这剑，声若洪钟大吕。极招过后，他向后连退几步，将剑顺势往地上一带，将劲力化消于无形；文滢月却是一步未退，她能作出反应之前，剑气已然贯体，透背而出，衣衫扯出裂口，带出些许血沫。江小花慌忙跑上去，文滢月软软瘫倒在她的怀里。

古剑朱云早已熄灭了，回复了原先三尺的长度。文滢月握持不住，朱云坠落在地，发出空洞的响声。

文滢月浑身颤抖，反手抱住江小花，忽然流下泪来。江小花惊讶地看到，一直无比温柔无比强大的文姐姐竟然哭得和之前的自己一样，丝毫不顾任何的形象。她的身体蜷起来，一边哭一边剧烈地咳嗽。剧痛贯穿全身，三剑的反震让她所有的法力一起逆走，身体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大理寺卿看着这头受伤的幼兽，她眸子里流淌着不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灭的火，那是年轻人初次明白这片大地的真相时爆发出的绝大愤怒。这片怒火是这个时代的希望，也是这个时代的绝望；也许可以化作指路的光明，也许会毁灭一切，也有可能风一吹就熄灭了。他沉默着，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久。他的眼神里有一样东西，不像担忧，更像一个人在确认一枚果实是否已经熟了。

只有文滢月的哭声渐渐低落下去，她艰难地倚靠在江小花的肩上。

两个小小的少女互相扶持着，最终还是站直了。

第十一折 残局难收，一诺廿年

江小花反倒是沉着起来，伸出双手：“文姐姐，带我走吧。”

“不……”文滢月的哭音还未完全消退。她死死地盯着大理寺卿。“等一下。我明白了。”

大理寺卿说：“你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您觉得我一直以来都太过于倚仗自己的武力了。您今天来，根本没有给我动手的机会，但您会给我开口的机会。”

大理寺卿点了点头。“是的。你可以试着说服我。”

文滢月深吸一口气。

“此事的原因，在于律法的缺陷。”她尽可能审慎地开口。“无罪的人在律法之前有罪，而有罪之人钻得律法的空子，自然是律法之错。但哪怕是您也无法更改律法。律法终究会有漏洞，而补上漏洞需要很多时间。”

“不错。”

“所以我能做的，不是改律法，也不是抓人。是让平安饼不再值钱。”

大理寺卿挑了挑眉。

“我要让洛都周围所有能种麦的田，都种上平安镇的麦种。以大理寺的名义低价出售平安饼，饼不稀罕了，商贾便没有理由加价。谁也别想再靠这张饼从百姓手里多刮一文钱。”

“他们不能从平安饼中捞钱，自然会转去别处。你当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何如？”

文滢月没有回答。

她以前会回答的。她以前会说“他们的手伸向哪里我的刀就砍向哪里”之类的狠话。但她在平安镇走了十天，在灰烬里捻了十天的粉末，她知道狠话救不了任何人。

“我不知道。”她说，“但我会去做。一步一步地做。做不完的，留给下一个人。”

她顿了一顿。“就像您对我的前任做的那样。他没做完，您就换了我。我做不完，您再换下一个。是不是？”

大理寺卿没有回答。

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不像被戳中了什么，倒像是她的话落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连回声都没有。

“好。”大理寺卿最终说了一个字。然后他转过身去，吃力地往山下走。中年人跟在他背后，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甚至没有回头看她一眼。像一个收工的人。

文滢月望着他的背影，忽然发现自己从未真正认识过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这个人。他收养她，教她武功法术，容忍她的一切任性。她一度以为他是这世上对她最好的人。但此刻她看着他笨拙地走下山坡，脂肪堆积的身体在月光下显得臃肿而陌生，她意识到，十几年来她从未见过他对任何一件事情流露出真正的喜怒。

“文姐姐。”江小花轻轻扯了扯她的袖子。

文滢月低头。江小花的眼睛里映着月光，也映着她。

“我陪你。”江小花说。

历史

“明景之治”，是庆朝历史上难得的治世，长达六十余年。但六十年的太平是从庶民身上一文钱一文钱攒出来的。攒得动，史官便写一个“治”字；攒不动了，便换个字。

文滢月以大理寺的名义在洛都低价出售麦粉。起初人们还嘲笑大理寺连个火龙烧仓都查不明白，但很快平安饼的麦香飘遍街巷，饼铺排到了城门外，城郊的农民都买得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起。平安镇的商路通了，盐价降了，孩子们长个头了，能跑到镇外的山上去摘野果了。后来她接替大理寺卿，又做了许多类似的事，件件逾越了大理寺的职分。朝廷将她明擢暗降为刑部侍郎，成为庆朝官职最高的女性，大理寺卿由江小花接任。

说书人最爱传诵二人的故事，只可惜酒楼茶肆的听客注意力永远放在二女容貌怎样、胸围若何这等香艳的细节上，故事本身反被涂抹得愈发离谱。

好景不过二十年。景宗末年，户部增发纸币，物价飞涨。曾经排到城门外的饼铺倒了一半，剩下一半改了名字，卖给达官显贵，一张饼标出金价来。文滢月入刑部之后，大理寺便再也压不住户部。江小花辞官那年，洛都下了场大雪。她裹着件旧斗篷出城，没有人送她。城门口新开了一家饼铺，匾额上写着“平安贡饼”四个字，金粉描的，据说是某位侯爷新近的产业。

再后来，平安镇的田里不再种麦了。洛都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过一个叫平安镇的地方。他们吃着用别处面粉做成的“平安饼”，觉得味道也就那样。有诗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金粉新描匾额寒，当年饼铺半凋残。

面非此地千筛雪，料是他乡一味酸。

城外飞花湮古径，井前皓月照空阑。

行人只道寻常物，旧饌如今入梦难。

明景之后，庆朝再无治世。这个庞大的巨人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了二百余年，方才死去。史书翻过一朝又一朝，只有那白花花的银两不变，也不在意是谁的手在数它。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小说组佳作奖

困于无风地/

李泽全 新加坡社科大学

序章 · 白幔

风半夜就起来了，吹到天亮都没停。

凌晨的雾很厚，沉沉压在德礼初级学院的楼宇上。天光被完全捂住，整栋教学楼陷在一片灰白里，没有灯，没有人声。长廊笔直空旷，风穿堂而过，在墙体缝隙里绕出低沉的回响，整座校园静得诡异，像提前褪去了所有人间烟火。

校门口被警戒线横向切断。蓝白绳带绷得笔直，在雾色里格外刺眼。警员静立两端，一动不动。风掠过绳带，轻轻掀动边角。地面铺着一块蓝色帆布，稳稳压住一道人形轮廓。偶尔风大一点，布角翻起，露出一截失血发白的手背，静静贴着冰冷的地面。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天色迟迟不亮。街边零星站着几个路人，所有人都默契站得很远。低语细碎，刚出口就被雾气吞尽。整条街道断了车流，只剩风反复扫过空荡的路面。

苏雨桐蹲在人群外侧的阴影里，校服拉链拉到顶，捂住大半张脸。她死死按住嘴唇，指节泛白。肩膀微微发颤，所有哽咽都被硬生生憋在胸口。冷风掠过耳畔，她望着那道僵死的警戒线，熟悉的校门，一夜之间变得陌生又冰冷。

第一章 · 空箸

陈建国开了二十三年德士。常年久坐熬夜，脊背弯成固定的弧度，肩颈的劳损常年不散。他话少，一辈子埋头吃苦，生活简单得只剩奔波与养家。他对儿子的期许也极简单：安稳读书，顺利长大，不必像自己这般劳碌奔波。

二十多年，他的叮嘱永远只有两句。

“好好读书就好。”

“学校还好吧？”

陈墨的回应永远规整、妥帖，挑不出半点错。

“还好。”

“没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他从小就学会了不让人操心，把所有情绪都自我消化，习惯性做家人眼中懂事、省心的孩子。

凌晨六点，夜色浓稠漆黑。深秋的风刺骨寒凉。陈建国的车刚驶出小区，车窗留了一道细缝，冷风灌进车厢，刮得人脸颊发僵。雨刷机械摆动，揉碎挡风玻璃上的薄雾，昏黄路灯在水渍里晃出模糊光影。车厢里只剩引擎单调的轰鸣，死寂沉沉。

手机忽然亮起，是妻子的来电。

听筒里没有哭嚎，只有干涩破碎的喘息，断断续续：“墨墨……墨墨他……”

林秀芳是执教二十余年的科学教师，严谨细致，处事规整。在外人眼里，她教子有方，家庭和睦，人生圆满。儿子陈墨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拔尖，品性温顺，一路顺遂，是所有人默认的优等生、模范生。

出事前一晚的晚饭，餐桌反常的安静。

不是温馨，是过度规整的死寂。

林秀芳特意做了石斑鱼和排骨汤，荤素摆得整齐。她依旧不停给陈墨夹菜，句句不离备考、排名、升学，语气殷切，却没问过一句他的状态。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陈墨眼底青黑深重，脸颊清瘦。他低头扒饭，筷子起落匀速，每一口咀嚼都轻重一致，像在完成一项固定任务。全程没有应声，没有抬头。

饭后他收拾碗筷，动作有条不紊，擦拭桌面反复三遍，摆放碗碟对齐边缘。厨房里的水流声单调回响，客厅里林秀芳刷着手机，屏幕光影明明灭灭，自始至终没有回头。

夜里十点，居民楼渐渐安静。隔壁电视的声响、楼下路人的闲谈陆续消散。整栋楼沉入寂静，只有陈墨的房间台灯亮着。

他坐在书桌前，反复整理书包。

拉链、拉开、再拉链。

习题册对齐书角，笔袋摆正，橡皮擦换到最顺手的位置。一遍又一遍，机械重复。

是一种过度平静里的轻微异常。无人察觉。

凌晨天色未亮，楼下传来一声沉闷的坠响，很短，很闷，转瞬即逝。

林秀芳听到了，只当是杂物坠落，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警笛声层层逼近，刺破清晨的宁静。她冲到窗边，看见校门口闪烁的警灯与封锁的警戒线，浑身瞬间失温。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她冲进儿子房间。一切整洁如初，书本、文具、床铺井然有序。台灯亮着暖光，纸面干净，笔端正摆放。

唯独没有人。

昨夜还温热的烟火气，一夜散尽，只剩满室冷清。

医院走廊惨白刺眼。林秀芳僵坐在太平间外，不哭不动，眼神空洞。直到丈夫赶来，她紧绷的情绪骤然崩塌。

“我从来没跟他讲过。”

“考不好也没关系，不读大学也没关系。我一句都没讲。”

她以为沉默的期许，就是包容。她以为孩子的懂事，就是坚韧。她从未意识到，无声的期待，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压迫。

眼泪砸落衣襟。陈建国抱住妻子，喉间干涩发堵。他一辈子只教儿子向前、争气、不落后，从来没问过他累不累，要不要停。

出事前三天的晚饭，是陈墨唯一一次失控。

席间父母闲谈旁人的竞赛佳绩，顺口叮嘱他切莫松懈。一贯温顺的他，骤然抬手扫落满桌碗筷。

瓷片碎裂，汤水泼洒一地。

他胸口起伏，眼底泛红，却没有争吵，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弯腰捡拾碎瓷，指尖被划破，血珠渗出，落在洁白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瓷片上。他浑然不觉疼痛，擦净水渍，低声道歉，转身关上门。

那之后，家里再无半句成绩相关的话语。

也再无半句家常温暖。

第二章 · 碎页

陈墨的崩溃不是断崖式崩塌，是日复一日、悄无声息的耗竭。外人看见的永远是规整、稳妥、温柔的优等生模样，只有细碎的日常细节，藏着他日渐失控的状态。

苏雨桐第一次见他，是去年图书馆的备考季。馆内坐满刷题的学生，笔尖摩挲纸面的声响连绵不绝，空气里裹着紧绷的焦灼。刚升中四的她跟不上课程节奏，知识点杂乱，正确率低迷，在书架间慌乱辗转。

陈墨主动上前，轻声帮她检索书籍、梳理重难点，条理清晰，耐心细致。末了见她眉头紧锁，轻声安慰：“不用紧啦，真的。”

那时的他，在所有人眼里，是天生情绪稳定的人。

后来两人常在实验室并肩自习，苏雨桐慢慢窥见他藏起来的破绽。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深夜实验室灯火惨白，他熬到极致疲惫，趴在桌面浅眠，眉头始终紧锁，得不到半点舒展。他常常握着温水静坐发呆，眼神放空，长久没有焦距。小组作业里，他永远包揽最繁琐的工作，交付的成果完美无缺，却会对着小数点、公式符号反复核对，偏执到近乎僵硬。

独处时，他的拖延愈发反常。十分钟能做完的基础题，他可以耗上一整晚。反复翻书、整理笔袋、起身踱步，做尽无用动作，唯独不肯落笔。空白纸面从天黑留到天亮，干净得刺眼。

但他的日子，并非全然是压抑紧绷。

有过失重般松弛的片刻。

某个周三傍晚，下着细碎小雨。放学人流匆匆奔走，有人狂奔避雨，有人扎堆抱怨天气打乱了回家计划，喧闹声此起彼伏。

陈墨没有走。

他独自站在教学楼的廊下，不撑伞，不赶路，也不刷题。就静静站着，看雨丝斜斜落下，打湿地面，晕开一圈圈浅淡水痕。

整整十分钟，无目的，无期许，无压力。

没有排名，没有竞赛，没有任何人的期待。他只是——
一个看雨的少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那一刻的松弛很轻，转瞬即逝，却真实存在。证明他不是天生沉郁，只是长久被紧绷裹挟，难得拥有片刻自由。

也正因有过这样的松弛，他后续的崩塌，才更显残忍——他明明触碰过轻松，却永远无法留住。

那天之后，苏雨桐隐约察觉到他的反常。她试着主动靠近，打破两人之间仅有的学业交集。

她找借口约他放学同行，借口请教问题拖延独处时间，甚至直白问他是不是状态不好、心里压抑。

每一次，他都温柔避开。

“没事。”

“只是有点累。”

语气平和，笑意浅浅，把所有汹涌情绪都挡在门外。

苏雨桐的试探，次次落空。她看得见他的疲惫，却触不到他的崩溃，终究只能做一个无力的旁观者。

大风天的操场看台，纸页纷飞。陈墨按住翻飞的草稿，声音轻得像自语：“雨桐，人如果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点，会不会轻松一点？”

苏雨桐笑着反驳，只当是少年随口感慨。

她不知道，那不是疑问。是他濒临撑不住的求救，隐晦又卑微。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晚霞漫天的傍晚，是他为数不多彻底松弛的时刻。橘红云层绵软温柔，晚风温凉，校园烟火喧闹。他抬头望景，眼底紧绷尽数消散，真切地笑了一瞬。

短暂的、纯粹的、无负担的快乐。

而后，一切重回重压。

A 水准出成绩前夜，苏雨桐焦虑难眠，发动态倾诉心绪。陈墨评论、私信宽慰，语气温柔平和。

“明天过后都会好起来的。”

这是他留给旁人的最后一句温柔。

第三章 · 旧榜

蒋弘文的书架深处，压着一张泛黄的竞赛合影。多年前零点五分的落差，是他毕生未圆的遗憾。执教多年，这份遗憾悄然沉淀，化作无声的执念。

直到陈墨出现。少年的天赋、自律与沉稳，完美契合他年少的模样。他不自觉将所有未竟的理想、对完美的偏执，全部投射在陈墨身上。

他认定，这个孩子能走完自己当年未能走完的路。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校园的排名、竞赛、分数线，层层叠叠构筑起一套无形的评价体系，推着每一个顶尖少年不停向前，不允许停滞，不允许失误。

蒋弘文清晰看见陈墨的衰败。

看见他眼底青黑日渐浓重，看见他刷题速度放缓、笔尖滞涩，看见他频繁失神望向窗外。

但他的惯性，只有督促。

巡堂路过，轻轻敲桌。

“稳住。”

“别掉状态。”

他把少年的疲惫，全部归因为松懈、心态不稳、状态浮动。

选拔赛前模拟卷，陈墨出现大量低级失误，卷面红叉刺眼。蒋弘文找他谈话，语气克制关切。

“最近很累？”

陈墨攥紧试卷，纸面褶皱，声音平稳无波：“还好，我会调整。”

他依旧习惯性掩饰，习惯性扛下所有落差与疲惫，不愿辜负师长的期许。

蒋弘文最后只留下一句，成为整场悲剧里最具误导性的判断。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你底子稳，只是短期心态波动，熬过去就好了。”

熬过去就好了。

一句所有人都信了的话。

没有人知道，他早已熬到了尽头。

选拔赛结果公示那天，走廊喧闹拥挤，欢呼声、叹息声交织缠绕。全班同学围在公告栏前，唯独陈墨留在空荡教室。

他对着空白黑板伫立良久，没有失态，没有哭闹。

只是反复撕纸、落笔、涂改。

窗台的习题册页脚，被他一遍遍写下“差一点”。字迹层层重叠，深浅交错。

差一点追上期待。

差一点圆满所有人。

差一点，放过自己。

第四章 · 邻风

林宇轩和陈墨对门住了十二年，童年四季，形影不离。骑车、闲逛、打闹、分享零食，日子简单又鲜活。两家邻里和睦，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一直并肩长大。

升学分流后，两条人生轨迹彻底拆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林宇轩的少年时光松弛鲜活，游戏、社团、好友聚会填满课余生活。考试失利可以重来，偷懒懈怠有人包容，容错率充足，活得肆意又真实。他的世界，允许不完美，允许松弛。

陈墨的世界没有容错。

倒计时、刷题、排名、竞赛，时间被精准切割，排布得满满当当。他的人生，被贴上优秀、稳妥、争气的标签，每一步都必须精准向前，不能偏差，不能停滞。

深夜的居民楼大半灯火熄灭，周遭寂静无声。陈墨常熄掉台灯，靠窗静坐，望向对面楼栋的暖黄灯火。

窗内是闲谈笑语、打闹嬉戏，是烟火松弛，是他从未拥有过的日常。

他不嫉妒，只是长久失神地望着。

偶尔楼道里会传来邻居的琐碎交谈，同学的玩笑打闹，鲜活的人间烟火，衬得他的房间愈发死寂。

出事前夜，夜风喧嚣，拍打着家家户户的窗棂。林宇轩戴着耳机打游戏，沉浸在热闹的音效里，隔绝了外界所有声响。

凌晨，楼道骤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与低语。母亲推门的一句告知，让他瞬间僵住，耳边所有热闹尽数褪去，只剩无边死寂。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此后经年，每一次楼道空寂，每一次电梯空载上行，他都会下意识看向对门。

那扇常年紧闭的门，再也没有开过。

第五章 · 冷证

林振声从警二十七年，见惯了猝然离别与人间遗憾。所有私人的崩溃、隐秘的痛苦，最终都会被规整的流程、冰冷的文书、标准的定论覆盖，归档封存，再无波澜。

清晨六点十二分，德礼初级学院出警记录。

现场干净得诡异。

天台入口整洁有序，书包、校服、习题册、文具一一归位，摆放规整。没有挣扎，没有混乱，没有仓促逃离的痕迹。一切都被收拾得妥帖完整，像认真结束了普通的一天。

取证、勘验、定性，流程规范严谨。高空坠落，当场身亡，无他杀痕迹。结论清晰、直白、无可辩驳。

唯有泥潭里那台碎裂浸水的手机，是唯一的例外。屏幕蛛网碎裂，机身浸满泥水，静静躺在冷硬地面，藏着所有被规则与定论忽略的私人情绪。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法证恢复数据，几段未发送的语音备忘录，被完整提取。

第六章 · 残音

午后三点，会议室窗帘紧闭，光线昏暗。空气凝滞压抑，无人言语。

在场的所有人，都只认识碎片的陈墨。

父母看见乖巧懂事，老师看见勤勉上进，学妹看见温柔可靠，发小看见沉默疏离。

没有人看见全貌。

林振声按下播放键。

少年清澈温柔的声线缓缓流淌，断断续续，带着未平复的呼吸滞涩。没有修饰，没有伪装，只剩最真实的破碎与无力。

“爸，妈……对不起。

我真的……撑不住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很乱，拼不回去。每天都很累，睡醒也累，没事也累。心里一直在耗，停不下来。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我不敢说。你们太辛苦了，为这个家付出太多。我怎么敢开口说我不行。

那天吃饭……我不该发脾气。对不起。

你们好好的就好。真的。

蒋老师，谢谢您。

我一直想追上您的遗憾，想替您走完那条路。可是我……

这条路太苦了，我熬不动了。很多时刻，我想停下来。我一直……撑着，还是不行。

您当年没有输的。只是我太没用了。

雨桐，对不起，我骗了你。

我总说我没事、不用紧，其实我自己，从来都过不去。

你很好，可以松弛，可以宣泄。别学我。

好好长大，替我看看轻松的世界。

宇轩，我很羡慕你。

你活得自由、真实，是我永远做不到的样子。

下次……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最后

我没有恨谁。

只是真的……

语音骤然截断。

尾音悬空，无终，无解。

一室死寂。

终章 · 回响

风从夜半吹至天明。

时序轮转，开学、月考、放假、重来。世间秩序稳固如常，没有人因为一场少年的离开，停下前行的脚步。

陈家饭桌依旧日日摆好三副碗筷。收桌、摆放、剩凉、空置，循环往复。席间沉默漫延，再也没有细碎家常。

蒋弘文依旧日日巡堂，温柔叮嘱疲惫的学生好好休息。他依旧期许每一个孩子前程坦荡。只是每次经过那扇空座位，脚步会下意识顿住半秒。

他终于明白。

有些“心态波动”，不是熬一熬就能过去。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有些沉默隐忍，不是懂事，是耗尽。

苏雨桐依旧温柔安抚每一个焦虑崩溃的学弟学妹，重复着那句“不用紧啦，真的”。

她治愈了所有人。

唯独治不好自己的执念与遗憾。

她无数次回想，当初若是再多追问一句，再多坚持一步，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可所有试探都被温柔挡回，所有异常都被归为寻常，她的无力，成了这场悲剧里无声的注脚。

林宇轩依旧和朋友说笑打闹，日子看似一如往昔。无人知晓，无数深夜，他点开置顶对话框，敲下细碎日常，次次看见红色感叹号。

他留着那个位置，留着一场再也没有回应的过往。

傍晚放学，楼道风大，试卷翻飞，人流簇拥奔涌，喧闹鲜活。所有人都顺着人潮奔赴松弛与自由。

只有林宇轩停了下来。

他站在喧闹尽头，望向五楼空旷的天台。

风声灌满耳畔，身后人声渐远。

他轻轻开口，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声吞没：“你其实，早就撑不住了吧。”

一句话，刺破了所有人长久的默契与回避。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学校的心理海报常年崭新，情绪问卷按时推送。大考依旧如期而至，少年们依旧埋首题海，匆匆赶路。

所有人都在这套既定的体系里奋力奔跑，自我消耗，循环往复。

有人施压，有人期许，有人误判，有人无力。

没有人做错。

可所有人，共同撑起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困住了那个最乖、最隐忍、最不会求救的少年。

只有风记得。

这里曾经有一个少年，整夜执笔，满心期许，步步紧绷。

终究，未曾落笔。

无人填补。

无人言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小说组佳作奖

南村^{1/}

程佩璇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村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严格来说，这里算不上一个村子，而是由一片低矮的老破自建房组成的聚集区。南村的四周环绕着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和隧道，在繁华的市区中突兀地挖出了这片破败的城中村。

我的记忆中，这里楼和楼之间挨得很密，水泥小路又窄又曲折，只够人推着自行车经过。倘若哪户人家开个门、开扇窗，就会把路堵得死死的。村里建房子就有了不成文的规矩，门只能往里推，不能往外拉。这些水泥小路不止要走人、走车，还要承受着载砖头的三轮和拉货的板车。一来二去，水泥路被压出了裂缝，没一块完整的地。人的脚、车的轮，路过就会被吞吃进去。渐渐地，裂缝中间被填补上了一些红砖和黑石，几次下雨水淹后，长出来杂草和青苔，当中藏匿着蚊虫和淤泥。

¹ 改编自老舍的《骆驼祥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抬头望天，防盗窗内伸出一节节竹竿，湿答答地晾满男女老少的衣服。电线如一团乱麻穿插在衣服堆中，铺盖成一张巨网遮住天空。这里没修路灯，赶夜路全靠街道边昏暗的赛博风招牌，上面写着某旅馆、某饭店，拉客的标语引向伸手不见五指的小路尽头。家家户户私拉电线、私修水管已成常态，一到夏天就集体断电，一到冬天就热水全停，精准过天气预报。

村里只有一条主干道可以通车，水泥路却只铺了一辆车那么宽。路在中间被垫高了，路边是下斜的土坡和低矮的芭蕉树。那时候私家车还不普遍，公共交通开不进村里。这样的环境下，顺其自然诞生了一批开黑摩托的。他们在各个公交站、菜市场 and 村镇之间拉客，赶车或接小孩的村民是帮衬他们最多的客人。因此车要开得快、开得稳，很考验技术，还要和客人打好关系，不然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南村像贴在文明城市电线杆上的一块狗皮膏药，有时恨不得一铲子平了它；但这也是众多打工工人唯一的去处，浮萍的根系在大城市的汪洋里错综盘绕。它们拼命向下扎根、抱团取暖，在海面上壮观地延绵几公里。

在我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带着我背井离乡，经历了绿皮火车一夜的颠簸，搬到了大城市来。他们先后辗转了好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几个地方，最后住进了南村的“人和出租屋”。这栋出租屋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背井离乡不过都是为了讨生活。城里的日子不好过，但能干的活也多。只要能吃苦，就比在乡下赚得多，更有出路，日子也更有盼头。南村这一带极其便宜的月租，让穷苦人在大城市活下去有了可能，也给城市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的眼中钉，却也是城市发展的螺丝钉。

人和出租屋是一座八层的小楼，最成规模、价格最厚道，可以长租可以短住，因此在南村小有名气。屋主四爷是本地人，年轻时打拼下来的积蓄换成了一块地，后来就有了这座自建房。靠着这块地，他又在其他地方盘了几处小作坊，后半辈子光收月租和分红就能过得很富足。我们羡慕他、嫉妒他，有时也不得不感谢他。没了人和出租屋，苦难的日子会雪上加霜。

四爷和所有本地人一样，就算有钱也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只盖八层，不是他没钱起高楼，而是再高就要安电梯了。出租屋四四方方填满了一整块地，一丝一毫都没有浪费。一层楼至少有几十户租户，被均匀地切割进几十平方米的房间。远远看去，整栋楼都是土色的，一个一个方形的窗口整齐排列在朝街的一面，外墙挂着七零八落的电线和从不能开的空调外箱，如马赛克一般虚幻。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我们家住在四楼，四爷带着他收养的女儿虎娣住在一楼。他们家常年来来往往许多人，是不大锁门的。顶楼租金最便宜，住的都是干苦力的人。我以前回家的时候，路过四爷的门口，总是偷偷朝里面张望一眼，觉得这么有钱的人一定住得比我们好。但后来才发现，他把自己的房间也割了出去，用几张帘子隔开，就能多出租几个散客的床位。那地方小得可怜，里面甚至没地方落脚，我也就渐渐没了好奇。

爸妈是四爷的租客，因此免不了要多多讨好，喊他刘公。一来他确实是包租公，二来也是敬重他。四爷与小孩倒是不生分，还会允许我们直接喊他“阿公”，也只有在这时，他满是横肉的脸上才会露出一丝笑容。想来也是因为他只有个捡来的闺女，身边长年冷冷清清，没有儿孙满堂的热闹。一直以来，四爷就是这栋楼里说一不二的话事人，像黑帮电影里演的那样。他在出租屋里守着一套严格的规矩，从不许房客赊账，但也没拒绝过房客借钱的要求。

多数时候他倚坐在家里的太师椅上，腰上别一串钥匙，脚上蹬着人字拖，手边放个冲茶的盖碗。太师椅后背是供奉关公的神龛和祖宗的灵牌，长年香火不断。他坐在关老爷前头，也是镇着楼里的租客——谁但凡拖一天租，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门上立马拴死胳膊粗的大铁链。我那时还很小，但都记得出楼前要恭恭敬敬地问好。倘若是卖菜的、做生意的小贩出摊，还会供奉一些蔬果和日用品。

对比四爷，虎娣在租客里的待遇就没有那么好，她常常是替四爷去收租的那个，嗓门大、脾气也爆，拍门的声音震天响。她的方言操着浓浓的口音，而租户们的普通话掺和着天南海北的乡音。但凡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她就横着脸谩骂两句。租户们怕她，但也知道她是靠四爷的本事。他们不敢惹四爷，却把怒气发泄在虎娣身上。表面上和和气气叫她包租婆，背地里什么难听的绰号都有。一听见她拖着锁门的粗链子，就知道哪户没及时交租的人家又要遭殃。她不生气的时候，也喜欢逗孩子玩，我也能讨要到一些她手里的瓜子和零嘴。

有时她开着小三轮从出租屋出来，就在门口的空地上绕一圈，随机指派一个孩子给她做翻译，陪她收租。爸妈知道后警告过我，别年纪小小做包租婆。那时候身边人家都不富裕，自行车已算高级，坐三轮车的机会更是不常有。我怎会不乐意捧着四爷的钥匙串，在三轮车的后座吹着风、围着虎娣鞍前马后。风声呜呜从耳边刮过，我举起手里的钥匙在风中摇，听着金属碰撞的声音。从前只觉得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有趣，却不知道这钥匙串摇一摇，就拴住了整栋楼多少租户的命。

后来我转学去了一所重点初中，我们一家就搬离了南村。我去外地读大学，渐渐与从前脱离了联系。某一年寒假，我留校时接到了父母的电话，四爷要办七十九¹大寿，务必要我回去。年前的机票并不好买，我掐着点腊月二十七上午起飞，希望能赶上晚宴。

下了飞机，才发现来接我的人是祥叔。他还是和从前一样，高大、沉默，头剃得光亮，只是脸颊明显消瘦了，颧骨下的疤痕清晰可见，体态也有些佝偻，失掉了年轻人的光彩。他似乎还没忘掉我，远远地从后视镜里看见我的身影，就立马下了车，拘谨地朝我点头。我本意不想麻烦他，他却早已习惯性地打开后备厢，从我手里把行李接过。那么熟练，他甚至没一句多余的寒暄。我站在车门前恍惚了一秒，决定坐到副驾驶座上去——我想我应当还算他的故人，而不是这个村子的客人。

祥叔和我父母一样，小小年纪就从乡下来城里讨生活，是同一栋楼的租客。他在工地上挑过水泥，也去服装批发城里扛过麻袋，踏实肯干，人也勤快，雇主们也愿意

¹ 刘四爷的生日：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中，刘四爷在腊月二十七过六十九岁生日。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多帮衬他。后来，他攒了钱就买了一辆摩托车，专门在公交站、村镇之间跑黑摩托。他的车永远擦得蹭亮，黑皮的座椅上没有黄土和尘。车顶的伞用料极好，台风天都不会被吹翻。他等客的时候从不鸣笛拉客、也不吆喝，只是有人来问价格他才闷哼地答一句。很多黑摩为了赚钱，会冒着风险抄近道、闯红灯，客人在背后坐着来回颠簸，饭都要吐出来。他不会，出发前说是多少价就是多少，摩托也开得稳当，在坑坑洼洼中如履平地。在这迷宫一般的南村小道中，他精准地记得每一个门牌，却从不坑人、不绕远道。从前父亲带着我出门买菜，时常帮衬他的生意，站在出租屋门口远远招手，他就极有眼力地开车过来。鸡蛋、豆腐和我这样的易碎品，往往被他们夹在中间，摩托开起来一点风也吹不到。每回坐他的车，我总是叫他把我托在空中“坐飞机”。他的手粗糙却很有力量，轻而易举就能把我举过头顶，再安放在车座上。准备开车之前，还会握一握我的小手，确信我拉紧了他硬邦邦的风衣外套。

可惜，祥叔买了车后不久，市区就开始严查黑摩托，道路上竖起了红蓝相间的警示牌，还加装了很多监控。一开始大家都不信有这么一回事，直到不少司机连人带车蹲了局子，黑摩托就转为地下。祥叔算是不走运的那个，晚上偷偷跑客，就在市区边上被交警抓了。他的车被收缴，

人也在局子里蹲了几天。等他出来以后，也试过想要攒钱再买一辆车，偷摸着去拉客。可是用工的人听说他有案底，都不肯再用他，攒钱的事也没了着落。

他还算走运，出了派出所后，村里的曹老师请他做自家的专职司机，还把自己的车租给他开。曹老师是村里少有的“土著”，在公办学校任职教书，为人和善、受人尊敬。曹老师的车不是本地牌照，许多路段有限行。不是像祥子这样的老司机，就很容易走错路耽误事。然而好景不长，这份工作他也没做长久。曹太太要超生二胎，带着家里的佣人高妈躲回乡下。曹老师一个人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车的需要，祥叔就这样没了工作。

汽车摇摇晃晃，把我从回忆中拉出。我还在好奇，这么多年过去祥叔的车技略有退步，车开得竟这样不稳当。我伸头望了望周围的环境，这确实快到南村的地界，但路况甚至糟糕过十年前。

我听说政府给南村重新规划了一番，本以为就能改善这里的交通。结果周边都在铺沥青、修地铁，让原本糟糕的路况雪上加霜。路挖了又挖，工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工期延了又延，验收之日却遥遥无期。原来这里沿街都是大排档，不少租户被哄着搬了店，等不到再开张的日子，就活不下去卷铺盖回老家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车贴着两人高的绿铁皮行驶，铁皮里面是工地，上面接着除尘的洒水管。傍晚西斜的日光混着昏暗的路灯，沿着漫天飞扬的烟尘、密密漂浮的水珠，无数次折射后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光斑。光斑笼罩着这座城中村，也投射在祥叔的脸上，他显得很平和、或是有点麻木。四周色调是昏黄的，空气里是熟悉的潮湿、发霉的土味。我的鼻尖识别出了它的气息，在日新月异的大都市，城中村的人、屋和气味，都没赶上时代的脚步。

我开口打破了沉默，我夸祥叔这车是他买的么，真气派。他嗯了一声，直直望向眼前的路，没有转头看我。

“二手的。”他下意识又补充了一句，“曹太太和两个孩子也快要回来了。”

这件事我有印象。曹老师在村里的公立学校教书多年，是我的老师，也是村里好几代人的老师。他学问大又谦和，方方的脸上皮肤有些松弛，一笑就堆起温厚的皱纹，因此极受村里人尊敬。曹太太再怀孕的事情，村里人都心知肚明，只是大家平时得曹老师帮衬颇多，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曹老师从前有个学生，在校时还算亲近，可当学生入了公职以后，二人便生了嫌隙。当时计划生育查得严，计生办的人也是在其位谋其取，学生吐露了一点风声，他们就闻风而动。因此，曹太太不得不躲回

乡下待产，曹老师还要赚钱养家，不敢声张，怕丢了工作。一家人就这样分隔许久，终年无法相见，孩子也不能名正言顺地养着，得管自己亲妈叫姨母。不过好在时过境迁，盼来了亲人正大光明团聚的一天。

“那四爷的寿宴你也去么？”我又朝他搭话。

他很勉强抽动了嘴角，像是在笑，又像是咀嚼着一番说辞，最后一切归于沉默。他没有给我一个回答，但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失言，不敢再搭话。我看着路灯在他脸上闪过影子，一遍遍明亮后又暗淡。他许久不曾开口，脸上也不再情绪变化。于是，我生出的愧疚被慢慢抚平，开始陷入长足的追问，是否有一件久远的闹剧被我遗忘。

十年前，四爷大操大办了六十九岁大寿。对租客来说，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母亲和出租屋内大部分女人都要去帮厨，忙上忙下一天，不仅不能去上工，自己累得饭也吃不了一口；父亲则要去前厅喝酒应酬，还要挖空心思备一份礼贺寿，一下花出小半月积蓄。

过去了这么久，宴席具体办成什么样子我早已记不清。但我清楚在宴席快收摊时，四爷和虎婶就敲锣打鼓地吵了起来。具体吵了什么我没听见，母亲第一时间就把四处撒野的我拽进了家门。只是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在人和出租屋里见过虎婶，四爷竟然把她和祥叔一起赶了出去！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我不明白这中间的利害，几番追问母亲，她才鄙夷地说二人早就有一腿，虎娣未婚先孕了。

未婚先孕，这可是个带刺的禁忌话题！我想着虎娣真的怪可怜，未婚先孕被家里扫地出门，以前记忆里那些可憎的面目一下子变得柔和。父母那段时间却频繁拿这件事情教育我，无非也就是村里人口中说的那些，不知廉耻、不安好心。虎娣早就不知道和多少人厮混过，祥叔没有本地户口，人又年轻老实，自然会被相中做四爷的乘龙快婿、继承出租屋这块风水宝地。结果，四爷不肯肥水流落外人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从那时起，四爷再不敞着大门做个拦路虎，他丢了他的“虎”，没法拦路。他也丢了他的魂儿，没人再扯着嗓子催租户们交租。四爷年纪大了，干不动也不能闹气，我们也落得一个安心自在。虎娣似乎就这样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没人再关心她的后续。我们几个小孩子失去了零食的来源，倒显得比大人失落些。

日子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了好久，久到我们几乎快忘记了这件事情。直到警车鸣着笛开进了南村，但因为道路狭窄，停在了村口。他们的衣服颇为明亮、未曾染灰，和这里的色调格格不入。警察进了四爷家的门，一直谈到了

街灯亮起。第二天早上，四爷家的门破天荒开了，关公的神龛上笼了一层白纱。

虎婶的户口本一直被扣押在四爷这里，不管再怎么闹，她和祥叔没法去民政局结婚。没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虎婶怀了孕也没法去做产检，更不用说去医院待产。胎儿过大、胎位不正……这些在现代社会早可以避免的问题，却命运般成为了她死亡报告上的一笔。虎婶一开始死扛着没去医院，直到一只脚踏进阎王殿，已经来不及了——她就这样死在了急救车上。不过这样也好，邻居们往往讲完这个故事都晦气地唾一口，急救车可以直接拉她去殡仪馆，省得再出一份灵车的钱。事情过了好久，四爷家里也始终没有迎回虎婶的牌位。听说是祥叔不肯交出她的骨灰，或者他压根没钱买骨灰盒和墓地，把虎婶一把撒进了南村的臭池烂沟里。

时代的白纱也终于落在了南村头上。政府要革除从前发展过程中弊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诞生的灰色产业，已经不能被容忍。四爷的出租屋自然被列入了头号改造对象——出入户要登记身份证，消防设施要配齐，长租要走合约……四爷只得将出租屋外包给专业的公司，自己也搬到村子里的其他地方，不再蜗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大家都背地里笑话他，年轻的时候做黑帮，老来丧子还被“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家”。一楼被改成了门面房，出租给了一个小服装厂。我们房间里装上了天然气和热水，夏天晚上也能开空调，日子算是越过越好。只是以后再回家，再看不见关公的神龛、听不见那一串金属叮当的钥匙了。

车子进了南村以后变得顺畅，记忆中窄小的马路如今也焕然一新。马路极为开阔，祥叔的车又恢复了平稳状态，最后稳稳地将我放在了广场。除了道路，其他地方都没有怎么变化过。广场的正中央搭起了不锈钢的脚手架，镂空的铁架子中间张灯结彩，显出一种奇异的后现代风格。四爷穿着红马褂、拄着拐杖，坐在舞台上的首席。人和出租屋就正对着这个舞台，一楼的门大敞着，神龛又搬了回来，远远看倒成了舞台的背景，四爷和神龛供奉的牌位影像重叠在一起。四爷银灰色的头发梳在背后，看起来容光焕发。人们排着队与他道喜、送礼，颇有排场，他也凭借着老人的身份以茶代酒。我坐在广场远处的餐桌上遥遥望着这场热闹，发现一个生面孔坐在四爷身边，来人似乎还有点身份，年纪轻轻却让四爷敬让三分，前去敬酒的人也要敬他一杯。

饭桌是固定的，人是流动的。借这次机会，从前许久不见的人又都聚在一起了。众人几杯酒下肚，开始端着酒杯四处走走、与人叙旧。我随着父母去给曹老师敬酒，他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如今预备着把妻儿接回来的事，换了家私立学校工作，收入应当比以前更高，但是打扮得更为朴素了。曹老师拍拍我的肩，还是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时代的风波好像并没有改变他什么。大人们在推杯换盏，忽然有只微醺的手揽住了曹老师的肩膀。我父亲有些惊讶，本想拉开二人，曹老师却先将他迎着坐下。曹老师跟我介绍，这是从前计生办的孙组长，如今已经退休，边说还边往孙组长的玻璃杯里加了点玉冰烧。

孙组长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消瘦，为人也有些不修边幅，指缝中是被劣质香烟熏焦的黄色污渍。他穿着短了半截的旧西裤和皱皱巴巴的皮鞋，喝醉了眼睛都睁不太开，说话也慢、头摇摇晃晃的。我与他不算相识，但也眼疾手快递了双筷子。他把筷子用力戳进餐桌最中间的那盘鱼腹里来回搅弄，想要夹鱼籽，手却颤颤巍巍使不上劲。他倒是不忘打趣曹老师，如今出门还是只能一个人，以后政策好了，若能带着小孩出来，应该会再热闹一些。这话我听着倒是心下一慌，曹老师却云淡风轻似地，捧起他长年泡着胖大海和枸杞的保温杯，抿了一口热茶，又友善地给孙组长夹了一些其他的菜，接着他的话口说下去。

大家谈着谈着，从计划生育就谈到了拆迁补偿。大家都围着曹老师打听，似乎他就能给出什么小道消息。我实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在是融不进这样的话题，也受不了这样的场面，就转悠去了后厨。女人们戴着浴帽，长头发盘起藏在里面。她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花围裙、戴着袖套，坐在小马扎上聊天。锅和灶已经冷了，炒菜的工具堆在水池里面，飘浮了一层厚厚的油污。她们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去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刻。

“囡！你回来啦！”人群中高妈一眼认出来我，连忙立起身，拍了拍手里的灰，朝我走了过来。我没想到在这里遇见高妈，想必是已经随着曹太太回了南村，只是曹太太还不方便带着孩子出门。我猜到高妈是不肯消停下来的脾气，来帮厨、有钱拿、还能出门，曹太太不来她自己也会主动来的。

她想抱一抱我，但可能怕身上的油污沾染我，于是把手拼命折叠，用小臂贴了贴我的胳膊。高妈有许多话想要跟我说，她随着曹太太在乡下呆了太久，失去了当初在南村里这样的交流。高妈虽只在曹老师家帮工的保姆，可她在南村织了一张舆论的网。她早上去买菜、下午去接小孩，就像一只蜘蛛在网上爬行。哪一条线上有一丝震动，都会传回她的耳朵里。凭借着这些情报，她也放点私贷，且总能握住把柄让人还钱。我以前和母亲出门，遇到她时

会拉拉家常，听她讲一些坊间趣闻。不过现在身份调换，我一个少见的大学生，成了她趣闻的来源。

远远地在黑暗的角落里，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双手合在前面，紧张地搓着手。她身体微微斜立，朝我这个方向张望，有些踌躇不敢进。高妈也发现我俩四目对望，招呼她上前来。我认出了她的身影，是我亲爱的小福姨！她笑起来还如从前那样，圆圆的小脸有点娇憨，两颗洁白的大门牙在夜里如珍珠一样。她犹豫了一下，不敢上前握住我的手，从前她可是把我抱在怀里亲了又亲！我主动伸手去拉她，我感受到她有些颤抖，温暖在手心中间传递，我能摸到她的茧子比过去又厚了几层。

福姨不是南村的人，是突然有一天被曹老师的那个学生带来的，还给她安排了一个看门的工作。那时，四爷从人和出租屋搬了出去，一楼沿街改成了一排铺面，顶给了一个小型服装厂，里面密密麻麻摆满了缝纫机，堆满布料的蓝色胶箱一路摆到门外。厂里的卷闸门永远是半开的，人们来来往往都得低头。福姨白天在这里给工人烧饭，晚上值夜班看门铺，就睡在这里。我时常会帮母亲去领一些鞋垫和布料，晚上下工的时候可以在家里缝补鞋垫来贴补家用。而我也是一般等母亲下班了，才去服装厂用鞋垫换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钱，常常就能碰上值夜班的福姨。一来二去，我就与她认识了。

她长得不算漂亮，但是身体还算结实，圆圆的脸颊颇有亲和力。她很内向，不常说话，别人跟她聊什么，她总是憨憨地笑，露出洁白的大门牙。她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眼睛总是朝下看。她在大场合总是习惯性地呆在角落里，谁来了就咩咩两声，笑容里有一种淡淡的哀伤。

她是个外来的，上头还有公职人照拂，村里对她很好奇。但她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往，几乎是闭口不谈。只是有一次我和母亲去买菜遇见了高妈，高妈隐约提起她家里有个不争气的爹和两个弟弟要养活。她也根本不是什么上头有人，而是从前犯了事蹲了局子，因为表现好，出来后才给她安排了个糊口的工作。当然，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我自然是不相信的。福姨总是那么温柔那么哀伤，和电视里的坏人形象天差地别。有段时间母亲上夜班，我放学以后要自己回家。我经常忘带钥匙，是福姨把我这只小流浪猫捡走，带去服装厂里等母亲下班。

我还记得福姨有一个很大的不锈钢饭盒，里面装着白天工人们剩下的饭菜。一套餐具，我拿勺子她拿筷子，我用碗她用盖子，我们就窝在工作台上一起吃晚饭。厂子里上夜班不许点太多灯，福姨就把桌子搬到靠近窗口的位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置，我们就着窗外各家各户的灯光，呼啦呼啦地吃着米饭泡汤。她大多数时候在清点散工纳好的鞋垫，或者自己织毛衣、缝补衣服。有时她会看着我写作业，眼睛里全是羡慕和期待。她不太识字，但是算账和计数很快，散工们做得活她记得清清楚楚，账目也算得明白。她顶顶聪明又顶顶能干，何苦在南村没有落脚的地方。

也许是我还太过天真了一些。

某天，高妈拽来了一个男的，在服装厂门口叫嚷着要福姨还钱。那个人是福姨的弟弟，借了高妈的私贷一直不还，高妈就找到了福姨的头上。我们都知道福姨没钱，她那个便宜弟弟惹出来的麻烦福姨也解决不了，高妈这个小灵通怎会不知。但高妈今天来就是解一口气，存心要羞辱他们姐弟俩，于是讨债不成就开始话头一转。高妈骂了很多我这辈子都没听过的难听的话，但大意就是把福姨以前做站街女闹了上吊又被抓的事情翻来覆去地说，中间还暗讽她害死虎婶、和祥叔搭上伙的事情。福姨一直站着任由她骂，泪水噗嗤噗嗤地往下掉，一句也未曾反驳。

当时南村周边都在起房子，有工地就有工人，有工人就有皮肉生意，这几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街上走着站着的谁是小姐，一眼都能看出来。只是高妈把这件事抬到面上说，围观的女人就散了大半，男人倒是围了上来劝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架。后来，警察来了，高妈不再骂人，可是还是闹着要钱。我的母亲就把曹老师请了过来，连同一起来的还有祥叔。曹老师已经给祥叔找了工作，还从中做了担保，让祥叔每个月的工资都直接给一部分给高妈。福姨也把当时仅有的一点现金垫了出去，高妈才就此作罢。

那件事情过后，福姨被村里人指指点点，再也没法上工厂给人做饭。祥叔又去求了曹老师，于是高妈回乡下去照顾曹老师家新出生的小孩子，福姨留在这里照顾曹老师。出租屋一楼的服装厂迁走了，门面就空了出来，四爷最终还是在这里给虎婶供了一个灵牌。所有的事情似乎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解决了，我在南村的最后一段时光，也没了从前的吵闹。

这么多年不见，过往种种笑语怨怼似乎都消散了：高妈和福姨一起在后厨帮手，祥叔又回到了南村来给四爷祝寿，曹老师和孙组长同坐一桌——我恍然觉得，好像童年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只有时光在流逝，人们在淡忘过去的是非。

母亲突然找到后厨来，把福姨领到了前厅去。我坐回曹老师和孙组长的身边，看见福姨和祥叔被推到了舞台上的主桌旁。人群散开，四爷立着拐杖坐在主座上，他们仨人构成了一个奇异的视角。四爷身边的那个人热切地指挥

着，我认不出他的脸，却从身边人的嘴里听明白他竟是曹老师的那个学生，姓阮，如今在拆迁办谋了科长的官。祥叔待他没什么好脸色，福姨则是静静地低着头。他开口说和，今天是四爷七十九大寿，祥叔也算他半个未过门的女婿。今天趁着大吉，在众人见证下认个干爹，把户口过了就算是一家人。四爷以极小的幅度点了一下头，依旧保持着他威严的姿态；众人起哄喧哗着，今日是双喜临门的好日子！福姨紧贴着祥叔，低着头绞弄着围裙；祥叔很明显是被这毫无准备的“认爹”惊吓到了，原本就僵直的身体更加失了生气。四爷的正后背还是那个神龛，现在左右簇拥着自己即将要认的新儿子和儿媳妇，倒是更像个神气的关公。只是那神龛上如今不供关老爷，而是虎娣的灵牌。

女婿未过门就死了女儿，现在还带了一个新老婆，想认干儿子怎么也认不到这份上。我正疑惑，孙组长醉醺醺地倒是看破内情，四爷过寿前把出租屋加盖了几层，如今当众想要认祥叔和福姨，还是为了拆迁时家里多一个户口，可以凭借政策多分几套房。我心里觉得好笑，这村里谁不知道他俩早就为虎娣的死结下多年的梁子。四爷是贪财的人，可钻政策的漏洞讨钱，不像是他这把年纪还能挖空心思研究的事情。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祥叔本来话就不多，这个时候一声都没出，他一会儿还要负责送曹老师回家，众人递过来的酒也装作没看见。令我没想到的是，福姨却捧起了那杯酒，转身面向了阮科长。她从前绵羊一般的声音，此时却如此清晰，她感念当初阮科长还在基层工作的时候，亲自带队去端了卖淫的窝点，刚巧救了想不开要上吊的福姨，出狱后还给她安排了工作。福姨头一次毫不避讳地提起这件事，原先人声鼎沸的众人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阮科长本意撮合他们认亲，如今话头一转，手里这杯酒捧着也不知喝不喝的好。

忽然，我身边爆出一阵激烈的大笑，孙组长指着台上，似乎是越喝越大，笑声越嚷越高，肢体动作也激烈起来。曹老师想按住他，结果他自己笑着笑着忽然脸色一变，双手扶胸低下头去。曹老师吓得往后小退了一步，孙组长下意识要扶着什么东西，反手扯着桌布，直挺挺地躺倒在地上，一桌子锅碗瓢盆和饭菜瞬间倾洒一地！众人一瞬间都愣在原地，我最先反应过来想要把他从满地狼藉中扒拉出来，手臂却被身旁的曹老师用力扯住。不要去，曹老师从未如此严厉地皱眉。他死死扯着我的手，叫我不要去，又拽着我往后退了几步。

这么大的动静，主桌上的四爷都颤颤巍巍起了身。我望见台上的阮科长酒杯还举在手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习惯性走过来要主持场面。人群围在我们桌子周围，又逐渐散开了一条路。这时，有位助理模样的人跑来，对阮科长耳语了两句，他准备放下酒杯的手抖了一下，竟洒到了四爷身上，老人家当场就重心不稳，踉跄了一下，眼疾手快地抓住了身旁的祥叔，却被祥叔一抽手躲掉，跌坐在椅子上。阮科长则完全换了一副慌慌张张的神色，急忙退场。祥叔直直盯着阮科长离开，福姨本想去追，却被祥叔叫住照看四爷。最后是祥叔走下台来，大家才手忙脚乱把孙组长抬出来，让祥叔背着，开车送去医院。

四爷七十九大寿就这样落下帷幕，我与南村的故事也迎来尾声。这次宴席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南村。后面的故事，也是道听途说。

孙组长喝酒猝死了，他从前在计生办工作，没少敲别人竹杠，手上还多少沾点虎婢的事，最后却是祥叔好心送他去的医院；阮科长在拆迁办干了许多都不肯调任升迁，多少年来收受建筑公司回扣、拖延进度，还交易拆迁相关的小道消息，被知情人士举报查证后下了马。不过，南村是真的要拆迁了，一段历史在这个城市的舞台上悄无声息地谢幕。

清算的时候，政府发现四爷的出租屋大部分是违建的，政策只能按照原有的宅基地进行补贴。祥叔和福姨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算换了户口，也不可能多薅政府一点羊毛，这件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四爷没等到拆迁的文件下来，被这件事情一气，没能挺到他下一次过寿。他死后，曾经的租户没人为他送终，只得让居委出面安顿这件事。虎婶依旧只有一个牌位，没找回骨灰，村委会就在四爷的墓碑上多刻了一行小字，加上了虎婶的姓名。她和四爷生前再吵闹，死后还是葬在一起。村委会给他们找了个靠山傍水的公家坟墓，每年有专人负责洒扫，也算是一种“后继有人”了。

南村拆迁以后，曹老师和一众“土著”靠着补贴住进了小区，高妈也凭借着本地户口飞上枝头变凤凰。他们每年还可以凭借村里的户口拿到一定的分红，日子过得蒸蒸日上。高妈虽然不再曹老师家做工，但曹太太和孩子搬了回来，一家人互相有个照应。因为政策修改，曹老师家超生的孩子终于能上回这里的户口，高高兴兴地搬到学区房去上了公办学校。

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乘上时代的春风。人和出租屋随着四爷的死充作村里集体财产，原先的租客作鸟兽散，搬离这里去另谋生路了。祥叔和福姨原本在村里就遭人闲话，从前因为有曹老师，后来又因为户口挂在四爷名下，大家才敬他们一分，但背地里少不了说他们攀缘附会。四爷死了、曹老师搬了，他们也终于离开了南村这个地方。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但我总是愿意抱有一丝希望，至少福姨再也不会上吊寻死，祥叔还有一辆车。

散文组

星洲开文苑
笔端漾华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作品

散文组首奖

一笔一划的安宁/

颜荣慧 义安理工学院

一片叶子坠落，可以听见整个秋天的重量；一豆灯火摇曳，能够照见千万个黄昏的沉淀。我在人潮汹涌的城市里奔走，脚步被无数个“应该”和“必须”驱赶着，却在某个寻常午后，与一段被允许的停留悄然相遇。

那是暑假。所有人都在试图弯道超车，母亲提议我去爷爷的书房坐坐，她说这话时语气小心，像在试探一扇紧闭的门。我答应了，不是因为想通了什么，只是因为懒得拒绝。城市是沸鼎，我是鼎中一粒疲于奔命的粟米。而爷爷的老房子坐落在旧城区里，推开院门的一瞬，蝉声忽然变得很远。爷爷正坐在书案前，手边是一方端砚、一柄竹笔、一叠裁好的元书纸。空气中浮动著墨的气息。不是化学墨汁的刺鼻，而是松烟墨块在砚台上缓缓研墨时释放的那种沉厚的香，像老木头，像雨后的泥土，像时间里一切缓慢的事物。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来了？”他抬眼看我，没有寒暄，没有询问近况，只是朝旁边的圈椅努了努下巴，“坐。”

我坐下，掏出手机。信号不好，刷新键转了又转，什么也加载不出来。我有些烦躁，便放下手机，发现自己被迫面对这片陌生的安静。“墨不够了，帮我研一会儿。”爷爷忽然开口。他推过来一方砚台，里面盛着半干的墨痕，又递来一块墨锭，上面刻着“光绪五年”的字样，边角已被磨得圆润。“顺时针，轻一点，慢一点。别想着把它磨完，这只是磨。”

只是磨。这句话轻飘飘地落在我心上，却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潭。我握着墨锭，开始一圈一圈地转动。起初手很笨拙，力道忽轻忽重，墨汁溅出几滴在毛毡上。但渐渐地，手腕找到了一种节奏。不是效率最高的节奏，而是最舒服的。一圈，又一圈。墨香从砚心升起来，丝丝缕缕，像看不见的藤蔓攀上我的袖口、领口、发梢。

爷爷始终没有催促。他甚至不在意我是否落笔写字。他只是坐在那里，有时候翻两页旧帖，有时候起身给炉子添水，更多时候就是静静地看着窗外那棵梧桐。那个暑假，我成了爷爷书房的常客。准确地说，不是去“学书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法”这个说法太有目的性了，而爷爷的书房里是没有目的的。我只是去坐着。有时候研磨，有时候翻帖，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看着光线从东墙爬到西墙，看尘埃在光束里浮沉，我问起那方端砚的来历。爷爷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把砚台翻过来，让我看底款上刻着的两个字：“手拙”。

“这方砚是你曾祖父留下的。”爷爷说，“他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在私塾里教了一辈子书。战乱年间，家中物件丢的丢、散的散，唯独这方砚始终带在身旁。”

爷爷指尖抚过砚面一道浅浅裂痕，那道痕已经被墨渍和岁月填满，变成了一条深色的纹路。“这道裂痕是逃难时磕的。后来有人说换一方新的吧，他不肯。他说，砚台有裂痕怕什么，能研磨就好。”我忽然觉得，这方砚像一个沉默的老人，自己的身上就刻着一部家族史。那道裂痕不是缺陷，而是一道勋章。“所以你看。”爷爷说，“写字的人从来不是在白纸上凭空开始的。你落下去的每一笔，都有前人的墨迹垫在底下。”我躺在藤椅上发呆，忽然问爷爷：“您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吗？”爷爷正在浇他那些养在青花盆里的菖蒲，闻言转过头来，看着我。那目光很静，静到可以听见自己心底的回声。“你告诉我，”他说，“什么叫浪费时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我张了张嘴，发现我所有的定义都经不起追问。

“世间万物皆有时节，”他给菖蒲淋了最后一勺水，“稻有稻时，麦有麦时，菖蒲也有菖蒲时。唯独人，非要让自己一年四季都忙着抽穗。这不是勤奋，这是贪婪。”他顿了顿，“你要学会允许自己只是一片休耕的田。”

允许自己只是休耕的田。从小到大，我被教育要努力、要进步、要出类拔萃。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不努力，可以不进步，可以在某段时间里什么都不做，只是单纯地存在。

有一次我写了一个“闲”字。门中有木，木是庭院里一棵无用的树。我把这个字写了很多遍，每一遍都不一样。有的笔画太细，像风中的蛛丝；有的笔画太粗，像雨后饱满的云。爷爷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后来我记了很久：“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一棵树之所以能被看见，不是因为它有用，是因为有人愿意为它停下脚步。”

我想起窗外那棵梧桐。它不结果，不成材，只是每年春天长出新叶，秋天把它们送还给大地。但无数个下午，我与爷爷就是看着这棵无用的树，获得了某种不能用效率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衡量的东西。那是什么？也许就是“闲”本身。一种被允许浪费时间的能力，一种从工具属性中抽身而出的自由。

暑假的最后一周，爷爷开始教我落款和铃印。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锦盒，打开来，里面是几枚印章，有石质的，有木质的，大小不一。印文有的是篆书，有的是隶书，被朱砂染得殷红。爷爷一枚一枚拿给我看：

“这是姓名章，这是闲章，这枚刻的是墨缘，这枚刻的是守静。”

他取出一枚最小的闲章，蘸了朱砂印泥，在我刚写完的一幅字下方稳稳地按下去，抬起手，纸上便多了一方红红的印记，像一枚朱砂痣。

“一幅字没有落款盖印，就像一篇文章没有句号。”爷爷说，“印是承诺。你把名字留在纸上，就是告诉看字的人，这些字，我负责。”

他顿了顿，又说：“等你将来写出自己真正满意的那幅字，我送你一方印。”“刻什么？”“你想刻什么？”想了很久。那天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想。第二天再去爷爷家时，我告诉他：“我想刻‘慢下来’三个字。”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爷爷听了，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开了。皱纹从他的眼角漫开来，像雨后的涟漪。“好，”他说，“这三个字好。比什么翰墨情，书为心画都好。”

那方印至今还没有刻好。爷爷说刻印不能急，要等到有感觉的时候再下刀。我倒也不着急。反正我已经在爷爷的书房里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有些东西，值得等。

离开学还有三天，我最后一次去爷爷的书房。那个下午，光线特别好。夕阳斜照，整间屋子都浸泡在琥珀色的光里，菖蒲的叶子被照得碧绿通透。空气中浮动着细小的尘埃，每一粒都在慢慢地、慢慢地往下落。

爷爷靠在藤椅上，半阖着眼。我以为他睡着了，轻手轻脚地收拾东西。忽然他开口了，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你要记得，这世上有一种圆满，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我站在书房门口，最后一次看了看这间屋子。西斜的日光照进来，把书架上那些旧帖的书脊照得清清楚楚。那方端砚静静地搁在案上，里面还汪着没写完的半砚墨。砚台上的水浮起一层细细的光，像是整间屋子的回忆都在那层浅浅的水光里微微晃动。

“爷爷，我下次放假还来。”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他没应声，只是又挥了挥手。我看见他抬起的那只手在光线里停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去，落在膝头。

我带走了那支竹笔。笔杆上他手掌的温度还没有散尽。走出巷子的时候，蝉声忽然大了起来，像整个夏天都涌进了耳朵里。

老宅在新加坡的旧城区，我读书的学校在城市另一端。每天穿梭于车流与课业之间，这座岛屿的喧嚣从不歇脚。可每当暮色四合，我铺开纸，一圈一圈地研墨，便觉得爷爷的小书房并没有被我留在旧城区，而是一路跟着我，来到这间面朝楼群的公寓里。回程的地铁上，窗外灯火流萤般掠过。我不再感到那种火烧火燎的焦灼。我甚至没有听耳机、刷手机，只是安静地坐着，任凭时间从我身上流过，像水漫过河床。

新加坡这座热带岛屿上雨水丰沛，草木疯长，一切都快，一切都满。而我仍然守着从爷爷那里带回的习惯，每晚写几行字。笔尖落下去的时候，我便知道，有些东西不会被距离稀释。那一笔一画间流淌的，不只是墨，更是一代代人关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回答。它在南方的老宅里生根，在南洋的暮色里抽枝。我想起蒋捷的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从前觉得这是伤感，此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刻忽然懂了，流光的“抛”，也许不是抛弃，而是一种放下。

一片叶子坠落，可以不问理由，一豆灯火摇曳，可以不照亮什么。而一段被允许停顿的时光，本身就是生命最温柔的安放。

评委评语：

“全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并未止于对书法技艺的描摹，而是借传统书法这一中华文化载体，传递出慢一点静下来、沉淀一会吧的人生智慧。在电脑输入日益普及、生活节奏快捷的今天，一方砚台、一支毛笔所承载的不仅是汉字书写，更是文化传承与精神定力。作者借祖孙之间的温情交流，启示我们：真正的成长，不只是不断向前奔跑，更要学会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一份宁静，于一笔一画之间涵养心性，体悟生命的从容与深远。全文以书房、砚台、墨香、书法为线索，把与爷爷相处的点滴娓娓道来，在平静舒缓的叙述中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成长。作者善于运用细腻的环境描写和富有诗意的意象，虚实相生，情景交融，以“一笔一画”写出了“一心一境”，体现了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特点。当然，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爷爷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话过于突出哲理性，现实中老人说话不可能句句金句，这有损散文真实特点。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篇文学特点突出的好散文。”——穆军

“作者在暑假中和热爱书法的爷爷小住。在不经意的研磨、翻帖、写字过程中学习书法。更在爷爷身教言教的潜移默化中领悟了“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人生哲理。周遭环境景物的描写十分细腻，营造悠闲轻松的生活氛围。祖孙俩的互动充满睿智与温馨。作者在忙碌的城市节奏中学会了“慢活”，安顿自己骚动的心灵，进而培养起艺术情趣，年轻人将从篇中得到不少启发。下笔流畅富于文采，堪称一篇散文佳作。”——林子

散文组二奖

给阿嬷的情书观后感/

唐硕 淡马锡理工学院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大火，网上都在传是今年最好哭的片子。我听说电影主题关于老一辈的南洋情，恰好我身在新加坡求学，对南洋文化本就有几分好奇，便想亲自一探究竟。

故事背景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年代，到处都在抓壮丁。男主木生为了躲避征兵，只好在和妻子淑柔新婚后不久，离开家乡广东汕头的小村子，一个人远赴南洋暹罗讨生活。刚到那边人生地不熟，木生只能靠拉黄包车糊口，后来慢慢打拼做起海上的小生意，日子才稍微安稳一点。可命运捉弄人，他最后意外客死他乡，再也没能回到故土。

木生外出打工，妻子叶淑柔独自留在乡下，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日子清贫又难熬，她心里唯一的念想，就是等着丈夫有一天能平安归来。往后漫长几十年，一封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封侨批、一笔笔生活费从南洋跨海寄来，成了她撑住岁月、安心度日的寄托。没人知道的是，木生早就不在人世了。往后整整四十年，一直替他写信、寄侨批、默默接济淑柔一家的，并不是她等的丈夫，而是生长在暹罗的华人谢南枝。她怀着一份善意与情义，悄悄替素不相识的一家人，守住了半生的期盼与安稳。

看完这部电影，我也确实从头哭到了尾。我感动于影片中木生与淑柔一眼定下终生，在私奔后，乱世之中，两人始终坚守着纯粹真挚的爱情。那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字字句句都寄托着木生绵长又深沉的思念。木生和如今离家远行的我们一样，总是习惯于对家人报喜不报忧。尽管自己不舍得照相、连寄侨批的费用都付不起、吃不起午饭只能早饭多喝一碗粥，他也一定要凑到每月 50 港币寄回家。也因此没攒钱回去过一次。他曾给淑柔写：“敬你持家有方，但切莫过于节俭，一切有我。”后来因为打残纵火犯而含冤入狱两年，对家中只字不提，只是悄悄拜托房东女儿谢南枝，帮他按时凑齐每月补贴寄回乡。而淑柔也总是在全村人的注视中收到木生的信，成为了最幸福的人。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影片中谢南枝，性格清高，十分反感旁人随口唤她“房东走仔”，骨子里自有一份傲气与自持，宁愿一生孤苦，也不愿将就嫁人。木生离世后，命运却让她捡到一名弃婴，看着弱小无助的孩子，她渐渐学着淑柔姐那般隐忍与坚韧，独自抚养孩子，也慢慢体会到为人母亲的温柔与责任。谢南枝还曾顶着被检举的风险，最终同意木生和狄功办华文私塾，自己也勤学苦练识文断字，最终成长为一名华文教师。她以一己之力坚守母语文脉，扎根南洋土地，默默教书育人，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华侨后代的求学之路。谢南枝的名字仿佛注定为连接木生与叶淑柔而生，木、枝、叶，恰好暗合三人宿命，也成为那个动荡时代里漂泊、守望、成全三种人生境遇的缩影。

我也动容于异乡人抱团学中文，一群华侨的后代们，却对于华文如此渴望。那一封封侨批文辞雅致，“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但冷静过后，我渐渐觉得电影终究是理想化的温情叙事，真实的下南洋历史，藏着更多无法言说的辛酸、离散与遗憾。当年无数百姓挤在狭小拥挤的船舱里漂洋过海，路途艰险风浪无常，确实有许多人没能平安抵达南洋；现

实岁月里，也有不少人经不起异乡的孤单与诱惑，移情别恋，在遥远的南洋成家定居。更有许多孤身打拼的南洋游子，从此断线失联，杳无音讯，一辈子再也没能踏上归乡路。

虽然影片里一封封侨批字句温婉雅致、诗意盎然，自带文人笔墨的气韵；但真实奔赴南洋的多是布衣平民、山野农人，大多识字有限，也羞于表达。笔下只有最简单的平安问候、养家嘱托，并无这般精致雕琢的文辞。电影中的这些家书，却也替那些不善言辞的底层游子，道出了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牵挂。

看完影片，网上也掀起了不少相关讨论。最近我看到不少人以方言朗读侨批，我逐一感受，各有各的风采与神韵。原本是件乡愁雅事，却渐渐生出地域优劣之见，执着争辩哪一方言才最正宗、最好听，反倒丢了侨批本身跨越地域的共情本意。我也看到有人高举女性主义大旗，我认为，影片描摹乱世里女子的信义、坚守与成全，本是人性本真的温情。我想，换成男子也自当如此，无关性别与地域，不必强行套上各类主义标签过度解读，反而冲淡了朴素。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影片能打动无数国人，这份共情一定不只局限于南方沿海故土。当年远赴南洋谋生的皆是寻常百姓，而纵观华夏大地，老一辈人心中都怀揣着同样的赤诚信义，以及难以割舍的家国牵挂。我生长于温润江南，如今在新加坡求学，身处南洋这片土地回望故事，生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感悟。从前总是误解南洋文化驳杂，总掺杂了其他文化身影，中文似乎不纯粹了。如今才懂，当南洋的乡愁、方言的坚守撞上时代的动荡和异国他乡的习惯，也许，这才是乱世里留下的最本真的模样。如今上海话日渐式微，沪语与普通话相互交融，这般现代和婉约共生的状态，和南洋人当年的处境何其相似。

真正的南洋情、乡土情、家国情，从不在标签与争辩里，而在普通人心底的守望、笔墨文字里绵长的牵挂，以及跨越山海岁月的共情与温柔。电影虽带着艺术滤镜，美化了侨批文辞、温柔了乱世岁月、忽略了俗世纷争，但人心的质朴真诚、山海相隔的惦念、漂泊时的不忘故土、同为异乡人的互帮互助，永远真实可感。

我回望老一辈下南洋的风雨征程，再低头珍视江南故土的方言与文脉，终于明白：所谓情怀从来无关华丽的辞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藻与刻意的标榜，而是代代相传的善意、不离不弃的坚守，以及无论走多远，都始终不忘来时路的笃定。

评委评语：

“这篇电影观后感跳出了“复述剧情，赞美人物，夸奖结构”的常见写法，没有一味沉浸于影片营造的温情，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在与电影传递的感情产生共鸣之后，仍然保持“旁观者清”理性审视，对历史回顾、电影艺术化的叙事方式以及现实均进行了客观辨析，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感。作者既能欣赏影片所传递的情和义、乡愁与家国情怀，也能冷静指出其艺术加工之处，并对方言、地域及性别议题的解读提出自己的见解。文章叙议结合，层层深入，由电影延伸至侨批文化、南洋历史、方言传承及个人留学体验，视野开阔，立意深远。全文语言流畅细腻，情感真挚而不失节制，既有感动，也有思考，同时兼顾了散文语言优美乃至诗化的审美需求。”——穆军

“作者以年轻人的角度，相当深入地剖析了《阿嬷的情书》这部潮汕电影。内容简介恰到好处，让未入场观看影片的人也能了解故事情节。观后感强调了人性的纯真、共情、对家国的牵挂和担当，并将现实情境和艺术美化作了对比。作者鉴古抚今，对方言的流失感到惋惜，坚持“不忘来时路”的本份。情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理兼备，观点正确而有说服力，通篇辞藻丰富，词句流畅。”

—— 林子

散文组三奖

雨停的地方 /

郑欣怡 义安理工学院

赤道边的屋檐，总是带着雨水的味道。

新加坡的屋檐是一首写不完的长诗。住在屋檐下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屋檐也换了一种又一种。但雨的声音没变，落在地上还是滴滴答答，落在心里还是沙沙沙。

如今我也在屋檐下写信。用脚步写，用目光写，用每一次抬头看灯、低头踩花砖的瞬间写。写给我自己，也写给这座赤道边的、永远在下雨和放晴之间反复循环运转的世界。

一、五脚基：五英尺的人间

五脚基有多宽？五英尺。

刚好够两个人侧身而过，刚好够一辆卖红豆冰的小车推过去，刚好够一个孩子伸开双臂，指尖触到两边的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子。站在五脚基下，是南洋下个不停的雨；站在屋檐下，雨水成帘，将世界隔绝成另外一番模样。

这些柱子是铸铁的，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柱身有细细的竖纹，摸上去像老树的年轮，多得数不清。一百多年，无数人靠过它们——靠着等车，靠着等雨停，靠着等一个迟迟不来的身影。

新加坡小说家希尼尔在《横田少佐》中写下了时间的重量——那个蹲在五脚基上的身影，站在历史的两端，隔了四十年：“对于蹲在五脚基、忙着拍照的横田先生来说，这一切，陌生又熟悉。四十年前，我的祖父，蹲在这里，等待过关，过后，当他登上夜行军车，就不再回来了。”横跨半个世纪的五脚基也只能透过历史回忆的长廊再回来。

头顶是骑楼，楼上的衣服晾出来，水顺着衣角，嗒嗒地落在五脚基的外沿。一滴，两滴，不紧不慢地走。地上铺着花砖，图案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只剩一些模糊的色块——暗红、藏青，像一幅褪色的蜡笔画。砖缝里长出青苔，在空气中湿漉漉的，滑滑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卖咖喱的小推车停在柱子旁边，铁锅里是咕嘟咕嘟冒泡的咖喱，椰浆的香味混着辣椒的辛，弥漫在半条街上。卖红豆冰的叔叔推着小三轮，手摇刨冰机“咔嚓咔嚓”地转，冰屑簌簌地落进碗里，堆成一座小山，再浇上玫瑰色的糖浆，装了满满一碗。

孩子们总是在花砖上弹玻璃弹珠，珠子滚到柱子根，“叮”的一声弹回来。老人什么也不做，就坐在那里，安静地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路人。穿纱笼的马来妇女、挑扁担的华人小贩、戴头巾的印度老先生，影子被廊柱切成一段一段的，像老电影里被剪掉的胶片。

傍晚，五脚基亮起了灯。老式的白炽灯泡发着暖暖的黄光，影子被拉得长长的，安安静静的，像在等什么人回来……

二、亚答屋：叶子的屋顶

亚答屋的屋顶是用棕榈叶编的。一片压着一片，整齐得像鱼鳞，像书页，像一场下了很久的雨，终于停在那里。

诗人王润华写亚答“雨打在亚答叶上，像时间的手，一页一页地翻书。”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走进亚答屋，光线一下子暗了。阳光只能从缝隙里漏进来，细细的，像金色的针，扎在地面上，扎在灶台上，扎在外婆的皱纹里。空气吸进肺里，是凉的，带着干草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炊烟的余味。

风来了，亚答叶沙沙沙地响，挠得人心痒痒。雨来了，嗒嗒嗒地响，像有人在头顶敲木鱼。这些声响混在一起，变成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像这座岛在打鼾，藏在安静的夜晚里，让听的人心安。

每当下雨的夜晚，雨声大到能盖住所有别的声音。躺在草席上，头顶的叶子被雨打得颤一颤的。即使外面的风雨再大，这片薄薄的叶子也不说什么，但一直在。晚上点一盏煤油灯，火苗黄黄的，软软的，像一小块琥珀。一家人的影子被投在亚答叶的墙上，晃啊晃的，和窗外芭蕉叶的影子叠在一起。

后来大家都搬走了。亚答屋一间一间地拆了，剩下几间歪在老街的尽头，像几个不肯走的老人。风一吹，屋顶的亚答叶还是沙沙沙地响，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

散文家林高在《童年又回首》中写道，他的思绪“总伫立于儿时的静山村”。他穿过时间的光雾回到六十年

代，“以 21 世纪的身躯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静山村”。但他知道，“什么也不会存在，什么也不会发生。”

曾几何时，村民是搬走了，却搬不走人们心中对亚答屋的那份古朴深情。

三、组屋：垂直的甘榜

后来，人们住进了组屋。

一栋一栋，高高地立着，像一把把撑开的水泥伞。外墙刷着浅粉色、淡绿色、米黄色，远远看去像一排巨大的积木。阳台上伸出三根不锈钢晾衣竿，衣服在十几层的高度上飘，风一吹就鼓起来，像一面面小小的旗。

组屋的楼下是空着的，叫做“Void Deck”——空白层。磨石子地面，日光灯、水泥柱，没有墙。

五脚基的影子，在这里活了过来。

每一层楼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一边是铁栏杆，一边是一排深棕色的铁门。地面是水磨石的，走上去沙沙响。傍晚，夕阳从走廊的一头照进来，把栏杆的影子拉得很长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很长，一排一排的，像钢琴的琴键。风从走廊穿过，带着炒粿条味、叻沙味、咖啡味，热腾腾地往上飘。

电梯上上下下，“叮”一声开了，“叮”一声关了。里面站着穿校服的学生、提着公事包的上班族、推着小推车的母亲。他们在走廊里擦肩，点个头，笑一下，然后各自走进自己的铁门里。铁门关上，“砰”的一声，沉沉的，像一句话的句号。

其实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但一些零碎的事总在无意中提醒着。楼上的妹妹每周六晚上弹钢琴，总是有一句不顺，卡在那里，重复好几遍。每天下午，放学的孩子们总是会追赶着回家，胸前的钥匙在夕阳下一闪一闪的，像萤火虫。走廊尽头的那个女孩，门前的鲜花总是开得很盛，风拂过，香味弥漫整层楼。

这种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我不打扰你，但我知道你在。就像走廊里那盏灯，每天晚上准时亮起来，不为什么，只是为了照亮回家的最后几步路。

四、屋檐下

我常常想，五脚基、亚答屋、组屋，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它们都是屋檐。都是在赤道的大雨和烈日下，人替自己找的那一小片阴凉。

五脚基是分享，把私人的阴凉分给路过的人；亚答屋是坚韧，用最轻的叶子撑起最重的家；组屋是秩序，把千万个家庭叠在一起，让每一盏灯都不孤单。

诗人陈志锐在《回到南洋》中写着：“天空始终被更多的新房子切割，道路始终让更多的施工所阻隔，到处都是人工，工人到处都是。回到南洋，一个再熟悉不过的陌生地，一个再陌生不过的熟悉满地。”从五脚基到亚答屋到组屋，从地面到高楼，从村庄到城市。屋檐一直在变，但屋檐下的人没变——还是会在下雨时找角落躲起来，还是会在黄昏时站在窗前发呆，还是会因为一阵熟悉的气味、一声熟悉的声响，突然回到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雨停了。我从五脚基走出来，路面湿漉漉的，映着天边刚亮起来的灯。回头望去，组屋的连廊亮着一排暖黄色的灯，和亚答屋里的煤油灯，竟是同一个颜色。

同一个颜色。不亮，不暗，刚刚好。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风从连廊的那头吹过来，穿过一根根水泥柱，吹到我的脸上，凉凉的，带着雨后泥土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棕榈叶的味道，混着不知某处传来的花香气。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不是谁的传记，不是哪个英雄的传奇；就是一群普通人，在赤道的烈日和大雨里，找一片屋檐，安一个家。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屋檐一直在变，但屋檐下雨停的地方，以及那份昨日守着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评委评语：

“作者巧妙地找到了写作切入点——“屋檐”，用它连缀起五脚基、亚答屋与组屋，在历史与现实、建筑与人情、怀旧与承继之间虚实结合，完成情感的递进。在赤道的雨声滴答描述中，写出了新加坡城市发展的轨迹，也揭示了南洋社会延续至今的人文精神。这种围绕“共同线索”串起不同场景的写法体现了优秀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文中引用了本土作家希尼尔、王润华、林高和陈志锐等人的作品片段，增强了文化厚度，也从侧面显示出作者喜爱阅读的习惯，并能吸收成功散文名家的作品营养用于自身创作当中。但引用过密，势必削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了作者自己的感悟，请在以后的散文创作中要有所节制。”——穆军

“三个叙事段落的处理使文章脉络十分清晰。对从五脚基、亚答屋、组屋的描述也很到位，有条不紊。作者以屋檐和雨的形象，贯穿了岛国过去和现代的生活场景，引发人们对人文历史、守望家国的思考。篇中恰当地引述了几位著名作家的截句，加强了内容的张力。文笔流畅，用词精确。是一篇颇有深度的散文。”——林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散文组佳作奖

黄金帷幕/

郑家宝 南洋理工大学

1

疾步穿过大厅台阶前错落的行李与候车旅人，还有小心地滑的黄色告示牌。顶上两层楼高的华夫格天花板，跳格亮起的牡蛎灯洒下温暖的光，黄澄澄的，在夜里溢满这半开放式的大厅。斑驳的仿石材饰面和灰冷的水泥柱，似乎也没那么冷峻。我走向左侧角落里的杂货铺，两樘双开玻璃门立在那儿。右边那一扇敞开着，通往店里；左边那一扇紧闭着，隔着玻璃可见里边的冰柜和铁架，剩余的都藏匿在黑暗里。我伸手握住冰冷的钢制把手，一把推开。

玻璃门闭上时嗡嗡摆动，走近一看，果然是一座旋转楼梯。我拔起腿来哒哒哒爬上楼梯。顺着楼梯井往上望，层层叠叠的水泥梯阶好似光圈叶片，最深处的球形吊灯簇发出幽幽紫光。哒哒哒越往上走，咔哒咔哒光圈越开越大，旋转梯里的光渐渐地全涌在我脸上。在光的怀抱里，我停

下脚步，轻轻靠在墙上，发现一只眼睛正在注视着我。梯阶成脸、圆窗成瞳、细杆成睫。那眼神里满满的期盼，而我，终于回来了。

2

当我匆匆闯入影厅的时候，里头灯光已经暗下来了，正放着预告片。我向观众席一看，忽然被座位的陡度给吓住了。每一排观众从膝盖到头顶都一览无余。我缓缓爬上阶梯，爬了好长一段才来到了最后一排。因为位子在中間，排间距又极窄，只得麻烦旁边的观众起身侧让。挪动之间，往下瞥了一眼，那几乎有三层楼高。坐下以后，又发现银幕集中在我视线下方。翻折式的座椅还有点矮，双脚踩地，大腿只能悬着，歇不得。

骑大象的苏丹、吃榴莲的拿督公、墓碑前的窦娥冤。他们总在电影不经意的角落里出现，如同我也经常无意间屏住呼吸、更换姿势。最后动得不耐烦了，只好双肘撑在膝盖上，强忍背部的酸楚，前倾俯视。当片尾字幕开始滚动起来，我缓缓呼出一口气，不知是因为电影还是座椅而释然。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随着掌声响起，黯淡的绿光也慢慢从阶梯和墙上的装饰板里透了出来。这下我看清楚了占去我大半视野的巨大吸音天花板：它从右侧拱起，到了左侧却生硬地截断；一片片叠着，重重地压在前方的银幕上。银幕下，主持人 Sally 与导演张吉安走上了被搭高的黑色舞台，随即展开了《五月雪》的映后座谈会。

座谈会结束后，人们在影厅外的门厅开始排起队来。我也加入了队伍，一边排队，一边悄悄地用拇指推一推背。门厅空间不算宽敞。电梯出来左侧就是售票处，柜台下摆了不少电影杂志与场刊；窗沿上一字排开 A3 老电影海报；门厅末端楼梯的凹面墙上，投影着正在上映的电影横幅。两个影厅的入口朝着窗口，上方挂着 Art Deco 风格的扇形旧招牌，雕着黄金影院 1 和 2，门上的挂牌却标着 Redrum 和 Green Room。吧台塞在两个入口之间。吧台和售票柜台顶部都是复古的环形排版灯箱，透着暖光，上面拼贴的黑色字符贴得扭扭捏捏。门厅里还摆了好几张三夹板桌椅，队伍就穿梭在桌间的过道里。窗边摆了个深色老式翻板写字台，上边搁着一面亮粉色雕花木框镜子；镜子旁有一对大头电视，一大一小放着同一部预告片；而导演就在那电视旁和观众合照。

拍了合照以后便匆忙搭电梯离开了。在挤满人的电梯里，我回看刚刚拍的照片。第一张是粉色木框镜子里显得不屑一顾的自己。第二张是那一对大头电视。划到第三张，那是工作人员拍的。只见自己和导演的身体都被手机的广角镜头拉得变形。我屏住呼吸，看了看电梯里的海报，想说自己以后也许会常来吧，可又想起那最后一排的座椅。走出电梯以后，瞥见左方铁栅紧闭的旧售票处，没有多看几眼，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3

在尼诨大道地铁站下车，搭两段手扶梯，便来到了横跨尼诨大道、连接美芝路的人行天桥。往右看去，梧槽河西岸红白几何涂装的旧式组屋区，周遭冒起了几栋玻璃幕墙公寓。在那组屋区前面，有两座黄色水泥巨柱矗立在停车场之上，中间石灰色的楼层一片一片被嵌进去，好似一摞录像带被收纳得整整齐齐；办公楼下方有一栋梯形建筑，腰上附着大大小小的立方体，还有细细长长的支撑柱。大量的柔和圆角，以及四处可见的药丸状镂空，那即是黄金大厦。紧挨着的是其正在整修中的胞兄黄金坊。那打字机般的身子上虽是长满了起重机、铁架、防护网，却也难掩底下粗壮的水泥结构，像是在坚守些什么。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在天桥上看着尼诨大道的熙熙攘攘，我想起小时候，当父亲开车进市区，过了独立桥，见着黄金坊，就知道快到了。一下交流道，玻璃幕墙的办公楼就铺满了视野；这与五分钟前还看得见的，黄金坊阳台上四处伸出来的铁皮扩建简直判若两世。没人能回答我那是为什么。我不知道黄金坊叫黄金坊、不知道黄金坊是个“小泰国”；不知道黄金大厦里曾有一间新马两地最大的剧院，叫黄金剧院。没有人告诉过我，在我出生那年，尼诨大道曾因地铁隧道工程塌陷过，事故地点往后荒置成了一片绿地；被压在里边的人，十年后会有张公园长椅刻着他们的名字，就在某个组屋区里。

那些从未被告知的，就这样淹没在这大道的车声里。

距离上次走这桥，已是一年半前的事。下了桥，过了斑马线，沿着美芝路走，看到大巴停靠在行道树与建筑的过道上，那便是黄金大厦的戏院楼了。厚实的水泥立面犹如一台打印机，深色玻璃像票据一样被吐出来，垂在边沿上；顶部压着“黄金 GOLDEN”大字；下方是两层挑高的大厅，尚有人流。我拿出手机想拍下戏院楼的侧脸，这才发现行道树的枝桠如此碍眼，怎么摆都摆不出干净的构图。或许正是如此，它才会满脸泪痕吧。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踏入大厅以后，映入眼帘的是商场入口。两樘玻璃门，红色的腰线已经褪色，写着黄金大厦。入口左侧有兑换铺、杂货铺、旅巴柜台，各个面向大厅；右侧看似是一家老式卡拉 OK 酒廊。深色不透光的玻璃外墙前，有一台白色自动售货机突兀地守在那里。二楼的落地玻璃后面是商场里头的一排店铺，不见人影。

大厅里最难忽视的还是那一对电梯的外立面。浅色仿石材饰面斑驳的色差，被“黄金剧场”那一块红底黄字的楷书牌子给压下去；边上紧挨着白底红字的 Carnival Cinemas。往下一点，一块老旧的指示牌列着各楼层：一楼售票处，五楼黄金影院 1 和 2、黄金试片室；三楼黄金剧院的字样，在胶带粘过又撕去的暗黄痕迹里若隐若现。电梯门最左和最右各一张印度电影全尺寸海报。两扇电梯门之间，又有上下两排的海报框，上排的是红底白字 Filmhouse 的招牌和营业时间，下排则是正在上映的文艺片海报。我盯着电梯按钮正上方，被抢去焦点的楼层标志“1”。它顶上的浅色饰面还压着另一个标志：大圆形的轮廓，内嵌三角形文字排版，构成一道投影光束，那些文字拼凑着 The Projector。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电梯门开，里头三面玻璃镜，一左一右贴了两张海报，都是文艺片。按钮只有三个楼层：三楼标着 Carnival Cinemas，五楼贴着 Filmhouse 的标志。

电梯门再开，眼前的景象已是截然不同。复古的排版灯箱没了，原先吧台的位子也空了出来。售票处还在原来的位子，但也只剩下一个平整的银色柜台。蓝红双色拼接的墙面贯穿了整个门厅，柜台后原本一整排的窗户也被漆成了蓝色，每个窗户中间留了个圆口，下午的阳光便洒在了窗前的高桌。原先吧台的位置如今是两个黄金影院配套的金属边框深蓝背板橱窗，电影海报在里头做灯光浴。影厅入口上的扇形招牌还在，但入口前多了黑色洞板金属立杆的指示牌，白色模块化无衬线字体，拼凑出影厅名字和放映影片的排期；留白的门板上木质与深色石材的三角形拼接看得更清楚了。天花板的线性纹理从电梯一路延伸到末端的楼梯口，访客从电梯出来便能直接看到楼梯凹墙上所投影的内容，以及那台默默工作的老式投影机。旧有的桌椅也替换成了朱红色的弧形沙发和圆形茶几，其中一套沙发正对着的，是当年那对大头电视。

今天，来看杨德昌的《一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在售票处买了票。戏票从柜台上的打印机吐出来时，我还是想起了那张照片，照片里是以前售票柜台上的灯箱手工拼出来的 FIN。那是 The Projector 无预警宣布结束营业时发布在 Instagram 上的。营业最后一天，影迷零星前来道别，网上满是自责，有人甚至说新加坡的灵魂已死。那天我在宿舍里赶着新学期的第一份作业，犹豫过要不要去，最终还是没去，毕竟我只在那看过一部电影，我又有什么资格悼念呢？

半年后的某一天，刷着 Instagram 的时候，忽然一则帖子被推送给我。在天使投资人的资助下，The Projector 原址即将重开。

我收好戏票，发现还有点时间，便去看看以前没去过的角落。来到了旋转楼梯前，怜惜地看了眼投影机，视线迫不及待地往楼梯井里看去。但其实底下一点也不美丽，就只是一堆散乱的箱子。五楼的梯阶，被涂成了有线电视的无信号彩条。可梯阶一扇扇开下去，开不了多久就只剩下瓷砖原来的肉粉色了。旋转梯的扶手边缘虽磕掉了不少漆，无损它厚实得可怕，况且它仅靠那些纤细的黑色金属杆支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从楼梯口走出来转左就是那崭新的银色吧台。继续往左走，左右墙面的弧线逐渐敞开，那便是第三个影厅 Blue Room，昔日的黄金试片室。入口上边也有同样的扇形造型，不过它是个蓝色灯箱。此时侧窗外的阳光打在门旁伫立的两把火炬壁灯，在红色地板上投下锥形影子。沿着右墙的弧线继续走，天花板忽然矮了一截，那里有一樘双扇木门，漆上了和墙面一样的拼接色。左边有个楼梯廊道，廊道上的墙壁有一群神情木讷的涂鸦人物，那人群走过曲折的楼梯，引领你到厕所。当你还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们戴着奇形怪状的眼罩时，贴满海报的厕所墙壁又将把你淹没。《盘丝洞》《南拳王之气壮山河》《池袋色情男女》《出租车司机》《荒野猎人》……

检票后入场，哒哒哒我再次爬上这阶梯。一样的影厅、一样的座椅、一样陡峭的阶梯，只不过这次我不必再爬上去。我沿着影厅的横向过道，走到右侧第一排第一个座位并坐下。当全场灯光熄灭，独留投影机的光束在银幕上，我欣然地伸直了腿。也许以后我真的会常回来了。

散场后，电梯门开开关关，撒了尿回来，人潮依旧还未退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穿过沙发，走向那座旋转梯。在楼梯口还是迟疑了半晌，谁晓得这是通往哪里？没过多久，还是迈步走下去了。噤噤噤，渐渐看到了熟悉的楼层指示牌，顶上有个“4”。那里只有两扇门，一扇是木门，另一扇铁闸门紧闭，闲人免进。噤噤噤来到另一楼，卷帘门内是 Carnival Cinemas 售票处和金灿灿的爆米花，门厅明显比楼上宽敞得多。打开手机搜看里边的照片，竟有金沙剧院池座那般大。多彩波浪纹地毯、红色绒面座椅，巨大的弧形眺台宛如穹顶悬浮在后排之上，那该不会是还有二层的楼座？立刻上网一查，果然没错。剧院的眺台早在 90 年代就被剥离出去，改造成黄金影院；天花板被截半的弧顶、陡峭的梯阶、放映时偶尔传来的漏音，全部忽然说得通了。

70 年代的观众坐在池座、眺台看李小龙、李连杰电影的时候，是否曾想，廿年以后，各自座位上会有三部戏在同时放映；再一个廿年以后，连电影里的对白都是三种不同的语言？我走下那无人的旋转梯，平视那堆在底楼的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子。人类的生命因为电影延长了三倍，我想，黄金剧院亦是如此吧。

5

蜡烛所造的戏院、银幕、观众，全在一片静谧中缓慢、沉重地融化。我想起了黄金剧院，又看了看我现在所处的影厅。我和坐在另一头的观众，会否也随眼前的蜡烛一起融化殆尽？

那是毕赣《狂野时代》的最后一幕。我错过了之前在邵氏院线的上映期，时隔数月，被带回了 SFS Somerset 的银幕。这影厅藏得很好，我问了外头嘉华院线的检票员才找到。当天只有两个观众，我等另一个观众走远了才离席。

Cineclosure 相比起乌节路的其他同伴，显得格外冷清。搭着手扶梯下来五楼，便是 The Projector 因黄金大厦计划整体出售而搬来的驿站。复古排版灯箱悬在那天花板上，我仿佛感受到了当时搬进新家的喜悦与憧憬，又感受到了搬回老巢的温馨与踏实。

出售未果，说不定是黄金剧院还不想死吧。

原来黄金端记在这里啊。

背着富士复古微单相机回到了黄金大厦。下午六点，餐馆里每张圆桌上几乎都冒着炉火，食物的香气弥漫在地下一楼的最角落。这家海南餐馆算是这里的老字号了吧，戏院楼外墙上甚至还有它显眼的招牌。地下一楼还有另一家餐馆 Siam Square Mookata 颇有人气。商场中庭的老式日光灯下，烤肉的油烟如薄纱晕开来。食客的嘴停不下来，人声鼎沸；烤盘里的肉片汁水渗流，滋滋作响。中庭上来一楼是一间散发街头文化气息的文青咖啡店 ROOKIE & HAUS，精心穿搭的男女在叛逆标语和古着衣物间品啜咖啡。商场一楼和地下一楼还有些食肆、酒吧，尚有人烟；其他地方只剩下死寂一片。

举着焦距 23mm 的饼干镜头，怱着狭窄的走道，观景窗里的画面有点欠曝，旋开光圈环咔哒咔哒。曝光构图准备就绪，却怎么等也等不到一个路人带着故事走进来。于是只能动起来，在不见天日的走道上窥视每一件店铺。门敞着的唱片行、理发店、泰国超市；门半掩着的时装店、锁匠店；门闭着的邮票行、风水店、暹罗佛行、泰式按摩院、卡拉 OK 酒廊。锈迹斑斑的门把还在服役、铝制玻璃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边框严守秘密、过时的广告极力挽留时光、酒廊外的女子倚着高桌眼神放空。

我想拍下这一切，唯独缺乏按下快门的勇气。我的镜头无法参透他们人生的悲喜。唯有置身于此，才真切感受到被时代落下的落寞。他们在摩天大楼里找不到归属，只有这里不嫌弃他们。

我走到了逃生口前，推开木门噙噙上楼。积灰的白色小方砖、狂野的喷漆涂鸦。冲出五楼，是停车场，是办公楼底部的半露天平台。

刚下过一场雨，整个天空冷冷的，地面上的积水还未蒸发。我沿着壮硕的水泥柱走，办公楼的阴影压在了我的头上。看看停车场前那片闲置的绿地，大厦刚建成时，那里还是河流。河对岸是国家体育场、室内体育馆，灯火通明。薛尔思桥悬浮在那树冠之上，跨过了花穹和云雾林，跨过了摩天轮，来到滨海湾金沙的脚下；一个个地标从动土到竣工，都有黄金大厦见证着；他们个个大方得体，只有他痕迹斑斑。

积水里的光影忽然晃动，一个男子从戏院楼走出来，在护墙边抽烟。我沿着他来的方向走去，薄荷绿的墙面上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出现三个双线体大字“大爆走”。再向前走，熟悉的涂鸦人物出现了。这次他们要我望向那蓝红拼接色的木门。我推开门走进去，穿过 Blue Room，走下旋转梯，来到了四楼。

我靠在墙上抬头，那只眼睛一直都在。我望穿他那深蓝色瞳孔，却只见一只乌鸦飞过。他待我和所有人一样，默不作声，也不说他是不是什么都看见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散文组佳作奖

呷饱未/

陈颖萱 义安理工学院

我和阿公之间，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也隔着一道宽宽的语言之墙。阿公一生只讲潮州话，而我自小习用华文。这道语言上的隔阂从我记事开始便静静伫立，但却从未阻隔心意，遥遥相对，我们总能看见彼此脸上的笑意。

上小学时，唯有假期我才能回到马来西亚的老家，平日的牵挂，全靠一通通越洋电话维系。每次通话，我总会念出那句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潮州话：“你呷饱未？”我的发音算不上标准，但阿公总是笑着回道：“呷饱了。”而后他总会反复叮嘱我要用功学习、孝顺父母。虽然无法促膝长谈，可一来一回的简单对话，早已胜过千言万语。

每年六月假期，是我们一家满心期盼的日子。我们坐上长途巴士，在颠簸中度过数小时，抵达老家附近的车站。马来西亚的烈日炽烈灼人，烤得柏油路微微发软。阿公总心疼我们徒步赶路，更怕我被骄阳晒伤，每一次都早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早骑着摩托车到车站等我们。远远望着他瘦小的身影倚在摩托车旁，见我们下车，眼角的皱纹尽数舒展，笑成一朵褶皱的花。他将我抱上后座，我环住他的腰，摩托车突突作响，行驶在乡村小路间。清风拂过，鼓起了衣衫，那段从车站到家的小路，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安稳的归途。

那时，老家的窗户没有纱窗。我素来招惹蚊虫，经常被咬得满腿都是蚊子包，痒得坐立难安。阿公从不多言，只是一个人默默走到屋外，采一大把薄荷叶回来。他掂着脚，将它们一一铺在窗台、床头柜，连门框的缝隙里也细心地塞了几片。不一会儿，一股清冽又辛香的气息漫满全屋，扰人的蚊虫果真少了许多。后来我才知晓，这般一次次掂脚忙活，对于年迈的阿公而言，是一桩格外费力的事。可那时的我只顾着把玩叶片上的纹路，未曾看见他略显倦意的神情。

每日晨起，阿公总会为我冲一杯美禄。棕褐色的粉末冲入沸水，甜香瞬间四散开来。他拿着小勺细细搅拌，直至杯底再无结块，才稳稳递到我手中。在他眼里，大抵所有的小孩儿都偏爱甜食，所以他冲泡的美禄总是甜得齁人。我却从不会推辞，因为那份甜意里，藏着他独一份的疼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升入中学后，我们改乘霸王车回老家。路途耗时不仅锐减，还能直接把我们载至家门口，我便再也没有坐过阿公摩托车的后座。成为中学生的我依旧没能学会流利的潮州话，我们还是靠着比手画脚，还有父亲这台“翻译器”来维系日常交流。平淡而幸福的日子，就这样缓缓向前。

就当我以为这样的陪伴会岁岁年年延续时，变故骤然而至。在我入读理工学院的那一年，父亲神色凝重地告诉我阿公生了重病，身体大不如前。

为了方便照顾阿公，我们便将他接来新加坡就医。动身前往医院前，父亲再三叮嘱我，切勿让阿公知晓真实病情，免得他忧心。地铁缓缓前行，我一遍遍收拾心绪，提醒自己笑着闲聊，藏起所有不安。

可当病房门被推开的瞬间，我所有的伪装，尽数崩塌。

病床上的阿公瘦脱了形，身板单薄得像一片薄纸。看见我的到来，他浑浊的眼眸骤然亮起。沉默片刻，他缓缓开口说：

“我要走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我万分错愕。谁也不曾料到，一辈子只说潮州话的阿公第一次说华文，竟是要与我道离别。我的眼泪骤然决堤，汹涌而下。从前只当书本里落泪的比喻是文字描摹，直到此刻，我才真正读懂其中滋味。阿公神色平静，见我哭泣，又缓缓重复往日的叮嘱：“要用功读书、孝顺父母，每天都要好好吃饭。”

这是他最后一次对我说这些话。

此后数日，阿公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起初他还有精神聊几句，后来大半时间都陷入昏睡，呼吸沉缓而费力。我坐在床边不知所措，只是轻轻握住他的手。这双手，曾紧握摩托车把，曾采摘清凉薄荷叶，曾为我冲泡甜甜的美禄。如今却变得干枯冰凉，静静躺在我的掌心。

世人常说，离别前夕自有征兆。阿公离世前一夜，我做了一场无比真切的梦，梦里我满口牙齿一颗颗掉落。我猛然惊醒，心跳狂乱。凌晨三四点，鬼使神差地打开网页翻看周公解梦，那行文字我至今铭记：梦见掉牙齿，表示你可能会因为某些损失或是与人分离而尝到痛苦。

心口猛地一沉，不安席卷而来。

次日清晨，噩耗传来，阿公终究还是走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在旁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可我总觉得，这是祖孙之间独有的默契。他晓得我总爱琢磨这类梦境寓意，便用这样特别的方式，提前和我道别。纵有语言相隔，却用最懂我的方式，悄悄提醒我离别将至。

阿公的葬礼上来了不少人，除了亲戚，还有许多与他相交多年的老友。后来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阿公生性爱热闹，平日里常常出门闲坐品茶，结识了一众好友。我心底满是怅然，遗憾从前陪伴他的时光太少，也后悔没能学好潮州话。可流年不可逆，往事难重来，我唯有学着珍惜当下，用心陪伴身边的家人，不再让遗憾重演。

今年外出旅行时，我坐在飞机靠窗的座位。望着窗外层层叠叠的云海，我不禁遐想：不知天上的故人望向人间，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我暗暗期许，往后要努力活成闪闪发光的模样，这样一来，阿公便能在云端之上一眼找到我。

散文组佳作奖

周末的图书馆/

郑世群 新加坡社科大学

新加坡的周末，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慵懒。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道金色的条纹。空调的嗡嗡声很轻，像远处的蜂鸣，配合着偶尔响起的翻书声，竟也成了一支安详的曲子。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手里摊着一本刚借来的书，却不急着翻开，光是坐在这里，就已经很好了。

这座图书馆在碧山，离我家不远，走路大约十分钟。十几年了，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有时带着明确的目的，要找某本书、某份资料；有时什么也不为，就是想在这里坐坐。说来也怪，推开那扇玻璃门，外面的燥热、喧嚣，仿佛都被留在了身后。迎面而来的冷气不是那种刺骨的凉，而是恰到好处的清爽，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深呼吸一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图书馆的设计很通透，大片的玻璃幕墙让自然光充分涌进来，却又用特制的遮阳板过滤掉了赤道过于热烈的部分。天花板很高，空间开阔，书架像卫兵一样整齐地排列着，上面码着五颜六色的书脊。我最喜欢的是二楼那排靠窗的沙发椅，坐下去就不想起来。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楼下广场上的绿树，看到匆匆走过的行人，但隔着一层玻璃，他们的匆忙也变成了安静的风景。

记得十多年前，我刚来新加坡不久，人生地不熟，周末常常无处可去。那时候租的房子很小，连张书桌都放不下，图书馆就成了我的书房。第一次走进国家图书馆，我简直被震撼了，好几层楼，全是书！那是一个下雨的下午，我躲在里面整整六个小时，临走时借了五本书，抱在怀里沉甸甸的，心里却无比充实。从那以后，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不同的社区图书馆“探险”，兀兰的、裕廊的、淡滨尼的……每一间都有它独特的模样，但那份安静、从容，却是共通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里的老人。新加坡人口老龄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在图书馆里，老龄化却呈现出一种温和的面貌。我经常看到满头白发的阿公阿嬷，戴着老花镜，认真真地看报纸。他们的动作很慢，翻页时要停顿很久，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眼睛眯成一条缝，但神情是专注的、满足的。有一位阿公特别有意思，他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每次都坐在杂志区的同一个位置，先看《联合早报》，再看《海峡时报》，最后翻翻几种华文杂志。他的动作有条不紊，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有一次，我看到他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篇社论，眉头微蹙，偶尔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我在旁边看了很久，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还有人以这样虔诚的态度对待文字，真好。

还有那些孩子。周末的图书馆，儿童区总是最热闹的。小孩子们坐在地毯上，抱着比他们脑袋还大的绘本，看得津津有味。有的孩子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地走到书架前，踮起脚尖想够高处的书，小手在空中抓啊抓的，急得直哼哼。他们的妈妈或爸爸就坐在旁边，温柔地念着故事。我在新加坡十几年，注意到一个现象，这里的家长很重视孩子的阅读习惯培养，从孩子牙牙学语起，就经常带他们来图书馆。这些孩子长大了，大概也会习惯与书为伴吧。有一个小女孩，大概四五岁的样子，每次来都要借同一本书，就是《好饿的毛毛虫》。我见过她好多次，每次都直奔那个书架，踮起脚尖把那本书抽出来，然后心满意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足地抱在胸前。她妈妈试图给她推荐别的书，她摇摇头，固执地只借那一本。我觉得好笑，又觉得可爱，小孩子对重复的迷恋，成年人大概很难理解。

十几年来，图书馆也见证了我的成长。刚来新加坡时，我在图书馆里自学英语，借了好多语法书和简易读物。那时候我的英语很差，一篇文章要看很久，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查字典，在页边密密麻麻地做笔记。还记得有一本《老人与海》的简写本，我前后借了三次，翻来覆去地读，直到能顺畅地看下来。后来英语好些了，开始看原版小说，海明威的、菲茨杰拉德的、奥威尔的……都是在那排靠窗的沙发椅上读完的。再后来，我在这里准备职业资格考试，厚厚的参考书堆了一桌子，从早看到晚，累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来继续看。那段时间很辛苦，但在图书馆里，却觉得安心，周围都是努力的人，你并不孤单。

的确，图书馆里的“战友”们给了我很多无形的鼓励。有备考的学生，桌上摊着课本和笔记，眉头紧锁，嘴里念念有词；有写论文的研究生，面前摆着一摞摞参考文献，时不时停下来敲击键盘；还有学华文的外国人，捧着基础华文教材，吃力地练习发音……大家都在默默努力

着，空气里仿佛有一种静默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有一年我准备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压力很大，几次想放弃。但每次走进图书馆，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个总是占据角落位置的大学生，那个每天准时来的中年妇女，那个看书时会不自觉地揪头发的年轻人。我就觉得，再坚持一下吧。后来考试通过了，我第一个想感谢的，就是这座图书馆。

这些年，我在图书馆里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唏嘘的场景。有一段时间，图书馆里来了一个像流浪汉模样的人，头发乱蓬蓬的，衣服也脏兮兮的，身上有一股不太好闻的味道。他每次来都坐在最角落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书，一看就是一整天。有读者向管理员反映，说他的气味影响别人。管理员很为难，但还是温和地请他离开。他没有争辩，默默地收起书，走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这次明显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管理员没再说什么，他也继续坐在那个角落看书。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每次走过那个角落，都会想起他。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至少在这座图书馆里，他和别人一样，是个读书人。

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书架前徘徊了很久，最后抽出一本书，翻开扉页，忽然红了眼眶。他站在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那里，捧着那本书，很久很久，一动不动。我偷偷看了一眼书名，是本地作家写的散文集，大概是勾起了他的什么回忆吧。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图书馆像是一个庇护所，允许人们暂时卸下防备，释放那些被压抑的情感。

新加坡的图书馆还有一个好处，它是真正属于所有人的。不管你是富豪还是穷人，是华人还是马来人、印度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是像我这样的新移民，走进图书馆，都一视同仁。这里不需要消费，不需要会员卡，只有借书才需要，你可以坐一整天，没有人会赶你走。新加坡太热了，你可以来这里避暑；下雨了，你可以来这里躲雨；累了，你可以来这里休息。它不像商场那样充满消费的诱惑，不像咖啡店那样需要占位子，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空间，为读书人保留的、安静的、体面的空间。

这些年，我眼看着新加坡的图书馆越建越多，设施也越来越好。有些图书馆甚至 24 小时开放，方便那些夜猫子或早起的人。借书还书都自助了，用手机就能操作，方便得很。电子资源也越来越丰富，想看的书不一定非要有纸质版。但不管怎么变，那种氛围始终没变，安静、从容、包容。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前几天，我又去了碧山的图书馆。周末下午，人很多，但依然安静。我照例走向二楼靠窗的沙发椅，发现已经有人坐了，是个年轻女孩，戴着一副大耳机，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书。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随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那是一本关于新加坡历史的书，翻开第一页，是一张老照片，十九世纪末的新加坡河，河上停满了驳船，岸边是成排的货仓。我想象着那个年代的景象，苦力们光着膀子扛着米袋，汗水滴在码头上；商人们操着各种语言讨价还价；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清真寺的唤拜声、寺庙的诵经声……而如今，那些都已经远去，只留下照片里的斑驳光影。唯有这座图书馆，像是时间的收纳盒，把所有这些故事都收藏起来，等待下一个翻开它的人。

书看累了，我抬起头，透过玻璃窗望出去。广场上，一个妈妈正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车里的小宝宝睡得正香。几个少年踩着滑板，在人行道上灵活地穿梭。一对老夫妻手牵着手，在树荫下散步。阳光很好，照得树叶绿得发亮。这就是新加坡，一个普通周末的新加坡。而我坐在图书馆里，心里很平静。十几年了，这座城市在变，我也在变，但图书馆没变，或者说，它给我的那种感觉没变。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窗外忽然下起了雨。新加坡的雨总是这样，说来就来。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上，很快就连成了线。窗外的风景变得模糊，绿树、楼房、行人，都融化成一片湿润的色块。图书馆里依然安静，只有翻书声和偶尔的低语。这雨声反而让安静变得更加厚重了。我喜欢在下雨天待在图书馆里，外面风雨交加，里面却安稳如初，这种对比让人格外安心。

雨停了，阳光重新露出来，窗外的世界被洗刷得格外干净。我看看表，已经在这里坐了三个多小时了。我站起来，把书放回书架，准备离开。路过儿童区时，又看到了那个借《好饿的毛毛虫》的小女孩，不，现在她大概已经长大了，不会再借那本书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朝那个书架看了一眼，仿佛她还会在那里，踮着脚尖，努力去够那本书。

走出图书馆，空气里还带着雨后的湿润，温度比进来时低了一些。我深吸一口气，觉得整个人都清爽了。回头看看那栋熟悉的建筑，它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玻璃幕墙反射着柔和的光。下个周末，我还会来的，我想。十几年都这样过来了，今后的日子，大概也会这样继续下去吧。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图书馆就像是一座小小的灯塔，不耀眼，但温暖，为所有寻求安静和知识的人，亮着一盏灯。而我在这盏灯下坐了十几年，想一想，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散文组佳作奖

狮城师情/

高雅 淡滨尼美廉初级学院

故事的一切，还要从 2025 年 1 月 10 日说起。

那天午后，天空低垂着一层灰扑扑的云。刚升上高二的我，僵硬地站在学校行政办公室里，心惊胆颤地接过“O 水准”英文的成绩单。目光落在成绩一栏时，我再次看到了“D7”的成绩。这个数字和字母像冰凉的金属，冷不防贴上了我的皮肤。外面弥漫着开学季的欢呼声，我却只听得到自己血管里血液一下又一下涌动的声音。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这意味着我必须离开这所初级学院，转去理工学院或励仁高级中学。

起初，我并不真正明白离开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排山倒海的悔恨与遗憾才毫无预兆地汹涌而至，密密匝匝地将后知后觉的我吞没。那是一种溺水般的感觉：拼命想抓住些什么，却只摸到满手的虚空。我

有太多难以割舍的东西：那些因自由选课而得以交汇的跨学科项目——人文与科学的交织，感性与理性的对谈；还有那种师生之间没有太多行政壁垒的亲近——午后的走廊上，学生与老师讲述着人生中那些无解的困惑；以及只属于这里的、无法被复制的记忆。它们像一叠细碎的底片，在脑海里反复显影。可这一次不及格，却几乎要将这一切连根拔起，从我手里尽数夺走。未完成的梦想，在那一刻忽然变成了对岸的灯火，隔着浓雾，遥不可及。过往的努力在现实面前也显得苍白，甚至带着几分荒诞。这种切肤之痛，就像你满怀期许地上路，一路风光旖旎，以为梦想已近在咫尺，却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拐角，迎面撞见了路的尽头。

就在我跌入迷茫与困惑的深渊时，转机悄然浮出水面。高一时其他科目的优异成绩，加上各科老师的合力奔走、反复陈情，终于让副校长破例向教育部写了一封恳切的请求信，希望能让我继续留在初院。

一周后，我收到了教育部的肯定答复。薄薄一纸公文，却重得让我双手微颤。就这样，我带着对各位老师难以言表的感激，重新站在了梦想的起点。那条被硬生生斩断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路，又被命运轻轻铺回我脚下。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全力以赴，用优异的成绩，报答老师们的恩情。”

可事情从来不那么简单。生活回到了原样，但内在的某样东西，却已悄然干涸，好似一口曾经涌流的井，现在却再也听不见水声。

经过那段漫长且疲惫的跋涉，却与目标失之交臂的精神冲击，让我的自信逐渐流失殆尽。看着那些曾经拿手、如今却变得生疏的科目，我像是握住了一把久未出鞘的剑，分明还记得每一个招式，却再也挥不出从前那样的力道。每一场考试都变成了一次对自信的凌迟：我害怕那个刺眼的分数会再一次印证自己的跌落，害怕看到老师眼中一闪而过的失望，害怕辜负了那些曾经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的目光。

而最让我恐惧的，始终是英文。在“A 水准”中，英文不及格直接意味着大学之门在眼前合拢。于是，我深深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泥沼：如果最终成绩根本无法把我送进心仪的专业，那当初拼了命也要留在初院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一开始就去理工学院，日子会不会容易得多，压

力是不是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夜夜压得胸口发闷。夜深人静时，我翻来覆去，盯着天花板上那盏发黄的灯，忍不住对着空气发问：“究竟要怎样的结局，才能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随之而来的，是对未来渐渐黯淡的希望，直到再也寻不见一丝光亮。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耗损里，我失去了自己。以前的我拥有着许多：或许是某种毫无理由的笃定，相信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或许是某种浑然天成的勇气，觉得世界就在脚下，只要迈步就能抵达任何地方；又或许，仅仅是一种感知快乐的能力，能从一阵寻常的风里，嗅到远方的气息、能在黄昏课间的走廊上，为一片烧得火红的晚霞出神许久。我也曾站在高处俯瞰世界，笃定地相信自己登上顶峰不过是迟早的事。可如今，我才踉跄地惊觉，自己所立足的悬崖早已摇摇欲坠。那些支撑我多年的信念，正连同碎石一起簌簌滑落，即将崩塌。我既无力向上攀援，也无法坦然接受坠落，只能怔在原地，与从前那个笃定的自己默然相对，恍如隔世。

一个落雨的傍晚，我独自走在街头。雨丝斜斜地织下来，顺着我的发梢滴进领口，冰凉地滑过脊背。城市的灯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火在水汽中次第亮起，一盏一盏，朦胧地晕开一圈摇曳的橘黄。我停在路边，望向那片被雨水模糊的光，忽然想起《One More Light》里那句歌词：“谁会在意一束光的熄灭。”是啊，这世界纷纷扰扰，车流人潮从不停驻，从不会因为某一点微光在夜色里悄然黯淡而稍稍放缓脚步。

最终，拖着湿冷的身子回到家，我作出了一个决定。房间里只亮着一盏台灯，光晕圈出小小一片领地。我从架子上取下药瓶，拧开盖子，倒出四十多粒白色片剂。它们落在我掌心时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像一小捧细碎的雪。我拈起一粒放在舌尖，感受着嘴里的余温贴着它冰冷的表面。药物在口腔里慢慢溶开，带着微苦的味道，先是淡淡地攀上舌尖，然后滑进喉咙一点点渗进我的感官。随后，我用温水将它们一颗一颗送服下去。做完这一切，我躺回床上，拉过被子，闭上眼睛，等待一切归于沉寂。

然而，沉寂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般逼近。一阵突如其来的痉挛与反胃攥住了我。我扶着墙踉跄地冲进厕所，膝盖磕在瓷砖上，无法控制地呕吐起来。耳边的嗡鸣声中，混杂着胃液灼烧食道的痛楚。被吵醒的父母冲过来，灯光啪地亮起，他们的脸在刺眼的光线下满是惊慌。他们扶住

我，简单处理后便急匆匆打车带我赶往医院。急诊室的冷气扑面而来，我被放在轮床上推进去，头顶的灯管一根根后退，亮得让人睁不开眼。

经过一系列检查，我在医院里度过了十天的静息时光。不停滴滴作响的仪器，弥漫着消毒水混着微微发甜的药剂的空气，与点滴瓶里一颗一颗落下的液体，仿佛把时间拉扯得粘稠而迟滞。那十天像一场漫长的潮汐，将我冲到某个陌生的岸边，又徐徐退了回去，留下我浑身湿透。

住院期间，许久未见我身影的年级主任，辗转联系上我的父母。她细细问起我的近况，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带着藏不住的牵挂，每一句都像隔空递来的一壶温茶。她又这份忧心转达给了学校。正因如此，重返校园的第一周，副校长便邀我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午后温吞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慢悠悠地铺在窗台和木质桌面上，光斑里有细细的尘埃上下浮游。她与我谈了很久，目光温润而笃定，像一汪不流动的深水。她告诉我要试着培育一种“成长型思维”——相信人是可以成长、可以流动、可以改变的。说到动情处，她竟与我分享起一段深埋心底的往事。原来，她也曾被一场凶险的健康危机拖入生命中最暗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无天日的低谷。那种几乎要将人整个吞没的无望，至今忆起仍会心头一紧。那一刻，她的话语像一道光，猝不及防地劈进我混沌的思绪里。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生命原是这般脆弱，单薄得像蝉翼，远比我以为的还要容易碎裂；而一旦失去，就真的什么都不会剩下。

随后，她轻声宽慰我，若想休学，喘口气缓一缓，随时都可以告诉她，她会站在我身后，稳稳地托住我的决定。这句话落入耳中的瞬间，时间仿佛忽然凝滞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温热从心底缓慢地涌上来，漫过胸口，漫过喉咙。我怔怔坐着，一个字都说不出，只是看着阳光里那些浮尘无声地飞舞。那是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默，千言万语都化作了眼底烫人的热意。这位副校长，不仅在我险些被迫退学之际拉了我一把，更在我快要被挫败感灭顶的关头，再一次给了我停下脚步、重新整理自己的底气。我知道，若以当时的状态硬撑下去，恐怕会在考场里彻底崩塌，最终把自己拖进更深的漩涡。这，是她给我的第二次重生的机会。

在与家人慎重商量后，我终究选择了休学。办手续那天，我再次见到副校长和年级主任。临走时，副校长递来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一张卡片，素白的纸面，字迹一笔一划，温润饱满。上面写着：“很高兴能在这里与你相遇，也很荣幸能够认识你。愿你始终保持快乐、开朗与明媚，请记住，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强大。”

一旁的年级主任也递来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请相信，你的旅程是由你在再次站起来时展现的力量所定义的。你完全拥有走过当下这段时光的能力。一步一步来，你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期待明年再见到你回来的身影。”随后，她又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小东西，轻轻放在我手心。那是一只钩织的小蜜蜂——黄黑相间的条纹，用明快的线密密钩成，黑色的小珠子嵌成圆圆的眼晴，在光下微微发亮。她笑着对我说：“记得要 Bee Positive!”（要成为一个积极的存在）

目光触及那字迹和礼物的瞬间，一股细腻而连绵的温情便涌上心头，悄然润湿了我的眼眶。那只小蜜蜂安静地躺在掌心，像一团小小的暖意。两位恩师在我最黯淡的时刻，看见了我的脆弱，却还是愿意相信我的潜力。那些笔画像春日初融的溪水，清澈而柔软，径直流进心里最不设防的土壤。捧起那两张卡片和那只小蜜蜂，我便像捧住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两份沉甸甸的托付与信任。在这条不得不暂时偏离的轨道上，有人如此温柔地为我标下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让我知道身后并非空无一人。原来我从来都不是单枪匹马。

之后的日子里，我时常翻看那两张卡片。每一次目光抚过那些字句时，心底某个尘封许久的地方便被悄然唤醒。它们在我以为自己无路可退的时候，让我窥见了另一种可能。我忽然觉得，那些曾如顽石般硌在生命里的挫败与失去，也许不过是生命激烈碰撞时留下的刻痕，而远非世界的全部。这念头像初春的融水一样，慢慢渗进心里每一条干涸的缝隙。直到如今，那两张卡片带来的暖意仍时时漫上心头。仿佛时光从未带走那份温度，依旧贴肤可触，如静默的阳光，穿透年月，细细地抚慰着我生命的每一寸角落。

在休学修整的日子里，我反复咀嚼她们说过的话，终于有了足够的时间重新积蓄力量，也终于能够退后一步，冷静地审视自我。她们的言语在我心里落籽，在安静的土壤里慢慢发芽。我开始回忆起许多具体而微的过往，也开始明白：生命不是一次精准无误的抵达，而是历经挫败依然向前、在混沌与迷雾中逐渐清晰的跋涉。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奔跑之中，失手与错误如影随形，旧的痕迹尚未褪去，新的问题便已悄然浮现。生活因此常显得混乱无序。当对抗持续，当错误累积到足以动摇步伐，人便会与一种更核心的经验相遇——失败。它并非意外的中断，而是跋涉路上必然的关口。它以剧烈的形式重塑认知，带走我们曾深信不疑的安稳，让人经历失去与困顿，却也由此强行推开了新的空间。正是在旧有路径断裂之处，新的领悟、新的韧性、新的力量，才有了破土而生的机会，我们才获得了彻底蜕变与真正重建的可能。

奔跑、对抗、跌倒……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最终编织成一场完整的成长。生命的厚重，正是在这一次次主动的奔赴、勇敢的交锋、坦然的停顿与清醒的修正中，逐渐显现。重要的从来不是避开风雨，而是在风雨中，让脚下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清醒、扎实而坚定。

如此一来，我终于可以坦然地说出这句话：如果时光倒回一年前，哪怕我早已清楚知晓未来将遭遇的种种坎坷，我仍然会坚定地走上同一条路，做出同一个选择。因为这段旅程，让我领会到比“成功”更珍贵、更有意义的生命课题——重新选择，从来不是为了扭转结局、改写命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而是学会更主动地奔入生命的进程、更勇敢地直面一切阻力、更坦然地接纳每一次跌倒后的自己。

想通的这一刻，凝固了一年多的时光终于破茧而出。我不再等待，也不再退避。就像孙元平在《杏仁》中说的那样：“我决定去碰撞。与生活，还有我所能感觉到的一切碰撞。”所以，我迎面撞向风，让它的凛冽涤荡我的身心；我大步走进雨，任它敲打我的肩膀与脊背，洗去日复一日的沉闷与倦怠。我更去碰撞那些曾让我绕道而行的可能性——哪怕是坎坷，是失败，是陌生而汹涌的情绪，它们都将成为我向上的阶梯。我甚至要把那些曾让我心头发紧的幻想，亲手变成滚烫的现实。哪怕只有一次，也要让生命因碰撞而燃烧！

至此，我要着重感谢副校长与年级主任。她们懂得如何呵护一颗自由生长的野花，让它按其本性绽放；也懂得如何将挫败的根系，轻轻接回土地的脉络；更懂得如何在了一颗困顿沮丧的心里，重新点燃对这片土地复杂而深沉的爱，最终让眷恋生根，长成盘根错节、无法割舍的连结。在无数次怀疑明天是否值得期待的时候，是她们的关爱、鼓励与耐心教诲，让我依旧选择相信未来。如此深切厚重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的温情，怎能不令我为之动容？每每思及，眼底依旧会泛起潮湿的热意，心潮翻涌，久久难平。

未来的人生，或许仍会有失败时的怅惘、深夜里的迷茫、人潮中的彷徨。但我深知，在我十八岁的年岁里，两位恩师在我心中种下的力量、勇气与启迪，连同那份真诚深厚的关怀，都已化作我血肉的一部分，融进我看待世界的目光，随着每一次呼吸，给予我面对未知却仍勇于前行的底气。只要心怀这份早已生根的暖意与坚定，生命便不会驶入真正的绝望。它会在每一次寻找自己的途中，愈发丰盛而明亮，直至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散文组佳作奖

怀念敦煌/

李恺其 南洋理工大学

敦煌，这座边陲小城，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故乡。

她似一枚被风沙打磨千年的琥珀，封存着我的童年，也凝固着漫漫时光。我时常想，这座深居戈壁的边陲小城，究竟是在何时，于我心中悄然种下一颗名为“乡愁”的种子？或许，是在一场裹挟着无垠大漠气息的风沙里；或许，是在每年夏日那一口李广杏的酸甜中。

小时候，我眼中的敦煌是风沙漫天的、干燥的、灰扑扑的。党河风情线的柔波总是静静地荡漾着，两岸的杨树一到春天便扬起漫天飞絮，落在头发上，钻进衣领里，细细密密地痒。鸣沙山就在城边，不算高，却绵延得很远。夏日的傍晚，我总爱和伙伴们爬上沙山，再顺着沙坡一路滑下，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沙，回家少不了挨一顿骂。我也喜欢坐着外公的自行车，去探索沙漠中某段废弃的公路，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在路的尽头放声高歌。那时并不知道，这些琐碎的日常，会在很多年后，成为我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

异乡的夜，总是格外寂静，也格外漫长。如今，每当我在长夜里想起遥远的敦煌，脑海中浮现的，并非是莫高窟令世人惊叹的壁画，亦非是月牙泉那凄美的传说。我怀念的，是儿时夕阳下奔跑的脚步，是外公在厨房里拉面的背影，是巷口那家麻辣烫店氤氲的香气，是冬日门前杨树枝桠上挂满的白霜。这些细微的、平凡的温暖，像一根根无形的丝线，轻轻牵动着游子的心弦。

而这些，都是再也回不去的昨天。

小学时的暑假，是我与敦煌最亲密的时光。那时，敦煌尚未通高铁，我们要坐五十多小时的绿皮火车才能抵达广州。每次离别总在夜幕降临时，外公会在站台上不停挥手，火车开动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向前跑几步，那佝偻的身影在月台上显得那么单薄。最终，他蹒跚的脚步再也追不上渐渐远去的列车。他的身影一点点缩小，最终消失在戈壁苍茫的夜色里。

我不知道他在站台尽头站了多久，只记得那趟车很慢，慢得足以让我记住窗外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祁连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山的雪在月光下泛着青白色的光，像一条沉睡的巨龙横卧天边。过了嘉峪关，长城就断断续续地出现了，那是土夯的残垣，有些已经坍了，有些却依旧倔强地立着。清冷的月光洒在上面，仿佛历史无言地诉说着这片土地千年的风云变幻。每到此时，我总会想起那句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年前的戍卒，是否也在这同一片月光下，望着同一个方向，思念着他们的故乡？

后来，在中学课本里，当我读到《汉书》中“列四郡，据两关”的恢弘，读到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读到归义军“誓扫匈奴不顾身”的悲壮誓言，我才忽然明白：原来那些曾在试卷上默写的枯燥字句，竟也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另一种乡音。张骞出使西域时，是否也曾在这片土地上饮马？那些无名的画工，在幽暗的洞窟中耗尽一生描绘飞天时，是否也曾想过，他们的灵魂会随着这壁画永生？那一刻，敦煌不再仅仅是我出生的地方，她是汉唐边关，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无数英雄豪杰与无名工匠用生命共同书写的史诗。张骞出使西域之时一定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一个敦煌的游子会在遥远的南海之滨，为他写下的那段历史而心潮澎湃。或许在很多人眼中，这些词句只是课本上几个微不足道的考点，可于我而言，它们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植血脉，是我灵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我向别人介绍家乡时，忍不住提起的骄傲。

再后来，我走出了玉门关，走向更大的世界。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在新加坡的繁华街头，我尝遍了各地风味，却始终不敢轻易踏入那些写着“西北风味”的小店。我不是不喜欢，只是不敢。我怕那一口面汤的咸香，会瞬间冲垮我多年筑起的心防；我怕那熟悉的味道会像一把钥匙，猛地打开记忆的闸门，让我溺毙在对故乡的思念里。我怕吃一口，就想起故乡的风沙，想起外公外婆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想起他们把面条捞进碗里，浇上西红柿鸡蛋卤子，再淋一勺油泼辣子，红亮亮的，看着就让人咽口水。我更怕在街上忽然闻到熟悉的味道，每每看到写着“甘肃味道”的招牌，我的眼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泛起泪光，大抵这便是所谓“近乡情更怯”罢。

去年暮春，时隔多年，我终于再次回到敦煌。

火车驶入敦煌境内时正是清晨。天边先是泛起鱼肚白，继而化作浅橙、橘红，最后整个东方都仿佛被点燃，像一匹燃烧的锦缎铺满天际。太阳跃出地平线的那一刹，万道金光刺破戈壁的薄雾，洒在沉默的骆驼刺和碎石上。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忽地落下，不是因为悲伤，而是一种血脉被重新唤醒的激荡——我终于回家了。

然而，故乡的变化却让我感到一丝陌生。沙州夜市还是那个夜市，可两边的店铺多了许多，招牌也换了，花花绿绿的，比记忆中亮堂不少。街上的游客比本地人还多，说着天南地北的口音，有些还穿着租来的飞天服饰，在街头巷尾拍照。莫高窟要提前预约，外面建起了宏伟的游客中心，排队的人群从入口一直蜿蜒到停车场，遮阳伞五颜六色的，像一丛丛绽放的花。九层楼的檐角依旧高高翘起，在蓝天下庄严如昔，可楼下的纪念品商店里，却摆满各种我儿时从没见过的东西——丝巾、明信片、复制的壁画，甚至还有 3D 打印的佛像工艺品。我站在那里，忽而有些恍惚：这还是我记忆里的敦煌吗？

小时候，莫高窟是安静的。每到假期，外公外婆常带我走进洞窟，讲解员拿着手电筒，光束落在壁画上，那些飞天的衣袂、佛陀的微笑，在昏暗中若隐若现。洞窟里很凉，有一种陈旧的、干燥的、混合着颜料和尘土的味道。那种味道，我在别的地方再也没有闻到过。可如今，游客太多了，洞窟里挤满了人，到处摩肩接踵。为了保护文物，许多特窟不再开放，开放的那些也只能匆匆停留几分

钟。那个安静、神秘、让人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的莫高窟，似乎已然离我远去了。

不只莫高窟，敦煌的许多地方也都在变。曾经的月牙泉安静而神秘，可如今，月牙泉边修起了宽阔的木栈道，停车场大得惊人，观光车来来往往，把游客不断送到山脚下。听说因为地下水位下降，泉水面积比从前小了许多，要靠人工补水才能维持那大漠中的一弯月牙。每个周末，泉边都会举办规模宏大的演唱会，歌声响彻云霄，那盛况甚至比八万人体育场还要热闹。我站在泉边，看着那些骑骆驼的游客，忽然想起小时候外婆曾说，她年轻时，骆驼是真正的交通工具，不是供游客拍照的摆设。那时，还有许多人骑着骆驼赶集，驼铃声远远传来，清脆而悠长。而如今，那样的声音，似乎只有回忆里才能听见了。

外婆说，家里的老房子要拆了，那里要建一个新的商业区。那幢不起眼的小楼，我出生的地方，我学会走路、学会说话的地方，我摔过跤、玩闹过、偷偷哭过的地方，就要永远消失了。楼梯扶手上还留着儿时磕碰出的浅痕，墙角似乎还藏着我小时候哭过笑过的回声。楼前那棵杏树，每年夏天都会结满金黄的李广杏。外公外婆总会将它们打下，晾干后寄到广州，那杏干，比任何商场中售卖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名贵果脯都更美味。可现在，那儿时的味道，却也要永远消逝了。

外婆说起这些时语气很平静，仿佛只是讲一件寻常小事。我知道她不是不难过，只是她那一代人，早已习惯了失去。他们失去过青春，失去过梦想，也失去过太多无法追回的人和事，可他们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接受，然后继续生活。

我想起历史上那些闯关东、走西口的人们，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一定也和我一样，总是回头看一眼、再看一眼。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我没有离开，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就在地地上大学，每天骑车上下学，周末和朋友去夜市吃烧烤，傍晚在党河边散步，生活平淡而安稳，没有大风大浪，也没有乡愁。可我还是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我要出去看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我去了广州，去了南京，去了新加坡。我游览过珠江的灯火，沉醉过秦淮的夜色，也沐浴过南洋的海风。可每到深夜，尤其月圆时分，我总还是会想起敦煌，想起那片荒凉、干燥、灰扑扑的土地。我和敦煌之间仿佛始终连着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在鸣沙山顶，一头拴在我的心上，无论我走多远，它都始终不会断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记得在南京那年的中秋，我收到外公寄来的月饼。家乡的月饼和别处不一样，不是小块的点心，而是大块的馍，里面是千层的，夹着胡麻、玫瑰、姜黄和苦豆，咬一口，满嘴都是故乡的味道。我吃着吃着就哭了，哭得像个傻子。室友吓坏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只是想家了。

家这个字，从前觉得稀松平常，可自从远离家乡，便重得说不出口。

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敦煌的游客数量又创新高，莫高窟门票一票难求。评论里有人说敦煌是“一生必去之地”，有人惊叹壁画震撼，也有人赞叹飞天之美。我看着这些评论，忽然觉得，他们说的敦煌和我认识的敦煌并不是同一个地方。他们看到的是旅游景点，是文化遗产，是世界奇迹。我看到的，是故乡，是童年，是外公外婆的背影，也是我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离开敦煌这些年，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学会了很多以前不会的知识和技能。我学会了在大都市生存的法则，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学会了在大会上讲演，也学会了一口还算流利的英语。可有些东西，我却怎么也学不会：我学不会在离别时不回头，学不会在月圆时不思念，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学不会在尝到一口家乡味道时不掉眼泪。或许这就是乡愁罢，它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本能。就像戈壁上的骆驼刺，无论猎猎风沙吹向何处，它们的根永远深深地扎在那片养育它们的土地上。

敦煌变了，又似乎从未改变。变了的是她的容颜，是那层裹覆其上的现代外壳；不变的，是她骨子里苍凉与坚韧的底色，是她在我心底刻下的永恒印记。她是风沙漫天的边陲小城，是驼铃声声的丝路重镇，是飞天起舞的佛国净土，是雄奇壮美的塞外边关。她是汉武帝设立的河西四郡之一，是唐玄奘西行的驿站，是张大千的临摹画室，是常书鸿的守望之地。她是千百载的凿壁开窟，是无数的画工在幽暗的洞窟里，用一生的时间描绘心中的极乐。她也是外公的拉面，是门前的杏树，是巷口的麻辣烫，是党河畔的晚风，是鸣沙山上的月光。她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魂牵梦萦的所在，更是我灵魂深处永恒的锚点，她是我的根。无论我的脚步走出多远，无论岁月过去多久，无论我身处何方，无论生活变成何种模样，她都在那里，在戈壁的深处，在风沙的尽头，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只要想起敦煌，想起那片辽阔而温情的土地，我的心便有了归处。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敦煌，永恒的敦煌，你是我生命里的一粒沙，虽渺小，却见证了千年的风霜；你是我灵魂中的一弯月，虽清冷，却照亮了所有的归途。

敦煌，永恒的敦煌。

汉诗组

笔端漾华年
星洲开文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作品

汉诗组首奖

驱车入山村二首/

张泽鼎 新加坡国立大学

其一

颠摇渐迷眼，窗外碎光斑。

竹乱疑峰势，杉匀隐道弯。

偶逢开朗处，总在失神间。

后视¹别来路，此行应晚还。

¹ 后视：指汽车后视镜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其二

田垌吞歧路，柴门鲜泊车。

溪头听卵石，风里想飞花。

山孕百年树，人耕两鬓华。

难能归野性，去日与谁赊。

评委评语：

“二首由入山写至思归，移步换景，层次自然，意脉贯通。

“乱”、“匀”、“孕”、“耕”炼字精警，对举有味，既见

山林幽深，又显田园生机；句法清健，对仗工稳，景中寓情。

结尾余韵悠扬，归野之慨含蓄深长。”——张松

汉诗组二奖

赋得无人机系荔枝来/

于子轩 南洋理工大学

无复红尘驿马来。天开蜀道妄崔嵬。

击风旋翼驱云暗，堕月绀囊引蝶回。

庾岭枇杷黄作伴，汉家钟鼓乱相催。

寄书何意追鸿雁，铁臂新悬陇上梅。

评委评语：

“以无人机运荔枝翻新传统题材，将驿马、蜀道、鸿雁、陇梅等古典意象纳入现代语境。想象奇峭，句法雄健，对仗工整；古今意象错落交映，既见技术新变，亦存寄赠诗意。”——张松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汉诗组三奖

南洋听雨/

蒲歌 新加坡国立大学

棕林雨脚绕虬根，恍惚天河泻壑喧。

骤点敲蕉珠乱迸，斜风溅蕙水频翻。

银帘漠漠迷遥岸，翠羽珊珊立短垣。

过客无须询底事，清欢自得不多言。

评委评语：

“棕林骤雨，声色交织，“敲蕉”、“溅蕙”、“银帘”、“翠羽”层层铺展，句法流动，对仗稳妥。尾联由景入情，收束从容；意脉虽稍近熟，整体气韵明净。”

—— 张松

汉诗组佳作奖

苏幕遮·夜游植物园/

蹇佳颖 南洋理工大学

敛清辉，收暮暗。

携手幽园，灯影摇红晚。

记得白蘋花畔见，

去岁孤鸿，枯杪栖沙暖。

踏苔深，闻步缓。

笑指乡关，千里云帆转。

藻荇横塘波影满，

千古闲情，惟我同君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汉诗组佳作奖

梨园¹/

张锡珏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华灯绣幕映金台，锦瑟笙歌次第开。

短褐墙根霜入骨，红妆楼上翠盈杯。

梨园粉墨千夫指，紫绶貂蝉百辟陪。

曲罢帘垂残烛暗，空庭冷月照苍苔。

¹ 《梨园》：少时尝赋此题，讽今戏子穷奢、庶民潦倒之态。今反旧意，翻作新篇。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汉诗组佳作奖

鹧鸪天·隔/

刘梦珏 南洋理工大学

一树梨花落晚风，

春深门巷雨濛濛。

旧时燕子还寻主，

何处秋千半掩空。

舟去远，水连东。

青旗零落小桥中。

夜来不信灯花老，

犹剪残枝照烛红。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汉诗组佳作奖

鹧鸪天·星耀樟宜/

李欣融 南洋理工大学

拾级青岚拂面寒。城林叠翠入云端。

凭栏忽觉身如羽，极目方知心似禅。

雾邈邈，浪涓涓。余音悠远泛微澜。

一泓天水垂还起，万象枯荣本自圆。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汉诗组佳作奖

咏椰／

廖欣欣 新加坡国立大学

亭亭植立势摩空，身置轮回负此公。

华盖虚张难蔽日，孤擎独秀惯秋风。

一生多子愁为累，三匝无枝遇亦穷。

尚许直心参造化，坚贞到老有谁同？

现代诗组

笔端漾华年
星洲开文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作品

现代诗组首奖

书写即漂泊/

颜荣慧 义安理工学院

1. 相聚

我们来自不同海峡

围坐在同一盏灯下

稿纸缓缓铺开

乡音像碎裂的贝壳

零零散散，落满桌案

没人直白说起乡愁

可每一个人

都将故土，悄悄写进诗行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2. 书写

倘若墨水偏淡

便添一缕南洋的雨

倘若字迹轻盈

就蘸取夜半的清凉

我们不停书写

写到笔尖磨钝

写到信笺叠得厚过船票

文字从不惧路途遥远

我们行至何方

它便相伴去往何方

3. 陪伴

深夜伏案改稿

文字是独属于我的回响

佳节孤身独处

它替我道出

心底未曾宣之于口的念想

把笔墨收进行囊

漫漫异乡路

仿佛也缩短了距离

4. 留不住

只是啊

写着写着，年华便悄然老去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稿纸慢慢泛黄

年少的相片边角蜷曲

故乡在字句里反复鲜活

却再也回不去

那个攀上榕树摘果的午后

5. 今夜

我们围坐一圈

读诗，煮茶，默然不语

谁都不愿提起过往

窗外淅沥的雨

骤然化作

儿时听熟的韵律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有人垂首

重新斟满空杯

轻声道：再来一杯吧

趁月色还未走远

评委评语：

“这首诗分为五节展开，呈现出一种由群体到个人、由热烈到静默的情感递进。它以细腻的意象、浓厚的感情、和层层递进的结构，展现了漂泊中的乡愁、文字的慰藉、时间的流逝与群体的温存的主题。既是个人的心灵独白，也是异乡群体的共同记忆。” —— 林锦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现代诗组二奖

岛屿把海收进灯里/

蔡诗劼 南洋理工大学

他们说，

新加坡很小，

小到一场雨

就能从海边下到组屋。

可我知道，这座岛很大——

大到一滴汗里有南洋，

一盏灯里有祖先，

一口饭里有漂泊，

一声“来，食饭咯”

藏着几代人不肯熄灭的回声。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第一章·海先抵达

海比人先抵达。

它把旧船推向岸，

把藤箱、布包、族谱、沉默

一并送上潮湿的码头。

有人从福建来，带着咸风和断续的乡音；

有人从潮州来，把一只碗抱得比月亮还紧；

有人从广东来，在夜里数铜钱，

像数一条回不去的江。

他们没有把故乡丢下，

只是把故乡折小，

折进一声不敢太大声的叹息。

海水退去以后，

岸上留下了第一缕炊烟。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第二章·炉火认得姓名

最早认得他们的，

不是地图，是炉火。

米粒吸饱鸡油，一颗一颗，

替异乡人长出温热的骨头。

铁锅翻动，火星飞起，

像南来的星辰落进小贩中心的夜。

他们把苦熬成汤，

把穷切成薄片，

把思念剁碎，

与蒜末、辣椒、姜蓉一起下锅。

于是味道替人说话：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咸，是海没有说完的句子；

辣，是命运逼出的锋芒；

甜，是后来才敢相信的日子；

香，是漂泊终于肯坐下来。

第三章·组屋把风安顿下来

后来，岛开始长高。

一层一层的组屋

像被雨水扶起的信纸，

写满不同姓氏、不同语言，

不同晚餐的香气。

晾衣竹伸向天空，

校服、工衣、纱笼、睡裙

在同一阵风里交换体温。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漂泊到了这里，

终于不再像伤口。

它慢慢学会挂上窗帘，

缴水电费，等巴士，

在雨天收衣，在节日开灯。

所谓安居，

不是忘记海，

而是让海风也有地方坐下。

第四章·灯替岛屿发声

夜晚降临时，滨海湾把自己点亮。

玻璃高楼站在水边，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像一群从旧码头走出的梦。

鱼尾狮吐出的水日夜不息，

仿佛替这座岛把来路一遍遍说给世界听：

我们曾向海借路，

向雨借忍耐，

向双手借明天；

我们曾小得连沉默都要节省，

后来却把每一寸土地都点成星光。

可是，真正照亮新加坡的，

不是摩天楼，

不是烟火，

是清晨推开档口铁门的人，

是深夜擦净地砖的人，

是地铁里让出座位的人，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是用几种语言说同一句关心的人。

灯一盏一盏亮起，

像岛屿终于学会回答大海：

我没有忘记来处。

我只是把来处

活成了归途。

余声·雨落在所有名字上

雨又来了。

它落在牛车水的红灯笼上，

落在甘榜格南的墙影里，

落在组屋楼下一张还没收起的塑料椅上。

雨不翻译任何语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却听得懂所有人。

听得懂福建话里的盐、潮州话里的月，

听得懂马来语的早安、淡米尔语的花香，

也听得懂英文句尾那一点轻轻的 sia。

这座岛，

原来不是被海围住的。

它是被人间围住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把漂泊煮熟，

把乡愁住旧，

把异乡喊成家，

再把家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一代一代

交给更远的光。

评委评语：

“这首诗以“岛屿”为核心意象，描绘了新加坡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它结构清晰，叙事完整：从海的漂移，到炉火的味觉、组屋的安居、灯的发声，最后以雨的余声结尾，充满温暖与力量。整体而言，这首诗以宏阔的叙事和细腻的意象，展现了新加坡的移民史、文化融合与人间温情。” —— 林锦

现代诗组三奖

南洋寻梦记/

蹇佳颖 南洋理工大学

雨季

雨在铁皮屋顶练习弹跳，

像一群赤脚奔跑的孩童，

踩出没有节拍的自由。

母亲收起晒了一半的衣裳，

水珠从晾衣绳上滚落——

不是雨，是来不及说的告别，

一滴一滴，汇成望乡的潮水。

屋檐下，猫蜷成问号，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等天晴，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咖啡摊

乌黑的手柄压出褐色的河流，

炼乳在杯底沉淀成岛屿，

糖粒是碎掉的星星，

一粒一粒，沉进南洋的晨光里。

老人们的潮州话切开雾，

像刀，又像船桨。

“再添一杯”——

时间便慢下来，

慢成桌上融化的方糖，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甜得发苦，苦得让人想起

家乡还有半亩没卖掉的田。

旧货铺

褪色的旗袍裹着三十年代的风，

留声机哼着周璇的走调月光。

针头卡在同一条沟槽里，

像某个回不去的黄昏，

重复又重复。

店主用鸡毛掸子清扫尘埃，

却惊醒了木箱里的童谣——

那首歌的歌词已经没人记得，

但旋律还在，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像一根断掉的脐带，

还在风中晃。

夜航船

渔火是海面未熄灭的烟头，

烧着烧着就灭了，

灭成灰，灰成雾。

浪把方言揉成一粒盐，

咸得发涩，

涩得像祖母最后一句话——

没说完，就被风吹散了。

甲板上有人轻声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月娘光光，照我回乡——”

唱到一半，忘了下一句。

而缆绳正悄悄长出根须，

扎进水里，

扎进这一代人的梦。

邮票

邮票贴在泛黄的信封上，

女王年轻时的侧脸，

还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邮戳模糊了，

只能认出“1963”几个数字。

没有人知道这封信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为什么没有寄出去。

它只是在抽屉里，

等了一个甲子。

信封里只有一句话：

“这里四季如夏，

只是偶尔会梦见雪。”

评委评语：

“这首诗以五个场景呈现：雨季、咖啡摊、旧货铺、夜航船、邮票。每个场景都指向“无法回去的故乡”，强调个人记忆与现实的断裂。它以片段式场景呈现，形成一种拼贴感。意象新鲜、情感细腻。” —— 林锦

现代诗组佳作奖

无法纠正的温柔/

洪筠惠 新加坡国立大学

I 完整

厨房总是最先醒来。
水声比人更早开口。
晨光落在碗沿，
像一些尚未命名的花。

父亲坐在固定的位置，
报纸展开成沉默的墙。

母亲在锅与火之间来回，
语气轻得像蒸汽。

饭桌是一枚完整的圆，
每个人的呼吸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都落在自己的位置。

II 缺角

后来少了一副碗筷。

电视依旧播着新闻，
只是再没有人
顺手接下一句评论。

母亲还是会多做一道菜。
没人问，她也不说。

别人说：

“她变坚强了。”

其实她只是
继续把日子做完。

Ⅲ 重复

厨房没有变大，
只是回声变长了。

切菜、洗碗、收拾、再开始——
日子像一串
不会断掉的动词。

盐还放在原来的地方，
味道却慢慢偏移。

Ⅳ 错位

某一天，
称呼也开始出错。

她望着眼前的人，
喊出另一个年代的名字。

语气却依旧温柔，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仿佛时间

从未发生偏差。

她笑的时候，

锅里的汤还在微微滚着。

只有世界

短暂地失神。

V 双重现实

饭还是会准时出现。

只是同一张桌上，

开始坐着

两个版本的她。

一个记得过去，

一个停留在今天。

她安静地笑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像什么都没有失去。

他轻轻地应着，
像一切都没有改变。

VI 仍然温热

火还是要关。
碗还是要洗。

只是终于有人学会——
不再纠正时间。

有些错位无法修复，
有些称呼
也不必纠正。

饭还是热的。
只是故事
从这里开始分岔。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现代诗组佳作奖

风起/

李恺其 南洋理工大学

那年的光影

轻落掌心

如一片薄薄的叶

翻转着往昔的呢喃

轻柔，却微冷

带着未及言说的叹息

旧巷深深

月色微茫中

无人问

谁曾凭栏独语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谁又曾在凋零的时光里

轻唤我的姓名

我多想追寻那声音

追寻她

在岁月的渡口

飘渺的印记

可她

却在时光的褶皱间渐渐淡去

只余一缕轻风

掠过回忆的荒地

风起

往日的书卷被悄然翻尽

尘封的旧事，如残夜的孤星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燃尽最后一抹微亮

隐没在天光破晓的云际

今夜，月色一如往昔

我将昨日的影子折作纸鸢

放飞在时间的罅隙

纵然不知飘向何方

也不再留恋和追忆

待明朝，江南杏花微雨

我会携一缕晨曦，安放在心底

若有人问起

便轻轻一笑——

此去经年

皆是清风无迹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现代诗组佳作奖

空相人间/

唐硕 淡马锡理工学院

香火漫过殿宇，袅袅绕着檐角

世人皆俯身跪拜

掌心合十

把俗世的期许，一一托向高台

我常听人说

你四大皆空

空了地水火风

也空了肉身与梦

既然万物无自性

缘起皆泡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为何你还留一双悲悯眼

渡世人于苦痛？

若万物终归成空

为何香火岁岁不息

祈愿年年未曾停歇

信徒学着念诵“皆空”二字

空即是无，是散尽、是归零

云过天空，不留痕迹

因缘和合的刹那，是流动的风

你立在光影深处

渡人，却从不强人皈依

讲空寂，却未曾劝众生斩断尘缘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世人转头又执着一场相遇

或是一段牵绊

我看见你在菩提树下

沉默而坚定

明明你已看透轮回苦海无尽

却仍伸手

接住每一颗坠落的心

烛火摇摇晃晃，映着来往人影

有人来还愿，眉眼舒展

有人再叩首，又添新的期盼

大殿之内，佛法流转

讲放下，讲无常，讲万般皆幻

大殿之外，人间依旧

求所得，求相守，求岁岁平安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世人自行描摹了“圆满”的模样

把成佛变成又一场追逐

把跳出轮回，当成新的夙愿

我站在香火之间

不问解法，不问彼岸

轻声自问

当信仰沦为索取的依托

这往复的轮回

又是否，早已藏在每一次

不肯放下的祈愿里面？

现代诗组佳作奖

南洋印象/

李欣融 南洋理工大学

【鱼尾狮】

淡马锡岛屿上

某个静谧的午后

王子将一道掠影¹

当作狮子的英姿

那不经意的一瞥

为你埋下了伏笔

¹ 据《马来纪年》记载，约公元 1299 年，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在淡马锡（Temasek，新加坡的旧称）目睹一只猛兽。他的随从误以为是狮子。王子认为狮子有吉祥寓意，就将岛屿命名为“Singapura”（梵语指“狮子城”），建立了新加坡王国。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也造就了这座城市

六百多年后¹

你呱呱坠地 牙牙学语

却分不清 自己的身份

半为狮首之威 半为鱼尾之灵

这座岛屿的轨迹

牢牢镌刻在你身上

每一片鱼鳞

闪烁着甘榜渔村旧梦

川流不息的海港

演化成璀璨市景

¹ 第一座鱼尾狮雕像由亚历克·弗雷泽·布伦纳（Alec Fraser-Brunner）于1964年设计，被新加坡旅游局采用，并由林浪新（Lim Nang Seng）于1972年雕塑完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需要你，无声的滋润

你的狮首

没有金灿灿的鬃毛

却有一双坚定眼眸

俯瞰世事变迁

感应城市脉搏

凝望潮汐起伏

源源不绝的水柱，灌溉着

潋滟波光泛起的

鳞次栉比的倒影

夜幕绽放下

你那白色躯体

与身后的繁华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相辉映

慕名而来的游客

争相托起水柱

快门一闪

你悄然住进了

无数取景框中

八米高的身影

巍然矗立

风雨不改地守望着

这座城市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龙头游乐场¹】

你没有华丽的衣裳
却有镶嵌着
红色马赛克的斑斓
和蔼脸庞
眷顾着
七八十年代的专属记忆
当昔日脚步声
轻轻踏过草坪
透过五彩的钢圈身躯
穿越蜿蜒的回忆长廊

¹大巴窑龙头游乐场兴建于 1979 年，由建屋发展局（HDB）建筑师许延义

（Khor Ean Ghee）设计。宏茂桥也有一座龙头游乐场，但铺上了橡胶地垫。随着城市发展，许多具有特殊设计的游乐场相继被拆除。大巴窑这座是唯一保留沙池的龙头游乐场。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你是孩子们的天地

光着脚丫奔跑的梦

沿着那弯曲的背脊

滑出最纯粹的快乐

阳光斜照的维度

拉长了几缕你追我跑的剪影

斑驳了懵懂无邪的成长岁月

时光，也偷偷溜下了滑梯

像孩子们掌心的流沙

轻柔而决绝地，滑过指缝

那些，沙池上留下的脚印

是否会被时间的锋芒铲平？

那些，喧腾的欢声笑语

是否能掩盖拆楼机的轰鸣？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纵然时过境迁

你必定会留下

一段不被拆除的童年

还有一张

永不褪色的

回忆车票

【星耀樟宜】

擎天瀑布

从穹顶倾泻而下

一片银幕般水帘

触地激起磅礴回旋

铿锵而不湍急

高架轻轨列车呼啸而过

编织成一幕幕光影浮动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玻璃天悬桥上漫步

眺望袅袅升腾的薄雾

浩瀚如峡谷

柔美似夕阳

朦胧若梦境

沐浴在森林谷¹的惬意

大音希声般荡漾着

喧嚣中的一隅恬静

匆促中的一刻停泊

是世外桃源

是感官飨宴

是心灵栖所

¹ 资生堂森林谷（Shiseido Forest Valley）是星耀樟宜的景点，以绿意包围着中央的“雨漩涡”（Rain Vortex）。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倾听，雨漩涡¹的天籁之音

依然，潺潺回荡

将小渔村的蜕变，娓娓道来

每一滴水珠，澄澈着

这赤道绿洲

得之不易的

辉煌

¹ “雨漩涡”是星耀樟宜（Jewel Changi Airport）的著名景点，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室内瀑布，高达四十米。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现代诗组佳作奖

浮生八相/

荀圣迪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一、生之初

人生的分水岭，

是羊水。

有人金银钥匙，不愁吃穿，

有人女娃而逆了老人的安，

游泳，钢琴，还是画画，

都不是。

是屋顶的漏雨，

是母亲的叹息，

是我咽下的未来。

缘起之地，

不由我生。

二、老之貌

夕阳西下，

阳光从肩膀落入膝盖，

然后静静滑下台阶，

像一场无声的离席。

金光洒满旧木窗，

也洒进她浑浊的眼帘。

她不曾迎来某个分界线，

只是一天比一天，

更依赖扶手，

更害怕楼梯，

更沉默无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她忘了今天是星期几，
也忘了自己昨天有没有吃药，
她唯一记得的——
是年轻时爱人的背影，
和三十年前的蝉鸣。

三、病之躯

画床为牢，
白花花的一片，
竟已然是自己的全部。

年少有为，
也抵不过，
病痛之悲。

四、死之门

死亡不是黑色的，

是透明的，

是突然的，

是解脱的，

是遗憾的，

是各种各样的。

他走的时候，

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仿佛这个世界

不过是一场过期的梦。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五、爱别离

儿子想买的轿车，

他付下了，

女儿寄给他的钱，

他存下了，

爱人喜欢的发卡，

他囤下了。

连我的离开，

因为爱，

都是甜蜜的。

那偶尔多出的那副碗筷，

就当是我回家吃饭了吧。

六、怨憎会

“你好吗？”

“我很好。”

那无谓的招呼，

掩不住旧日的疏。

会议桌这么大，

却容不下一句真话，

你的心这么近，

却看不清面具下的你。

七、求不得

她想要一份安稳的工作，

想要一个不吵架的爱人，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想要一盏为她而亮的光。

她伸出手，

每次都差一点。

好似卖火柴的小女孩儿。

烛光在霓虹下颤抖微亮，

好似在嘲笑着她的愿望。

那个冬天，

大雪未伤她分毫，

只是熄灭了她藏在心口的光。

八、五蕴炽盛

色受想行识，

全都在燃烧。

身体、

情绪、

幻想、

欲望、

意识，

是我在驾驭你，

还是你在操纵我？

终 · 愿

人生一梦，

梦里皆苦。

但，

愿你历经风雪，

心中仍有暖灯一盏。

愿你百次跌倒，

仍愿为一次温柔而前行。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愿你看尽世间苦难，

徒劳一身伤时，

归来仍有人疼。

三行诗组

笔端漾华年
星洲开文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获奖作品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三行诗组首奖

芯片乡音/

王铭浚 南洋理工大学

我把阿爸的尾音，

刻进芯片，

夜里，电路长出榕树根。

评委评语：

“「夜里，电路长出榕树根」是本场最具本土感的神句，以芯片保存父音、以榕树根写乡情的在地扎根，技术与情感的融合天衣无缝。” —— 周德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三行诗组二奖

呔语/

刘肯维 南洋理工大学

英语打印的病历确认清醒

病床上喃喃的粤语归类为呔语

诊断：失语症

评委评语：

“双语对照（英文病历 vs 粤语呔语）揭示语言权力结构，「失语症」一词作结，点题而不点破。新加坡华语诗特有的语境感知，难得。” —— 周德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三行诗组三奖

老伴 /

颜科沅 新加坡社科大学

被上锁的记忆，轻轻捧着

她的呢喃铺在案前

直到香灰咽下那一把钥匙

评委评语：

“以香灰咽下钥匙为结，完成从记忆、呢喃到彻底消失的叙事弧，意象层次丰富。「被上锁的记忆」与「香灰」呼应精巧，失智题材处理得委婉深沉。” —— 周德成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三行诗组佳作奖

诈骗/

陈文杰 南洋理工大学

聊天记录，在你指间蒸发

屏幕一端，大雪封山

我成了那座拒不融化的铁证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三行诗组佳作奖

天井/

蒲歌 新加坡国立大学

天井接住一树玉兰

四季在花影里轮转

鸟衔着归路，越飞越淡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三行诗组佳作奖

船票/

蔡诗劭 南洋理工大学

一张下南洋的船票，

换半生没有归期的姓，

码头替祖先改了名。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三行诗组佳作奖

老藤椅/

李恺其 南洋理工大学

午后的藤椅空着

影子却坐得很满

轻摇着，将蝉鸣晾作落花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三行诗组佳作奖

星星的遗言/

洪筠惠 新加坡国立大学

此刻我们看到的那颗星

已经死亡

但光还在路上

新秀组

星洲开文苑
笔端漾华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作品

新秀组佳作奖

母亲节的两张卡片 /

郑世群 新加坡社科大学



五月第二个星期六的阳光，总是带着某种特殊的温柔。它不似晌午那般炽烈，也不像清晨那样稀薄，而是一场雨后恰到好处地洒在窗台上，洒在刚泡好的红茶里，也洒在那两张静静躺在桌上的卡片上。明天才是母亲节，但孩子们已经等不及了，儿子把卡片悄悄塞在我的枕头下，女儿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则郑重其事地双手递给我，眼睛里闪着光。

母亲节的由来，说起来竟带着几分悲壮。安娜·贾维斯，这位终生未婚的美国女子，在母亲去世后，立志要设立一个纪念母亲的日子。她母亲生前曾在教堂讲授母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安娜继承了这份遗志。1908年，她组织了第一个正式的母亲节纪念活动，1914年，美国正式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然而，令人唏嘘的是，晚年的安娜却竭力反对母亲节的商业化，她看到贺卡、鲜花、糖果将这份纯粹的情感包装成了商品。她在医院里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孤独地离世，就像她母亲生前默默无闻的付出一样。

此刻看着手中这两张卡片，我忽然理解了安娜的愤怒与忧伤。如果母亲节只剩下商场里的促销广告和朋友圈里的祝福截图，那确实是对母爱最深的亵渎。但卡片不同，尤其是孩子亲手制作的卡片，它们承载的是眼睛看见却从未说出口的爱。

先说说儿子的卡片吧。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正处在那种连微笑都要计算角度的年纪。他进门会说“我回来了”，然后迅速闪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饭桌上问三句答一句，回答的字数从不超过五个。我常常想，那个曾经窝在我怀里听故事的小男孩去哪儿了？那个看到毛毛虫会尖叫着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进我怀里的孩子，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沉默的少年，眉毛粗黑，声音开始变低，仿佛对全世界都带着一种不耐烦的宽容。

可他的卡片让我愣住了。卡片上，他用铅笔画了一束花，不是随便几朵圆圈加线条的那种，而是认真描摹过的洋甘菊、尤加利叶等，我无聊时，会买一些花自学插花，原来他都知道，知道我偶尔的喜好，所以他将花束和花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在瓶身上写了“母”字。右边是一台手提电脑，我认出来了，连按键都和我平时用的电脑几乎一模一样，那是我平时工作和学习时最常用的工具，上面写着“亲”。

卡片的下方，他画了一个学士帽子，以及一本摊开的书，书上写着“节快”，仿佛是祝贺妈妈结束挑灯夜读的日子，今年顺利拿到学士学位。另外，还画有画笔、颜料盘、画板，画板上写着“乐”，这是我平时闲暇时最常做的娱乐项目。

虽然只用中规中矩的字写着“母亲节快乐”，可我的眼眶忽然热了。这孩子，他记住了所有细节。记得我喜欢的插花和画画的爱好的，记得我不停地啃教材、查资料

的艰辛，记得我在电脑前拼命赶做作业和工作的情景，记得我说过想顺利拿到学士学位，并写一本属于自己的书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的梦想。他把这些零碎的观察，都画进了这张小小的卡片里。他没有写“我爱你”，没有写“妈妈辛苦了”，甚至“母亲节快乐”那几个字都显得有点敷衍。但那些图案本身，就是最好的情书。这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少年，用画笔代替语言，在说：“妈妈，我看见你了。”

这就是母亲节的意义，不是吗？对于千千万万像我儿子一样的孩子，他们正处在那个情感表达最为困难的年纪，心里有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只剩下一声“嗯”。母亲节给了他们一个理由，一个途径，让他们可以不必尴尬地说出那些柔软的话。卡片就是最好的媒介，图案可以承载语言无法承载的温度。

女儿的卡片则是另一种风格。这个十一岁的小姑娘，从来就不吝于表达她的爱。每天睡前她会说“妈妈我最爱你”，早上醒来会搂着我的脖子腻歪半天。她的情感像泉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不需要节日的催化，不需要卡片的承载。

但她的母亲节卡片，还是让我吃了一惊。首先吸引我的是她画了一整排的花，还分别标了名称，我仔细辨认着：百合、玫瑰、鸢尾花、牡丹、向日葵，还有一株紫色的毛地黄。每一朵花都画得认真，花瓣层层叠叠，颜色也配得雅致。她什么时候学会画这么多花的？我甚至叫不全这些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花的名字，但她记住了。她知道我喜欢百合的清香，玫瑰的热烈，鸢尾的优雅，牡丹的雍容，向日葵的明亮，她把喜欢的特质，都画进了卡片里。

卡片中间是一个卡通妈妈的形象，大大的眼睛、方方的脸、卷卷的长发，笑容温婉，跟我生活中的模样很相似。旁边用彩笔写着：“您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厉害、最完美的妈妈！”

我忍不住笑了，又忍不住哭了。在她的眼里，妈妈果然是“最完美的”。可我知道自己有多少缺点，我会因为赶论文而忘记给她做饭吃，我会因为焦虑而发脾气，我会因为太忙而错过她的家长会。但她通通不记得，只记得妈妈在读书，在工作，在画画，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百合的纯洁、玫瑰的热烈、鸢尾的优雅、牡丹的雍容、向日葵的明亮，她把这些特质综合起来，就成了她心中妈妈的模样。这不是孩子天真的夸饰，而是爱的滤镜。她让我看到，在另一个生命的眼中，原来我可以是这样的。这份礼物，多么珍贵。

把两张卡片并排放在桌上，我看了很久。一个含蓄，一个热烈；一个用图案说话，一个用文字表达。但它们诉说的是同一件事：爱！儿子用那些细微的观察告诉我，他真的看见了妈妈的样子；女儿用那些鲜花和赞美告诉我，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她在妈妈身上看见了世间的美好。

母亲节最初的意义是什么？是安娜·贾维斯想要的那份纯粹的纪念，是让子女停下来想一想母亲付出了什么，是让那些说不出口的爱有一个出口。它不需要盛大的庆祝，不需要昂贵的礼物，甚至不需要一束康乃馨。它需要的，只是一点看见，看见母亲的喜好，看见母亲的梦想，看见母亲除了是母亲之外，还是一个人，一个有自己兴趣和追求的人。

儿子的卡片让我看见了这一点。他没有只画一个正在做饭或打扫的妈妈，而是画了插花的妈妈、画画的妈妈、读书的妈妈、工作的妈妈、努力拿学位的妈妈。他看见的，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妈妈，而不仅仅是“母亲”这个角色。这让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他都看在眼里。

女儿的卡片让我看见了另一件事。在她心中，妈妈是可以和那些美丽的花朵相提并论的，百合的纯洁、玫瑰的热烈、鸢尾的优雅、牡丹的雍容、向日葵的明亮、毛地黄的温柔，这些品质综合起来，就是我。我忍不住问自己：“我配得上这些赞美吗？”然后我告诉自己：“为了她，我要努力配得上。”

傍晚的时候，儿子从他的房间里出来，看到我还在看卡片，假装不经意地问了一句：“看了？”我说看了。他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哦”了一声，耳朵微微泛红，转身要回房间。我叫住他，走过去拥抱了他一下。他的身体僵硬了一秒钟，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背，像大人安慰小孩那样。

这是母亲节的前一天。窗外，五月的风轻柔地吹着，楼下刚被修剪过的那棵树发出了新一轮叶子。我想，母亲节真正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它让那些平日里被羞涩、忙碌、青春期、代沟所阻隔的情感，找到了一个流淌的出口。儿子用铅笔，女儿用彩笔，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说出了同一句话：“妈妈，我爱你。”

而我，何其有幸，被这样爱着。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新秀组佳作奖

老树/

包容 新加坡国立大学



野径埋香，风月琳琅。倦鸟归巢，百川入海。淅淅沥沥的雨滴跃动在深深浅浅的绿叶间，发出的细碎脆响，旋即被厨房传来的叮铃咣啷的锅碗瓢盆协奏曲淹没。暖黄色的光浸润着厨房窗户上糊的玻璃纸，墙上一团忙碌的影子

忽长忽短。

她叫满娘，新加坡主岛对面的乌敏岛，是她坚守了几十年的家。丈夫去世得早，她一手把一对儿女拉扯大。眼看着儿女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也算没辜负她早早白了的头发。像大多数老人一样，她固执得就像乌敏岛盘根错节的老树。儿女多次邀请她到主岛上享享城里的福，她去过了，但总觉得少了什么，那个一转旋钮就有火的煤气灶做出来的咖喱菜她怎么也觉得没有柴火饭有滋味，常常待几天就又回去了。

后来，来来往往的，老人怵了，索性就不去了。拗不过老人，子女就在旧家上花心思。家越来越满，但是人却越来越少了。她明白，羽翼丰满的鸟儿总有一天会各奔前程的，摩挲着女儿新送的手机，屏保是三年前全家人过年都在时拍的。算算日子，从那之后家人就没齐聚过……

这天是 2025 年的最后一天，以往跨年时儿子和女儿总是会至少有一个会回来陪她。“孩子们在外面那么累，回家了可不能吃不好啊……”她一头银丝梳得格外妥帖，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儿子新买的对襟小褂，小心翼翼地抚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平每一道衣褶，想了想，又脱了下来平整地叠好放在床上，穿上一身旧衣服走向厨房。她的脸映着火光红扑扑的，拿着铁铲的手沟壑遍布，岁月的长河在其中静静流淌。她熟练地挥动锅铲，谱写她心中欢快的乐章，客厅的电视机也在兴奋地唱着。

叮铃铃——哟，准是孩子们要回来了，提前打个电话知会一声呢！她忙不迭地在围裙上抹了把手，边趿拉着拖鞋快步小跑向手机边举手又理了理头发，嘴角止不住地上扬，连眼角也绽开笑容。

“喂？女儿你到哪啦？……哦，不回来啊……啊，行啊，妈好着呢，没事没事……嗯，滨海湾就是上次你带我去的，有个鱼尾狮的地方吧？那人可太多了，跟同事看跨年表演的时候注意好手机钱包……唉，妈没嫌你青菜啦，你还说妈啰嗦。别忘了吃饭噢，我锅里还焖着饭，先挂了啊。”

潮起潮落，窗外的雨声渐渐大起来。她看了看表，深呼吸一口，走向厨房。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刚切好菜，电话铃声又蹦蹦跳跳地跃进厨房。看着来电提示，她乐开了花：读国大法学系的孙子可是她最大的骄傲，邻里都羡慕她有这么一个聪明绝顶又古灵精怪的小孙儿。“嘿嘿，奶奶刚做的水煎包还蒸汽腾腾的，就等你回……啊？新加坡河畔看倒计时和烟火表演……好好好，你注意安全。奶奶还做饭呢，你跟同学好好玩哈。”她放下手机，眼里的失落浓得化不开。

不等她喘息，刺耳的电话铃撕破宁静。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她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差点没拿住手机。看着来电提示，是儿子。她犹豫着，干瘪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浑浊的眼底泛起一丝挣扎，前额有一两缕银丝垂下，绵软无力地搭在皱起的眉头上。她手指略微有点颤抖地按在接听键上，顿了两秒，才滑动接听。“喂，妈，公司今天D&D，晚上要跟同事一起去 Jurong 那边，就不回……”

后面的话她没听清，手上的珠串不小心刮在桌角上，忧伤地散落一地。她呆呆地倚靠在桌子边上，双眼无神而又迷茫地凝视着擦得光亮的地板，门口还放着码得整整齐齐的三双拖鞋。心脏好像被狠狠剜掉了三块肉，突然之间鼻子一酸，她感觉自己好渺小，小到什么也做不了。女儿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带男朋友第一次回家时甜如蜜的羞赧一笑，儿子通过了全球一百强企业面试时的意气风发，刚成人的孙子考中初院后第一时间回来报喜那股顽童样……过去的事情如同剪影般在脑海闪现，转瞬间又消失了踪影。

良久，她清了清干哑的嗓子，努力眨了眨眼睛转身挪向厨房。小小的影子佝偻着背，在墙上蹒跚。灶火有点冰凉了，做了一半的菜和精心装盘的水煎包都凉了，她看着一片狼藉低声喃喃：“忙，大家都忙……”电视机无休止的聒噪和雨声吵得她头疼。

大雨滂沱，一地泥泞。她坐在电视前的椅子上出神。

不久，门铃声响起。她疑惑地开门，然后震惊地睁大了眼睛，满脸的皱纹都激动地颤抖，喜极而不知所云。

“新年快乐！”儿子、女儿、孙子都回来了，带着雨后泥土的芬芳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她没看错，都回来了！

“你们不是说不回来吗？”

“新年哪有妈重要，年夜还是要跟你在一起的，所以

我把看晚会推掉了。”素颜的女儿搂着她的脖子，还像小时候那样依偎在她的颈弯。“还是家里好，终于能把妆卸掉了。”

“这么重要的日子当然要陪在您身边咯，反正明天放假，我再找同学玩也不迟嘛。”孙子调皮地眨眨眼，用宽厚但仍有些稚嫩的双手拉住了她枯树皮般的手。

“妈，没有你，哪来的我们现在这样好的光景。公司永远没有你、没有这个家重要。”儿子手腕上还戴着她编的红绳，上面还系着三年前她亲手打的红络子。

她的眼角泛着起一片微红，嘴角却挂着暖洋洋的笑意。她连忙把一家子让进来。“好好好，可我这饭才做了一半——”

众人欢笑着涌进了厨房。“我们帮您啊！现成的食材还怕做不出来吗？哈哈哈哈……”

她低头抹了抹眼睛，准是刚才切洋葱时不小心被呛到了。暖黄色的光再一次笼罩着这个家。桌上的康乃馨红的透亮，紫的绚烂，粉的娇嫩。雨停了，一弯新月溜上梢头，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身着白色纱衣，娴静安详，温柔大方。它那银盘似的脸，映着横疏斜影，留下温和一笑。

新年伊始，零点的钟声流过每个人的心头，散落的珠子终于被小心翼翼地拾起串好。

“砰——” 满娘浑身一震，猛地睁开眼，她不知何时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睡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又是几声闷响从不远处的主岛传来，那是新加坡河畔的跨年烟花开始升空了。

岛上那株守了无数个年头的古老榕树，守望着亮起的黑夜。

它离那座繁华的主岛太远了，分不到高楼大厦的一缕霓虹，也没有人在这个跨年夜给它一丝瞩目。在这株老树身上，正上演着一种壮烈的生命传承。那些从高处垂落的细密枝条，在风中摇曳着、生长着，最终在大地的怀抱里找到了各自的立足点。它们落地生根，自成一体，从软弱的藤蔓长成了坚硬的支柱，独立变成了新的一棵树。它们和老树血脉相连，却又在长久的岁月里，划分出了彼此清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晰的界限。

这就是老榕树的宿命，也是它最深的骄傲与落寞。

电视机里女主持人的声音热情洋溢：

“重要的日子，记得留些时间给最重要的人。”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新秀组佳作奖

野草/

黄义强 新加坡社科大学



那天清晨，雨方歇。夜里的骤雨像似把整座新加坡细细的冲洗了一遍，空气里还弥漫着湿润的凉意，连呼吸都显得格外清透。此时，阳光穿透云层倾泻而下，明亮而温和，把街道、树影和行人的轮廓都镀上一层朦胧的金边。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我与一位来自河南的朋友相约。他初到新加坡，眼中尽是对这座城市的好奇。作为东道主，我并未急着带他去热门景点打卡，而是想先让他融入本地的节奏，吃一顿最地道的早餐，再喝一杯香浓的南洋咖啡，嚼几片酥香可口的面包。这些看似寻常的滋味，其实最能代表本地日常生活的气息，也最贴近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

走出地铁站，我们沿着一条幽静的小径缓行。雨水尚未完全蒸发，路边的排水沟仍有细流轻轻滑过。树叶被冲洗得发亮，偶尔一阵风过，还会抖落几滴未干的水珠，宛如碎玉溅影。朋友走得很慢，不时抬头张望，神情专注，仿佛要将眼前的每一抹光色都镌刻心底。

“这里的颜色，很亮。”他忽然说道。

我笑了笑，没有太在意。对我而言，这样的景色早就习以为常。热带的阳光、常年的降雨，让绿色在这里肆意蔓延，行人道旁的小树、公园的草地、组屋楼下的灌木，甚至墙角的缝隙中，也会钻出几缕顽强的绿意。只因为这些景象过于寻常，竟使我视而不见，不曾为之驻足。

直到我们走到一片空旷的草地前。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那只不过是一方寻常绿地，野草未加修整，参差错落。雨霁初晴，阳光正好，草色在光影中愈显青翠欲滴。

朋友忽然停住了脚步。

他未发一语，只是慢慢蹲下，凑近凝视一丛看似寻常的野草。他用手轻轻拨开叶片，神情仿佛在鉴赏一件细微而珍贵之物。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我看见他眼中浮起一层柔亮的光，那并不是惊讶，而更像是一种久违的亲近。

“你看，”他轻声说，“这一片绿，实不相同。”

我也随他蹲下来。顺着他的目光细看，方才恍然发现，原来那“同一片绿”之中，竟有如此多的差别，有的偏深，有的微黄，有的通透亮泽，有的微带黯淡；叶形亦各具姿态，或纤细柔软，或粗短坚韧。它们彼此交织，却各自保持着微妙的差异。

他缓缓说道，“在我老家，很少见到这样的颜色。”

他告诉我，他住的地方，多是干燥的气候，季节分明。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春天虽有新绿，却来得短暂；夏天的阳光炽烈，常把草地晒得发白；秋冬更是萧瑟，视野里多是土色与灰色。即使有绿色，也往往单一而粗略，很难见到这种层次分明、细腻丰盈的变化。

“这里的绿，好像是活的。”他说。

这句话让我一时无言。

原来我习以为常的色彩，在他眼中竟是如此珍贵；原来我从未认真端详的野草，在他的凝视里竟有如此丰富的万千表情。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自己长久以来对这些“低颜植物”的认知过于单薄，只赞叹其顽强的生命力，称它们能在夹缝中生长，在践踏中存活，却鲜少真正凝视它们的形态与色泽，更遑论体察其在光影流转间所呈现的细微变奏。

在我们的语境里，“野草”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轻蔑。它不是花，也不是树，没有被命名的价值，也没有被观赏的资格。它们存在，仿佛只是为了衬托其他植物的美丽。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然而，这些被忽视的小生命，竟焕发出一种近乎惊艳的美。它们不张扬，不争夺，却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静静完成着自己的生长与绽放。

我忽然有一种被点醒的感觉。

原来，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未必真的平凡；那些我们轻易忽略的存在，也许正隐藏着最真实的丰盈。

朋友站起身，随手整理了一下衣角，神情重新归于平静。但我知道，方才那一刻的凝望，于他，是一瞬惊艳；于我，却是一念提醒。

随后，我们继续往前走，朝着那家颇有名气的小店而去。店里弥漫着咖啡的香气，烤面包的焦香也在空气中慢慢扩散。人声低缓，却带着一种日常的温度。我替他点了一份本地经典早餐：一杯南洋咖啡，两片抹上咖椰和牛油的烤面包，再配上两颗半熟的鸡蛋。

他尝了一口，微笑着说，“味道很特别，这就是新加坡人每天的早晨味道吗？”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看着他那一抹满足的笑意，我忽然明白：所谓“尽地主之谊”，从不止于导览观景、相陪饮食，更在于分享视角，把自己熟悉的一切，交到他人的目光里，再由他的凝视轻轻映回。就在这往复流转之间，世界的轮廓，竟会悄然生出新的意味。

走出小店时，阳光愈发炽亮。街道渐热，路人奔赴各自的日常。而我却情不自禁地回望那片草地，那片我曾无数次经过，却未曾驻足细看的草地。

它依旧静谧如初。

风掠过，草叶轻摇。

仿佛什么都未曾改变，又仿佛，一切已然不同。

评委名单

小说组：	许通元	龚万辉
散文组：	林 子	穆 军
汉诗组：	林 立	张 松
现代诗组：	李永乐	林 锦
三行诗组：	希尼尔	周德成
新秀组：	张森林	邹 璐

筹委会名单

南洋理工大学筹委会

筹长：	林宜之	
副筹长：	武新悦	
联络：	陈奕庭	梁佳慧
	王歆茹	唐 晋
	李紫炫	庄凌菲
	叶丁萱	欧哲宁
秘财：	张训怡	甘婉清
宣传：	林慧欣	戴嘉慧
	梁玮珊	吴舒雯
总务：	周劭弘	洪宇祥
	卢俊恩	刘僊烁

筹委会名单

新加坡国立大学筹委会

筹长： 杨志远

副筹长： 张雅真

财务： 王可欣

筹委会名单

新加坡社科大学筹委会

成员： 徐诗琳 翟若希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得奖作品集



赞助机构

福建基金
THE HOKKIEN FOUNDATION